

店名  
編號

# 浪子休妻記

賢夫惡婦第一集

廣益書局刊行



民國三十年七月出版

賢夫惡婦  
第一集  
浪子休妻記

洋一冊 實價七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重編者 靈巖樵子

出版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福州路

廣州 南京 南昌 漢口 重慶  
長沙 北平 開封 蕪湖 成都  
廣益書局

外埠分店

# 開場白

不是冤家不聚頭。這一句話。是專指夫妻說的。古人引用冤家二字。拿來譬喻夫妻。貼切不移極了。何以見得。你看有些夫妻們。恩恩愛愛。平日從沒有口角齟齬。相敬如賓。度着融洽的光陰。這是好冤家。有些夫妻們。不見面便罷。一見面如同陌路。虎視眈眈。各不相讓。稍有不合。動輒用武。勃谿之聲。達於戶外。這是惡冤家。還有些夫妻們。不是丈夫詬誶妻子。定是妻子辱罵丈夫。雖每天吵鬧不休。可是膝前兒女成羣。使人批評不出好惡。這就是活冤家。還有些夫妻們。不是丈夫凌虐其妻。更是妻子輕視丈夫。以致夫有外室。妻有外遇。一個恨不得夫死。一個恨不得妻亡。不屑用卑鄙險惡手段。互相殘害。那就是死冤家了。這部浪子休妻記。也是敘着一對夫妻。始而恩愛。繼而反目。最後不但休回了娘家。又把他活活的逼死了。於是乎冤冤相報。演出種種離奇事情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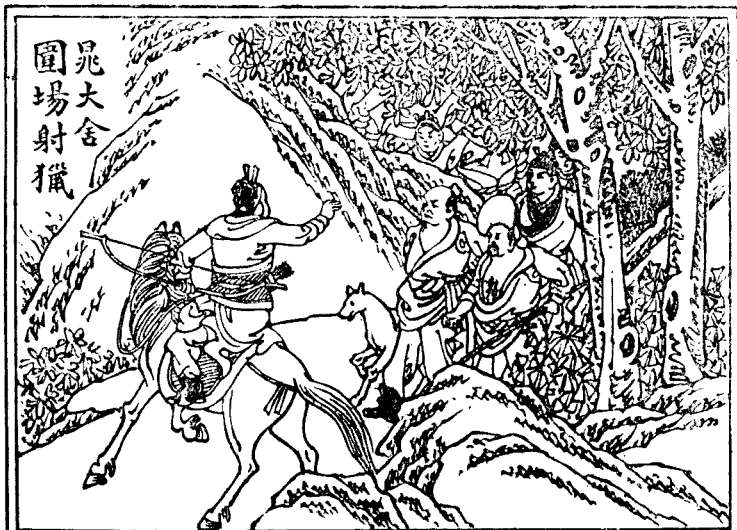
靈巖樵子。辛巳立夏

小珍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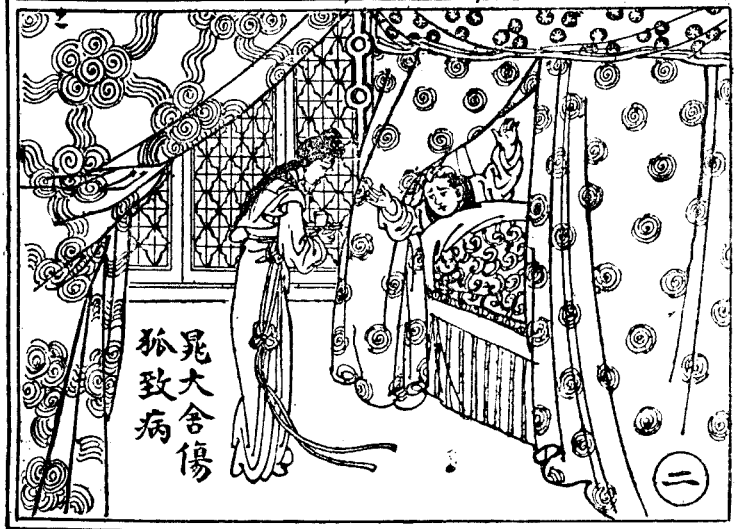
晁源

計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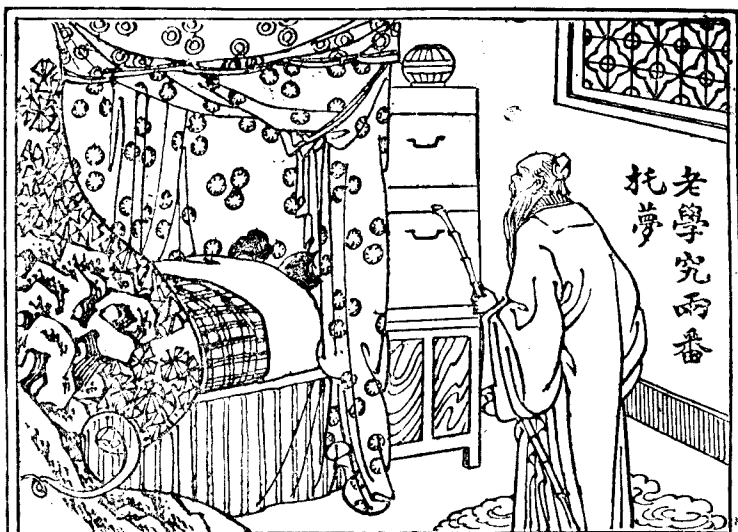




晁大舍  
圍場射獵



晁大舍傷  
狐致病



老學究兩番  
托夢



小珍哥在寓私奴

昏監生鵲突  
休妻



匹婦含  
冤惟自縊



第一集 賢夫惡婦

浪子休妻記 目次

第一回	晁大舍圍場射獵	狐仙姑被箭傷生	一
第二回	晁大舍傷狐致病	楊郎中鹵莽行醫	一〇
第三回	老學究兩番脫夢	大官人一意投親	一八
第四回	童山人脅肩詔笑	施診哥縱慾崩胎	二六
第五回	明府行賄典方州	戲子恃權驅吏部	三六
第六回	小珍哥在寓私奴	晁大舍赴京納粟	四五
第七回	老夫人愛子納娼	大官兒棄親避難	五四
第八回	長舌妾狐媚惑主	昏監生鸚突休妻	六三
第九回	匹婦含冤惟自縊	老嫗報怨狠投詞	七五
第十回	恃富監生行賄賂	作威縣令受苞苴	八五
第十一回	晁大嫂顯魂附話	貪酷吏見鬼生瘡	九三
第十二回	李觀察巡行收狀	褚推官執法翻招	一〇二
第十三回	理刑廳成招解審	兵巡道允罪批詳	一一四
第十四回	囹圄中起蓋福堂	死囚牢大開壽宴	一二四
第十五回	刻薄人焚林撥草	負義漢反面無情	一三二
第十六回	義士必全始全終	慈母能知亡知敗	一四一



賢夫惡婦  
第一集

# 浪子休妻記

## 第一回 晁大舍圍場射獵 狐仙姑被箭傷生

獸類中有一種麒麟仁獸。雄者爲麒。雌者爲麟。那麒麟行路的時候。却揀那地上沒有生草的去處。沒有生蟲的所在。方纔踐了行走。不肯傷害一莖一草之微。一物一蟲之性。這麒麟雖是國家祥瑞。畢竟脫不了禽獸之倫。人爲萬物之靈。稟賦天之靈根善氣而生。天地是我的父母。萬物是我的同胞。天地有不能在萬物身上遂生復性的。我還要贊天地的化育。所以那樣至誠的聖人。不特成己成人。還要陶成萬物。務使天喬蠢動物物得所。這纔是至誠仁者的心腸。若是看得萬物不在我胞與之內。便看得人也就在我一膜之外。那還成個大人。因之天地間的物。只除了虎狼性惡。恨他吃人。惡蛇毒蝎。尾能螫人。再有老鼠穴牆穿屋。盜物竊糧。咬壞人的衣服書籍。再有蠅蚊能嚼膚敗物。這幾般毒物。即使在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面前。也要活活打死。却也沒甚罪過。若除此這幾種惡物。其餘飛禽走獸。鱗介昆蟲。無害於人。何故定要把他殘害。人看他是異類。天地看來。都是一樣生機。不必說那鳥啣環。狗結草。馬垂韁。龜獻寶的故事。只說君子體天地的好生。此心自應不忍。把這不忍的心擴充開去。由那保禽獸。漸至保妻子。保百姓。若把這忍心擴充開去。殺羊不已。漸至殺牛。殺牛不已。漸至殺人。殺人不已。漸至如晉獻公。唐明皇。唐肅宗。殺到親生的兒子。不然。君子因甚要遠庖廚。正是要將殺機不觸於目。不聞於耳。涵養這方寸不忍的心。所以人家子弟。做父母兄長的。務要從小保養他。那

不忍的孩心。習久性成。大來自不戕忍。壽命可以延長。福祿可以永久。當初山東武城縣。有一個上舍。姓晁名源。他父親是個名士。名字叫做晁思孝。每遇兩考。大約不出前第。只是儒素之家。不過舌耕鋤口。家道也不甚豐腴。將近三十歲那年。生子晁源。因係獨子。異常珍愛。漸漸到了十六七歲。出落得唇紅齒白。目秀眉清。只是讀書欠些聰明。性情少些智慧。若肯把他陶鎔訓誨。這鐵杵也可以磨成繡針。無奈他母親死命的溺愛。這個晁秀才愛子。更是甚於婦人。十日內倒有九日不讀書。這一日還不會走到書房。不住的丫頭送茶。小廝遞菓。未晚迎接回家。如此蹉跎。也還喜得晁源聰明。那上大人丘乙己。還自己寫得出來。後來知識漸開。益發把這本千字文。丟在九霄雲外。專與一班不務實的小朋友。遊湖吃酒。套雀釣魚。打圍捉兔。晁秀才夫婦不以為非。幸得秀才家物力有限。不能供晁源揮霍。把他這飛揚泄越的性子。倒也制限住幾分。晁秀才連科不中。剛剛挨得歲貢出門。那時去國初不遠。秀才出貢。作興旌匾之類。比如今日所得的多。往京師使費。比如今日所用的少。因此手頭也漸寬裕。隨與晁源娶了計處士的女兒。計氏為妻。晁秀才與兒子畢姻之後。自己上京廷試。恰值禮部大堂缺官。侍郎署印。這侍郎原做山東提學。晁秀才在他手裏考過案首。見了晁秀才。敘了些契闊。安慰了幾句。說道。你雖不中。如今年紀不甚大。你這儀表。斷不是個老教授終身的。你如今不要廷試。坐了監科。科舉中了更好。即使不中。考選有司。管教不在人下。况我也還有幾年在京。可以照管著你。晁秀才聽了這篇說話。一一依從。第二年進了北場。及至揭曉。名落孫山。尋思道。老師望我中舉。舉既不中。若不趁他在京。急急考就了官。萬一待他去了。沒了靠山。考一個州縣佐貳。讀書一場。叫人老爺。磕頭參見。這也就苦死人了。遂與侍郎說了這個實情。侍郎也深以為然。晁秀才隨了吏部遞了呈。投了卷。吏部司官却好也是侍郎的門生。

侍郎預先囑託了晁秀才方纔同衆赴考。出的題目是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晁秀才本來原也理得。又有座師的先容。發落出來。高高取中一名知縣。晁秀才自家固是歡喜。侍郎也甚有光彩。晁秀才又思量道。我雖是考中了知縣。缺的美惡。就如天上地下一般。何不趁老師在京。急急尋個好地方選了。又待何時。隨即挖了年上。了卯。怎當他造化來到。冢宰缺員。禮部左侍郎推了吏部尚書。次年四月大選。晁秀才也不用人情。也不煩央。竟把一個南直隸華亭縣的籤。單單與晁秀才掣著。這個華亭是天下有名的大縣。甲科中用許多物力。謀不到手的。晁秀才氣也不呵一口。輕輕得了。報到家中。親戚朋友那個肯信。說這個華亭縣。自古來都是進士盤踞住的。那有歲貢得的。報喜人嚷街坊。打門扇。要三百兩。鬧成一片。不兩日見了邸報。知道真真不差。將報子掛了紅。送在當日教學的書房內供給。寫了一百五十兩的謝票。方纔寧帖。武城縣這些勢利小人。聽見晁秀才選了知縣。又得了天下第一個美缺。恨不得將晁大舍的屁股。撇將起來。大家銜他的糞門。有等下戶人家。央親傍眷。求薦書。求面託。要投做家人。有那中戶人家。情願將自己的地土。自己的房屋。獻與晁大舍充做管家。那城中開錢莊的。放錢債了。備了大禮。上門餽送。開錢莊的說道。如宅上要用錢時。不拘多少。發帖來小莊支取。等頭比別家不敢重。錢數比別家每兩多二十文。使下低錢。任憑揀換。那放債的說道。晁爺新選了官。只怕一時銀不湊手。這家說道。我家有銀二百。這家說道。我家有銀三百。只管取用。利錢任憑賜下。如使的日子不多。連利錢也不敢領。又有親眷朋友中不要利錢。你三十。我五十。絡繹而來。這晁大舍原是揮霍的人。只因做了窮秀才的兒子。叫他英雄無用武之地。想起昔日向錢鋪賒一二百文。千難萬難。向人借一二金。百計推托。如今自己將銀錢送上門來。連文約也不敢收領。這也是他生來第一快心的事。送來就收。許借就借。來

投充的。也不論好人歹人。來的就收。不十日。家人有了數十名。銀子有了數千兩。日費萬錢。俱是發票。向各錢莊支用。用了二百五十兩銀子。賣三匹好馬。又用了三百兩。買了六頭走騾。進出騎坐。買綾羅製器皿。真是錢可通神。不上一月。把個晁大舍。竟如在槐安國做駙馬的一般。隨即差了一個舊小廝。晁書。帶了四個新家人。祝世高升曲進才。董重。携了一千兩銀子進京。伺候晁秀才使用。晁秀才選了這等美缺。那些放京債的人。每日不離門纏擾。指望他使銀子。只要一分利錢。本銀足色紋銀。廣法大秤稱兌。晁秀才一來新選了官。況且又是極大的縣。見部堂接鄉宦。竟無片刻工夫。做到借債的事。日用雜費。也有一班開錢鋪的。願來供給。所以不甚着急。應酬少有次序。晁書領了四個家人。攜了一千銀子。剛剛到京。有了人伺候。又有銀子使用。買尺頭。打銀帶。叫裁縫。鑲茶盞。叫香匠作香。刻圖書。釘幘頭革帶。做朝祭服。色色完備。對月領了文憑。往東江米巷。買了三頂福建頭號官轎。算計自己夫人大舍乘坐。又買了一乘二號官轎。與大舍娘子計氏乘坐。俱做了絨絹幘帽。買了執事。刻了封條。順便回到家。家主不在家。家中尚且萬分氣威。今正經貴人到了。這烜赫是不消說起的了。接風送行。及至任中。官囊百凡順意。這都是煩言碎語。且說晁大舍。隨了父親到任。這樣一個風流活潑的心性。關在那縣衙裏邊。如何消遣。到有一個幕賓。姓邢。河南洧川縣人。名字叫做邢宸。字皋門。是個有意思的秀才。爲人個儻不羈。遇着有學問有道理的人。縱是貧儒寒士。他愈加折節謙恭。若是那等目不識丁的。村氣射人的。就是王侯貴戚。他也只是外面怕他。心中却沒半分誠敬。晁大舍道。自己是個公子。又有銀錢。那生是他家幕客。幾乎拿出伯顏大叔待文章的臉來。那邢生後來做到尚書的人品。你道他眼裏那裏有你這一個一丁不識的佳公子。所以晁大舍一發無聊。在華亭衙內住了半年光景。捲了萬金。往蘇州買了些不在行

玩器。做了些犯名分的衣裳。置了許多不合款的盆景。另僱了一隻民坐船。僱了一班鼓手。同了計氏回家。向日那些舊朋友。都還道是昔日的晁大舍。或常借了銀錢。或損折了器服。買了禮。都來與晁大舍接風。希圖沾他些資補。誰知晁大舍道。這班人肩膀不齊了。雖也還勉強接待。相見時大模大樣。全不是向日接洽的模樣。一把椅朝北坐下。一雙眼看了鼻尖。拿官腔說了兩句煖話。自先起身往外一拱。衆人看了這個光景。稍瓜打驢。不免去了半截。那個新進的家人。見了主人這個意思。後來這夥人再有上門的。也就不得其門而入。況又六千兩銀子買了姬尚書家大宅。越發侯門深似海了。這還是貴易交的常情。又尋思富易妻起來。那個計氏。他父親雖是個不會進學的老童生。却是舊家子弟。那計氏雖身體不甚長大。却也不甚矮小。雖相貌不甚軒昂。却也不甚醜陋。顏色不甚瑩白。却也不甚枯鰲。下面雖不是三寸金蓮。却不是半朝鑾駕。那一時別人看了計氏。到也尋常。晁大舍看那計氏。即是天香國色。計氏恃寵作嬌。晁大舍倒有七八分懼怕。如今計氏還是向來計氏。晁大舍的眼睛。却不是向來的眼睛了。嫌憎計氏鄙瑣。說道。這等一個貧相。怎富起這等大家。又嫌老計父子赤貧。說道。不偏向高門大宅來往。內裏有了六七分的厭心。外邊也便去了二三分的畏敬。那計氏還道是向日的丈夫。動輒還要發威作勢。開口就罵。起手卽打。罵時節。晁大舍雖也不會還口。也便睜了一雙眼。怒視。打時節。晁大舍雖也不敢回手。也便不像往時遇杖則受。或使手格。或竟奔避。後來漸漸的計氏罵兩句。晁大舍也便得空還一句。計氏諱將來揪打。或將計氏乘機推一交。攘兩步。漸漸至於兩相對罵。兩相對打。後來甚至反將計氏打罵起來。往時怕的是計氏。一動上吊。動不動就抹頸。輕則不許進房。再不然不許上床去睡。這幾件。如今的晁大舍都不怕了。恨不得叫計氏卽刻死了。再好另娶名門艷女。那怕你真個懸梁刻頸。你

就當眞死了。那老計的父子也奈何不得。他往時外邊又沒處去。家中只得一間臥房。臥房中只得一床鋪蓋。不許入房。不準同睡。這也就難爲他了。他如今到處書房。書房中匡床羅帳。籐簾紗衾。煖閣內紅爐地炕。錦被牙床。又有一班女戲。包在家中。閉來清唱。陰陽不離門內。不要說你閉門不納。那計氏就上了門。地上洒了鹽汁。門上掛了竹枝。只怕他的羊車也還不肯留住。所以計氏也只待張天師抄了手。沒法可使了。計氏的胆不由的一日怯似一日。晁大舍的心一朝放似一朝。收用了一個了頭。過了兩日嫌不好。棄掉了。又使了六十兩銀子。娶了一個遼東指揮的女兒爲妾。又嫌他不會奉承。又漸漸厭絕了。每日只與那女戲中一個扮正旦的小珍哥大熱。這個小珍哥。人物也不十分出衆。只是唱得幾回好戲文。做戲子的妓女。最是靈活。所以晁大舍萬分寵愛。託人與忘八說情。願不惜重價。聘娶珍哥爲妾。許說計氏已有五六分的疾病。不久死了。卽讓珍哥爲正。珍哥也有十分要嫁晁大舍的眞心。只是忘八作勢。說道。我這一班戲。通共也使了三千兩本錢。今纔教成。還未賺得幾百銀子。若丟了正旦。就如去了全班一樣。到不如全班與了晁大爺。憑晁大爺賞賜罷了。又著人往來說合。媒人打夾帳。家人落背弓。陪堂講謝禮。那羊毛出在羊身上。做了八百銀子。將珍哥娶到家內。那計氏雖然還敢怒敢言。當不起。晁大舍敢爲敢做。計氏不肯降心。珍哥不甘遜讓。晁大舍雖然有財有勢。如此家反宅亂。也甚不成人家。聽了陪客董仲希計策。另收拾了一處房子。做衣裳。打首飾。撥家人。買婢妾。不日之間。色色齊備。將珍哥居於其內。晁大舍也整月不進計氏內邊去了。漸漸至於缺米少柴。反到珍哥手內討缺。計氏也只好啞子吃了黃柏味。難將苦口向人言。一日正是十一月初六日。冬至的日子。却好下起雪來。晁大舍叫廚子整了三四桌酒。在留春閣下生了地爐。鋪設齊整。請那一班富豪賞雪。漸漸衆客齊集攏來。上了

座。那一班女子弟俱來酗酒侑觴。這日不會扮戲。這夥人說的無非是些奸盜詐僞之言。露的無非是些猖狂恣縱之態。席間上了一道兒鮓。因此大家說道。今冬雉兔甚多。狼蟲遍野。甚不是豐年之兆。你一言。我一語。說道。各家都有馬匹。又都有鷹犬。我們何不合夥一處。打一個圍。頑耍一日。內中有一個文明。說要打圍。我們竟到晁大哥莊上。一來那雍山前後方寬闊。野獸甚多。也還得晁大哥作個東道主人方好。晁大舍遂滿口應承。討出一本曆日。揀了十一月十五日宜畋獵的日子。約定大家俱要粧扮得齊整整些。像個模樣。卯時俱到教場中取齊發腳。也要得一副三牲祭山神土地。還得一副三牲祭旗。晁大舍道。這都不打緊。我自預備。約期定了。吃至次日五更天。雪漸下得小了。也有往家去的。也有在晁家煖房內。同女戲子睡的。晁大舍吃了一夜酒。一覺直睡到申時方起。前面借宿的朋友。也都去了。晁大舍也不會梳洗。吃了兩碗酸辣湯。略坐了一會。掌上燈來。那宿酒也還未十分清醒。又與珍哥上床睡了。枕頭邊說起了十五日要到雍山打圍。到莊上住脚。須得預先料理。珍哥問了詳細。說道。打一日圍。我也要去走一遭。散散我的悶氣。晁大舍說。你一個女人家。怎好混在男人隊裏。且大家騎馬。你坐了轎。如何跟得上。珍哥說。這夥人我一個寫不出他的行樂圖來。十個人我倒有十一個是我相處過的。我倒也連這夥人都怕不成。若說騎馬。只怕連你們都還騎不過我哩。每次人家出殯。我不去粧扮了馬上馳騁。不是昭君出塞。就是孟日紅破賊。如今當真打圍。脫不了也是這個光景。有甚異樣。晁大舍說道。你說的有理。你去越發覺得有興趣些。你明日把那一件石青色洒線披風尋出來。再取出一匹銀紅素綾做裏。叫陳裁縫來做了。那日馬上好穿。珍哥笑道。我的不在行的哥兒。穿着廠衣去打圍。粧老兒燈哩。還問他班裏要了我的金勒子。雉鷄翎。蟒掛肩子來。我要戎粧了去。晁大舍枕頭上叫道。妙妙妙。咱因

甚往他班裏去借。笑死人了。咱自己做齊整的。好在還有這幾日工夫哩。晁大舍次早起身。便日日料理打圍的事務。要比那一起富家子弟。分外齊整。不肯與他們一樣。與珍哥新做了一件大紅飛魚窄袖衫。一件石青坐蟒掛肩。三十六兩銀子。買了一把貂皮。做了一個昭君臥兔。七錢銀做了一雙羊皮裏天青紵絲可脚的鞦鞋。定製了一根金黃絨辮鞵帶。買了一把不長不短的鍍銀順刀。選了一匹青色驢馬。使人預先調習。又揀選了六個肥胖家人媳婦。四個雄壯了頭。十餘個莊家佃戶老婆。每人都是一頂狐皮臥兔。天藍布夾坐馬。油綠布夾掛扇。悶青布皮裏鞦鞋。鞵帶腰刀。左盛右插。又另揀了一個茁壯婆娘。戎粧齊整。要在珍哥馬後背標爲號。晁大舍自己的行頭。并家人莊客的衣服。一一打點完備。又向鎮守劉遊擊。借了三十匹馬。二十四名馬上細細。除自己家裏的鷹犬。還向劉遊擊借了四隻獵犬。三連鷹叉。差人往莊上殺了兩三日猪。磨了三四石。準備十五日打圍食用。到得十一月十五日卯時前後。那十餘家富戶。陸續都到了教場。也都儘力打扮。終究不甚在行。末後晁大舍方到。從家中擺了隊伍。先是一夥女騎。擺對前行。後面珍哥戎粧跨馬。後邊標旗緊隨。標後又有一二十個女將護後。方是晁大舍兵隊起行。步法整齊。行列不亂。衆人見了。無不喝采。下了馬與珍哥同向衆人相見。衆人雖俱是珍哥的舊日知心。只因從良以後。便也不好十分鬪牙拌齒。說了幾句正經話。吃了幾杯壯行酒。晁大舍恐衆人溷了他的精騎。令各自分爲隊伍。放礮起身。不一時到了雍山前面。躡定圍場。驚起了許多鬢鹿。雉兔。獾狼。大家放狗撒鷹。拈弓搭箭。擒的擒。捉的捉。也拿獲了許多。誰知道這雍山洞內。久住有一個年久的牝狐。先時尋常變化。四外迷人。後來到一個周家莊上。託名叫做仙姑。纏住了一個農家的小廝。也便沒有工夫再來雍山作孽。不過時常回來自家洞內照管照管。有時變了絕色的佳人。有時變



了衰殘的老嫗。往往有人撞見。那日却好從周家莊上回來。從打圍場經過。見了這許多人馬。獵犬蒼鷹。怎敢還不回避。誰知他恃了自己神通廣大。又道是既已變了人形。那獵犬還如何認得。况又他處心不善。久有迷戀晁大舍的心腸。只因晁大舍莊上佛閣內供養一本朱砂印的咒字金剛經。却有無數諸神護衛。所以不敢進他家去。今見晁大舍是個好色的邪徒。帶領了妓妾打圍。不分男女。若不在此處入手。更待何時。隨變了一個絕美。年紀不過二十歲之下。穿了一身縞素。在晁大舍馬前不緊不慢的行走。却走不上兩三步。回頭顧盼。引得晁大舍魂不附體。肚裏想道。這山前面都是認識的人家。那裏來這個美女。看他沒人跟隨。定不是大家宅眷。一身重孝。必定是新喪寡婦。真是奇貨可居。弄得到家。好與珍哥稱爲二美。左英右皇。這也是風流一世。正在忖度摹擬。誰想這樣皮囊幻相。只好哄那愚夫的肉眼。誰知那蒼鷹獵犬的慧目。把這狐精的本相。看得分明。獵犬奔向前來。蒼鷹飛騰。單定狐精。慌了手脚。還了本形。鷹犬四面旋繞。無隙可藏。隨鑽在晁大舍馬肚下躲避。原要指望晁大舍救他性命。那知晁大舍從來心性是個好殺生害命的人。不惟不肯救拔。反向插袋內扯出雕弓。拈上羽箭。右手上扯。左手下推。照着馬下狐精所在。對準一箭射去。只聽得嗥的一聲。那狐精四脚蹬空。從旁一隻黃狗。向前咬住。眼見千年妖畜。可憐一旦無常。從狗口裏裏奪將下來。雜在獵獲的禽獸隊內。收軍斂馬。同回莊上吃飯。回到城內。還都到了晁家宅上。珍哥同一班婦女。自回後面去了。搬出果菜。大家吃了一回酒。將所得的野味。大家均分了。將射死的狐精。獨釀與晁大舍收下。各將辭謝回家。晁大舍送客回來。剛剛跨進大門。猶似被人劈面一掌。通身打了一個噤寒。只道是日間勞碌。也就上床睡覺。誰知此夜睡後。沒興頭的事。漸漸生來。

## 第二回 晁大舍傷狐致病 楊郎中鹵莽行醫

晁大舍從晚間送客回來。面上覺得被人重重打了一個巴掌一般。通身打了一個寒噤。頭髮根根直豎。覺得身子甚不爽快。勉強支持了一會。將那分的幾隻雉兔。并那個射殺的死狐。交付家人。走到珍哥房內。沒情沒緒。垂了頭坐在椅上。那珍哥狂蕩了一日回來。正要數東瓜。道茄子。講說打圍的故事。見大舍不大做聲。珍哥也就沒趣了許多。問道：你回來路上歡歡喜喜的。你如何便惱起來。你一定又與禹明吾頑惱了。晁大舍也不答應。只搖了搖頭。珍哥又道：你的臉都焦黃土褐色。莫非路上冒了風寒。我叫人做些酸辣湯。你吃他兩碗。熱炕上發出身汗。包管就好。晁大舍說道：你叫了頭煖壺熱酒來。我吃兩大盅。看他怎的。了頭拏了四碟下酒的小菜。煖了一大壺極熱的酒。兩隻銀鑲雕漆酒杯。兩雙牙筋。擺在臥房桌上。晁大舍與珍哥沒一些興頭。淡淡的吃了幾大杯。也就罷了。一面叫了頭掃了炕鋪了被褥。晁大舍與珍哥也都上炕睡了。夢中常常驚醒。口中不住呻吟。睡到二更。身上火熱起來。說口苦。叫頭痛。又不住的說謔語。珍哥慌了手脚。叫了頭點起燈。生了火。叫起養娘。都來看視。一面差人敲計氏的門。請計氏來看望。那計氏兩三日前。聽得有人說道：與珍哥做戎衣買鞋帶。要同去莊上打圍。又與一夥狐羣狗黨的朋友回去。計氏聞得這話。口中勉強說道：打圍極好。如今年成作亂。有了楊家女將出世。還怕甚麼流賊。心內想道：這些婆娘。聽不得風就是雨。一個老婆家。雖是娼妓出身。既從了良。怎麼穿了戎衣。跟了一夥男子打圍。這是故意假說。要我生氣。我倒沒有這許多閒氣。生來。若是當真同去打圍。除了我不養漢罷了。那怕那忘八戴銷金帽綠頭巾不成。把那聽見的話。也只當耳邊風。

丟過一邊去了。及至十五日清晨。計氏方纔起來。正在床頭纏腳。只聽得滿家熱熱鬧鬧的諠嘩。又聽得那營中借來的二十四名鼓手。動起樂來。又聽得放了三聲炮。計氏問道。外面是做甚的。如此放炮吹打。養娘說道。你前日人說不信。這却是小珍哥同大爺打圍去了。計氏呆了半晌說。天下怎有這等奇事。如今去了不會。養娘說道。如今將待起身。計氏說道。待我自己出去看看。果是怎樣個行景。計氏取了一方帕子裹了頭。穿了一雙燕皮裏的緞鞋。加上了一件半臂。單叉褲子。走向前來。恰好珍哥晁大舍都已上馬行了。計氏走到大門上。閉了一扇門。將身掩在門後。將上半截探出去。看甚。甚是齊整。計氏又是氣。又是惱。那些對門鄰舍的婦女。也都出來看晁大舍與珍哥起身。也有羨慕的。也有數說的。也有笑話的。看見計氏在門首。大家都向前來與計氏相見。計氏說道。我還不會梳洗。大家都不拜罷。計氏讓他們到家吃茶。衆婦人都辭住不肯進去。站定。攸了句把街坊家套話。有一個尤大娘說。晁大嬸。你如何不同去走走。却閒在家中悶坐。計氏說道。我家臉醜。脚大。稱不起合一夥漢子打圍。躲在家中安過我苦日子的分罷。有一個高四二嫂說道。晁大嬸倒也不是臉醜。脚大。只有些體沉骨重。只怕馬馱不動你。又說道。大官人也沒正經。你要尊敬他。抬舉他。只在家中尊他。抬他罷了。這是甚麼模樣。他倒罷了。脫不了往時每日裝扮了昭君。裝扮了孟日紅。騎着馬突在衆戲子內。與人家送殯。只是大官人僧不僧。俗不俗。不成道理。莫說叫鄉里議論。就是叫任裏晁爺知道。也不歡喜。計氏說道。鄉里笑話。這是免不得的。俺公公知道。倒是極歡喜的。說他兒子會頑。會解悶。又會丟錢。不是傻瓜。子。俺那舊宅子。緊鄰着娘娘廟。俺婆婆合我算計。說要揀一個没人上廟的日子。咱到廟裏磕個頭。也是咱合娘娘做一場鄰舍家。他聽見了瓜兒多。子兒少。又道是怎麼合人擦肩膀。怎麼合人溜眼睛。又是怎麼被人搵屁股。怎麼被

人剔鞋。廟到沒去得成。倒把俺婆婆氣了個掙。不是我氣的極了。打了兩個嘴巴。他還不知怎樣頂撞俺娘哩。高四嫂說道。大官人這等頂撞晁奶奶。晁爺就不噴麼。計氏說道。晁爺還裂着嘴笑哩。還說是該。我說休去。只當叫人說出這話來纔罷了。這就俺公公管教兒的話兒了。高四嫂說道。晁奶奶可也好性兒。不敢欺。小人家依不的。這若是俺那兒這們敗壞。我合他活不成。計氏說。俺娘沒的敢合他強。一句麼。極的慌。擠着眼往別處弔兩眼淚就是了。只是我看他不上。倒罵兩句。打兩下子。倒是有的。高四嫂說道。你這們會管教。反管教的大官人做了個咬臍郎。衆人問說。大官人怎麼是個咬臍郎。一個老鄢說道。哎。你們不醒的。咬臍郎打圍井邊。遇着他娘是李三娘。如今大官人同着小娘子打圍。不是咬臍郎麼。衆人說道。俺那裏曉得。怪道人說鄢嫂子。如今道古。計氏說道。你還說叫我管教他。我還是常時的。他還是常時的。他哩麼。他娶這私窠子以前。已是與了我兩三遭下馬威。你已是遞了降書降表了。我還敢管他哩。高四嫂道。晁大爺你是伶俐人。我說你聽。你到休要賭氣。要不拿出綱紀來。信着他胡行亂做。就不成個人家。拋撒了家業。或是淘碌壞了大官人。他撒撒屁股丟了。窮日子是你過。寡是你守。俺家裏那個常時過好日子時節。有衣裳儘着教他搜括。我一噴也不噴。他要和他睡覺。憑他一夜兩夜儘他去歡樂。我也不知道甚麼是爭風吃醋。要是丟風撒脚。妄作妄爲。得罪於我。我可也不饒。計氏說道。他如今紅了眼。已是反要責罵我。還敢管哩。老鄢說道。真是一個同不的一個。他高大爺是個純厚的男子。你是虎背熊腰的個婆娘。他要作文王。你就施禮。他要用武行兇。是你就動干戈。他高大爺先不敢在你手裏展爪。就是你那七大八。像個豆姑娘兒是的。你降他像鍾馗降小鬼的一般。你又自家處的正大。恩威並濟。他高大爺再又正經。怎麼不好。今大官人像個凶神一般。小娘子登過壇。唱過戲的人。可

是說的好。裝出孟日紅來。連強盜也征服了的人。這晁大嫖小身薄力。到得他兩個那裏。高四嫂笑道。狗天鵝倒大海青到小。拿得住住的。一邊說。一邊大家拜了拜走散。計氏回到房中。尋思起來。不由人不生氣。哭了一場。頭也不梳。飯也不吃。燒了燒炕睡了。到了半夜。一片聲敲得門響。若是往時。計氏有甚害怕。又是個女人。除了降漢子。別又沒有甚麼虧心。一發不用驚恐。如今被晁大舍降了兩頓。那婦人的陰性。就如內官子一般。降怕他一遭。他便只是膽怯。再也不敢逞強。計氏想道。有甚原故。把這門敲得這等緊急。這一定有多嘴多舌的人。對那強人說。我在大門前看他起身。與街坊婦人說話。這是來尋釁了。我就是到前門與街坊家說幾句話。也還強似跟了許多孤老打圍丟醜。把床頭上那把解手刀。拔出鞘來。放在袖內。看他來意如何。若又似前揪打。我便趁勢照他腦前戳他兩刀。然後自己抹了頭。抵了他的命。算計停當。挺着身。壯着胆。叫起了頭。養娘開了門。問是怎的。只見一個家人媳婦。慌慌張張的說道。大爺不知怎的。身上大不自在。不省人事。只是譫語。快請大奶奶前去看來。計氏說道。他已是與我不相干了。如何打圍不招我去。病了却來尋我。日裏卽如兇神一般。合老婆騎在馬上雄赳赳的。如何就病的這等快。這是姦夫淫婦。不知定下了甚麼計策。哄我前去要算計害我。你說道他也不認我是他婆娘。我也沒有了漢子。真病也罷。假病也罷。我半夜三更不去。若是要處置我。脫不了還有明日。要殺要砍。任你們白日裏擺佈。若是真病好了。是不消說起。死了時節。他自有他任裏爺娘來與淫婦討命。我也是不管他的。那個來請計氏的家人媳婦。將計氏的話。一五一十。學與珍哥。珍哥說道。好了。大家造化。死了。割了頭碗大的疤。有我們這個婆娘沒帳。雖是口裏這等強。心裏未免有幾分害怕。晁大舍又愈覺昏沉。珍哥等不得天亮。差了一個家人晁住。去請宜阜街住的楊太醫來診視。那厚友中禹明吾在晁

家對門住。是個屯縣的書辦。家裏也起了數萬家事。與晁大舍近鄰。所以更覺的親厚。見晁住請了楊太醫。先自回來。禹明吾問道。你趁早那裏回來。這等忙急急的。晁住說道。我家大爺自從昨晚送了衆位進門。似覺被人臉上打了一巴掌。身上寒噤。到了半夜發熱起來。如今不省人事。只發譫語。小人適纔往宣阜街請楊太醫診視。他還在家梳洗。小人先來回話。禹明吾說道。你家大爺昨日甚是精神氣爽。怎麼就會這等病。卽約了附近同去打圍的朋友。一個尹平陽。一個虞鳳起。一個趙雒陵。四個同到了晁家廳上坐定。楊太醫却好也就進門。大家敘了揖。說起昨日怎樣同去打圍。怎樣回來。怎樣走散。還說晁大舍怎樣自己射殺了一個妖狐。楊太醫都一一聽在肚裏。這個楊太醫。平日原是個有名莽郎中。牙痛下四物湯。肚冷下三黃散的主顧。行止又甚不端方。心性更偏是執拗。往人家走動。慣喜說人家閨門是非。所以人都遠他。偏有晁大舍與他心意相投。請他看病。他心裏想道。晁大舍新娶了小珍哥。這個浪婆娘。我是領過他大教的。晁大舍雖則少壯。怎禁得他晝夜挑戰。想被他弄得虛損極了。昨又打了一日獵。未免勞苦。幸他還在少年之際。得四貼十全大補湯。包他走起。又想到。我聞得他與小珍哥另在一院居住。不與他大娘子同居。進入內房看脈。必定珍哥出來相見。又想到。禹明吾這夥人在此。若同他進房去。只怕珍哥不出來了。又想到這夥人也是他的厚朋友。昨日也會在一處打圍。想也不致迴避的。只是人多了。情便不專了。楊太醫心內絕不尋源問病。碌碌的只想歪念頭。正似吊桶般一上一下的思量。晁住出來說道。請楊相公進去。禹明吾等說道。我也要同進去看看。晁住說房內無人。請衆位一同進去無妨。轉過廳堂。纔是迴廊。走過迴廊。方到房前。晁住掀起軟簾。走到晁大舍榻前。先是禹明吾開口說道。咱昨日在圍場上。你一跳八丈的。如何就這們不好的快。想是脫衣裳凍着了。晁大舍也便不能

作聲。只點點頭兒。楊太醫道：「這不是外感，臉上一團虛火，這是腎水枯竭的病症。五個人都在床前坐定了，楊太醫將椅子向床前撥了一撥，看着那旁邊伺候的一個盤頭了頭說道：『你尋本書來待我診一診脈。』若說要元寶、珍哥箱子內，倒有幾個。如今說本書，墊着診脈。房中那得有來。那了頭東看西看，只見晁大舍枕頭旁一本寸把厚的冊葉，取將過來，簽上寫道『春宵祕戲圖』。楊太醫說道：『這冊葉硬攔的手慌，你另尋一本軟殼的書來。』若是大本縉紳更好。那了頭又看了一遍，又從枕頭邊取出一本書來，簽上寫的是『如意君傳』。幸得楊太醫也不會掀開看，也不曉甚麼是『如意君』。添在那冊葉上邊，從被中將晁大舍左手取出，攔在書上。楊太醫也學歪了頭，閉了眼，裝那診脈的模樣。一來心裏先有成算，二來只尋思說道：『這等整齊，那珍哥落得受用。不知也還想我老楊不想，亂將兩隻手，也不按寸關尺的穴竅，胡亂按了一會。』說道：『我說不是外感，純是內傷。』禹明吾問道：『這病也還不甚重麼？』楊太醫說道：『這有甚麼正經，遇着庸醫，錯看了脈，拿着當作外感。一貼發表藥下去，這汗還止的住哩。如今咱下對症的藥，服了四五貼，十全大補湯，再加上人參天麻兩樣上等的藥，包他到年下還起來。合咱頑耍，說畢，大家也就出去，各自散了。』晁住拿着五錢銀，跟了楊太醫去取藥。一路走着，對晁住說道：『你家大爺這病，成了八九分病了。你見他這們肥胖身子哩，裏頭是空的，通像一堵無根的高牆，使根桿子頂着哩。我聽說如今通不往後去，單只合小珍哥在前面居住，這就是他兩個的住宅麼？』晁住也一問一對的，回話取了藥，回到家中，將藥親交與珍哥收了，說道：『藥袋上寫的明白，煎着吃了，且看投不投，再好加減。』珍哥說道：『他還說甚麼來，他沒說你爺的病是怎麼樣着。』晁住說道：『他說俺大爺看着壯實，裏頭是空空的，通像那牆搜了根的一般。你合你姨說，差不多罷。』休要淘碌壞了他。珍哥微笑了一笑，罵道：『放他那撇尾巴驢子馬屁。』

沒的那砍頭的臭聲。我淘碌他甚麼來，一面洗藥銚，切生薑，尋紅棗，每貼又加上人參一錢二分，將藥煎好，打發罪大舍吃將下去。偏是楊太醫運好的時節，吃了藥就安穩睡了一覺。臨晚又將藥滓煎服。夜間微微的出了一身汗，也就不甚譚語了。睡到半夜，熱也退了四分。次早也便省的人事了。珍哥將他怎樣昏迷，怎樣去請計氏不來，楊太醫怎樣診脈，禹明吾四人怎樣同來看望，一一都對晁大舍說了。又把眼擠了兩擠，吊下兩點淚來。說道：大爺可憐見，叫你好罷。你要有些差池，我只好跑到你頭裏罷了。跑的遲些，你那秋胡戲待善擺佈我哩。晁大舍拖着聲兒說道：你可也沒志氣，他恨的叫我死，見了他的眼，你沒要緊，可去請他，你要不信，你去看看他。珍哥說道：你且慢說嘴，問問你的心來。夫妻倒底是夫妻，我倒底是二門上的門神。晁大舍說道：你且起去，還叫人去請了楊古月來看看，好再吃藥。仍叫晁住走到窗下。珍哥吩咐道：你還去請了楊古月，再來看看你爺，好加減下藥。你說吃了藥，黑夜安穩睡了一覺，熱也退了許多。如今也省的人事，不胡說了。你騎個頭口去，快些回來。晁住到了楊太醫家，一五一十將珍哥吩咐的話說了一遍。楊太醫眉花眼笑的說道：治病只怕看脈不準，要是看的脈真，何消第二貼藥。只是你大爺虛的極了，多服幾劑保養保養，要是時來暫去的病，這也就不消再看了。你那珍姨，我治好他這們一個漢子，該怎樣謝我纔是。晁住說道：我昨日對我珍姨說來，說楊爺叫我和你說差不多罷。少要淘碌壞了俺爺哩。楊古月問道：你珍姨怎樣回你。晁住說：俺珍姨沒說甚麼，只說沒的放他那撇尾巴騾子屁，砍頭的那臭聲。大家笑說：「一回楊古月備了自己的馬，同晁住來到門前，到廳上坐下，往裏傳了。方纔請進。晁大舍望着楊古月，說道：夜來有勞，我通不大省人事了，吃了藥，如今病去三四分了，我的心裏也漸明白了。」楊古月裂着嘴，笑的那一雙奸詐眼，沒縫的說道：「有咱這們相厚的手



段。還怕甚麼。一邊要書診脈。那了頭仍往晁大舍枕旁。取出冊葉合如意君傳。晁大舍看見。劈手奪下。說道。你往東間裏另取本書來。了頭另取了一本萬事不求人的書。墊着診了脈。說道。這病比昨日已減去六七分了。今日再一劑下去。包管都好了。辭了晁大舍。晁住引着由東間窗下經過。珍哥將窗紙挖了一孔。往外張着。看着楊古月走到跟前。不重不輕的提着楊古月的小名。說道。小楞登子。我叫你多嘴。楊古月忍着笑。低着頭。咳嗽了一聲。出去了。晁住另撥了一個小廝小宦童。跟了楊太醫家去取藥回來。照依藥袋上寫明煎服。果然就又好。了許多。禹明吾這夥厚友。也時常來看望。不住的送密羅柑的。酥梨的。薰橘的。葶薺烏菱的。蜜浸的。絡繹不絕。晁大舍將息調理。也整待了一個月。至十二月十五日起來梳洗。身上也還虛飄飄的。想是雖然扶病。也還與珍哥斷不了枕上姻緣。所以未得復原。天上磕了頭。還了三牲願心。又走到後邊計氏門邊。說道。姓計的。我害不好。多謝你去看我。我今日怎的也起來了。我如今特來謝你哩。計氏說道。你沒得扯淡。你認得我。是誰。我去看你。你往看你的去處。謝你。謝我則甚。隔着門說了兩句話。仍回前面來了。沒到日頭西。也就上牀睡了。及十六日起來。將那打來的野雞。兔子。取出來檢點了一番。雖是隔了一月。是寒冬天氣。一些也不會壞動。要預備着年下送禮。又將那隻死狐。番來覆去。看了一回。真是毛深溫厚。顏色也將盡數變白了。交付家人剝了。將皮送去皮園。硝熟。算計要做馬上座褥。因年節近了。在家打點澆臘燭。牒果子。殺猪。央人寫對聯。買門神紙馬。請香送年禮。又着人釀酒。打掃家廟。樹天燈杆。彩書挑符。謝楊古月。也就沒得工夫出門。算計一同等到元旦。出去拜節。就兼了謝客。正是日短夜長的時節。不覺的到了除夕。

### 第三回 老學究兩番脫夢 大官人一意投親

晁家有個家人。叫是李成名。膽胆裏夾着那張狐皮。正走出門去。要送到皮園裏硝熟了。趕出來做成坐褥。新年好放在馬上騎坐。誰知出門走了不上數十步。一隻極大的鷓鴣。從上飛將下來。照那李成名面上。使那右翅子盡力一拍。就如被巨靈神打了一掌。將挾的狐皮抓了。飛入雲霄去了。李成名昏了半晌。走到家來。面無人色。將鷓鴣拍面奪了狐皮去的事。一一與晁大舍說了。幸得晁大舍家法不甚嚴整。倒也不會把李成名難爲。只可惜了幾聲。也就丟開了。到了除夕。打疊出幾套新衣。叫書辦預備拜帖。吩咐家人。刷括馬匹。吃了幾杯酒。收拾上床安睡。剛才合眼。只見一個七八十歲的白鬚老兒。戴一頂牙色絨巾。穿一件半新不舊的褐子道袍。說道。源兒。我是你的公公。你聽我說話。你的爹爹。與你掙了這樣家事。你不肯安分快活。却要胡做沒要緊。却領了一夥婆娘。男女混雜的打甚麼團。被鄉里笑話。也還是小事。你却惹了一件天禍。雍山洞內那個狐姬。他已修煉了一千多年。也儘成了氣候。泰山元君部下。他也第四五個有名的了。你起先見了他。不該便起一個邪心。你既是與他有了緣。他指望你搭救。你不救他。也還罷了。反把他一箭射死。又剝了他的皮。叫人拿去硝熟。你前日送客。劈面打你的也是他。昨日那個鷓鴣。使翅膀打李成名臉的也是他。幸得你們父子。俱正在興旺的時候。門神宅神。俱不放他進來。適間你接我來家受供。那狐姬挾了他那張皮。坐在馬台石上。他見我來。將你殺害他的原委。備細對我告訴。說你若不是動了邪心。與他留戀。他早遠避回去。你却哄他到跟前。殺害他的性命。他說你明早必定出門。他要報復。待你運退時節。合夥了你着己的人。方取你去抵命。又說

你媳婦計氏。雖不賢惠。倒也還是個正經人。只因前世你是他的妻子。他是你的丈夫。只因你不疼愛他。常將他欺賤。所以轉世他來報你。但他只有欺凌丈夫這件不好。除此都還是好人。所以他如今也不會壞你的門風。敗你的家事。照舊報完了這幾年冤孽。也就好合好散了。你如今却又不怨。你前世難爲他。他却不會難爲你。他今世難爲你。你却更是難爲他。只怕冤冤相報。無有了期了。若是再把計氏屈死了。二難齊作。你一發招架不住。你聽公公說。明日切不可出門。家中且躲避兩個月。跟了你爹娘。都往北京去罷。或可避得災星。若起身時。將莊上那本硃砂印的梵字金剛經。取在身邊。那狐姬說道。要你莊上放火。因有這本經在莊。前後有許多神將護衛。無從下手。城中又因你媳婦三世前是他同會上人。恐怕又驚嚇了計氏。這等看起來。他必是怕那金剛經的。臨行却將珍哥頭上拍了一下。說道。何物淫妖。致我子孫人亡家破。晁大舍即時驚醒。方知是個異夢。珍哥也從夢中魔叫。醒來覺得太陽邊着實疼痛。聽了更鼓。正打五更四點。晁大舍一面起來穿衣。一面合珍哥說。咱前日那個狐狸。不該把他射死。我適纔做了個夢。甚是古怪。我過兩日告訴你。心裏也就有幾分害怕。待要不出門去。大新正月裏。豈不悶死人麼。這夥親朋。知我不出門。都來我家打攪。酒席小事。我也沒有這些精神陪他。左思右想。還是出門。且再看怎生光景。一面梳洗完了。更了衣。天地灶前燒了紙。家廟裏磕了頭。天也就東方發白了。只見珍哥還在床上害頭痛。晁大舍說道。你既頭痛。慢些起來罷。我出去到廟裏磕個頭。再到縣衙裏遞個帖。我即回家。咱大家吃了飯。我再出去拜客不遲。晁大舍穿了一件荔枝紅大樹梅楊緞道袍。戴了五十五兩買的一頂新貂鼠帽套。兩個家人打了一對紅紗燈。一個家人夾了毡條。兩個家人拿了拜匣。又有三四個散手。跟的前呼後擁。走出大門前。上得馬台石上。正要上馬。像是有人從馬台石上着

力推倒在地。那頭正在石邊，幸得帽套毛厚，止將帽套跌破了碗大一塊，頭目磕腫像桃一般，幸面未破，昏去半日。方纔抬進家來，與他脫了衣裳，摘了巾幘，在珍哥對床上睡下。方信夜間做夢是真，狐精報冤是實，也就着實害怕。珍哥又頭痛得叫苦連天，一個在對面床上，一個在窗下炕上，哼哼唧唧個不住。過了元旦，初二早晨，只得又去請楊古月來看病。楊古月來到房內，笑說道：二位害相思病哩，爲甚麼才子佳人，一齊不好。一邊坐下，敘說了幾句節間的閒話。晁大舍告訴了昨早上馬被跌的原因，又說珍哥除夕三更方睡，五更夢中驚醒，便覺頭痛，身上發熱。初一日也不會起來。楊古月回說：你兩個的病，我連脈也不消看，猜就猜着八九分，都是大家人家年下事忙，勞苦着了。大官人睡的又晚，起又早，一定又多喝了酒，又將嘴對了晁大舍的耳朵，慢慢說道：又辭了辭舊歲，所以頭眩眼花。上馬就跌着了一面說，一面把椅子撥到晁大舍床邊，將兩隻手都診視過了。說道：方纔說的一點不差，又叫了頭將椅子撥到珍哥炕邊，了頭將炕邊帳子揭起半邊，掛在鈎上。珍哥故裝模樣，將被蒙蓋了頭。楊太醫道：先伸出右手來看，畢又說道：伸出左手來，又按了一會，乘那了頭轉了轉面，着實將珍哥的手腕扭了一把。珍哥忍痛，不敢做聲，也就趁勢將楊古月手挖了兩道白皮。楊古月自己撥轉椅子說道：却是勞碌着了些，又帶些外感，叫人跟去取藥，辭了晁大舍，家人引出廳上，吃了一杯大茶。晁大舍封了一兩藥金，家人差晁奉山跟去，須臾取藥回家。養娘刷洗了兩個藥鉢，記了分明，在一個火盆上將藥煎了。晁大舍的藥，脫不了，還是十全大補湯。本無別的病候，不過是跌了一交，吃藥下去，倒也相安。珍哥的藥，是羌活補中湯，吃下去，也出了些汗，至午後熱也漸漸退了。只是那頭更覺痛得緊。晁奉山媳婦說道：我去尋本崇書來，咱與珍姨送送，包管就好。一邊說，一邊叫人往真武廟陳道士家，借了一本崇書查看。三十日係

竈神不樂。黃錢紙五張。茶酒糕餅。送至灶下。吉。晁大舍道。不是三十日醒了。纔覺頭痛。已是五更四點。是初一日了。你查初一日看。初一日上面寫道。係觸怒家親。鬼在家堂正面坐。至誠悔過。禱告吉。晁大舍忽然想起夢中公公臨去。在他頭上拍了一下。罵了兩句。醒轉就覺頭痛。崇書上說。觸怒家親。這分明是公公計較他。吩咐晁奉山媳婦說道。你也不必等夜。晚如今就到家堂內老爺爺面前。普實與他禱告一禱告。放他好了。着他親自去謝罪。晁奉山媳婦平素原是能言快語的老婆。走到家堂內。晁太公神主面前。雙膝跪下。磕了四個頭。祝讚道。新年新節。請你老人家來受供養。你老人家倒不保佑。合人家一般見識。拿的人頭痛發熱。就是衝撞了你老人家。你也不該大人見小人的過。你就不看他。也該看你孫子分上。你拿的他害不好。你孫子還吃得下吃去哩。祝罷回到家來。却也古怪。珍哥的頭也便漸漸不痛了。只是晁大舍的半邊臉合左目。愈覺腫起。脹痛得緊。左半邊身子痛的翻不起身來。初三日又差人去。與楊古月說了取藥。楊古月掛着珍哥。藉口說道。還得我自己去看看。方好加減藥味。即使人備了馬。同晁家人來到廳上坐下。家人走到面前。將楊古月自己要看脈的情節說知。晁大舍這個渾帳無緒官人。不說你家裏有一塊大大的磁石。那針自然吸得攏來。却說楊古月真真合咱相厚。不憚奔馳。必定要來自己親看。一面收拾請進。那日珍哥已是痊好了。梳畢頭。穿了徹底新衣。天地前叩了首。剛剛磕完。楊古月恰好進內。珍哥避入東間。也被楊古月撞見了一半。楊古月看完了脈。辭了出房。仍經窗前走過。珍哥依舊在窗孔邊說道。小楞登子。我叫你由他。那楊古月也依舊忍着笑。指着一隻金絲哈巴。問那引路的家人道。你家裏幾時尋得這等一隻乖狗。得空就來咬人。走到廳上。待茶。封藥金。跟去取藥。珍哥走到房內。說道。請他進來。可也合人說聲。忙忙急急的就進來了。我正在天地上磕完了頭。我

黑了眼。看不上他。還被他撞見了。晁大舍取笑道：「你是看不上他吃蛤蚧丸麼？」珍哥把晁大舍一指，稍了一眼，罵道：「這是那裏的臭聲？」晁大舍笑道：「這是尹平陽書房內梨花軒裏的臭聲。」珍哥也就笑了一笑，不做聲。叫了頭在晁大舍床面前，安了桌子。珍哥與晁大舍吃了飯，說道：「你自己睡着。我到家堂內與老公公磕個頭，謝謝前日保佑。」晁大舍道：「說得有理。」着幾個媳婦子跟了你去。珍哥跨進家堂門內，走到晁太公神主跟前，剛剛跪倒，還不會磕下頭去。往上看了一看，大叫一聲，往外就跑。那門檻上，又將白秋羅裙連掛住，將珍哥着實絆了一交。將一隻裏面高底紅緞鞋，都跌在三四步外，嚇得面無人色，做聲不出。跟去的幾個養娘，鞋也不敢拾取。扶了珍哥，飛也似奔到房內，把晁大舍嚇了一跳，坐了半日，方纔說得話出。纔知道鞋子都跌掉了。一面叫小宦童前去尋鞋。一面告訴說道：「我剛纔跪倒，正待磕下頭去，只見上面坐着一個戴紫絨方巾，穿絨襪，襖子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家，咳嗽了一聲，嚇得我起來就跑。門邊又像有人扯住我的裙子一般。」晁大舍說道：「這就是咱們的公公。如何這等靈聖？」前日公公明白白，託夢與我，夢中的言語，甚是怕人。再三叫我初一日不要出門，說有仇家報復。臨行將你頭上拍了一下，罵了兩句。你驚醒轉來，就覺頭痛。怎這等有顯應得很？夢中還有許多話說，這等看起來，都該一一遵守才是。隨使家人到家堂內，燒紙謝罪，許願心。珍哥雖還不會再病，新節間也甚是少魂沒識的，不大精采。晁太公雖是家親顯聖，也畢竟那晁大舍將近時衰運退，其鬼未免有靈。又過了兩日，晁大舍跌腫的面目，略略有些消退。身上也略略可以翻轉。只是春和好景，富貴大官人，病在床上，癯和尚登寶座，能說不能行了。語分兩頭，却說計氏在後院裏，領了兩個原使的丫鬟，幾個舊日的養娘，自己孤伶仃獨處。到了年節，計氏又不下氣向晁大舍去要東西。晁大舍也不會送一些過年的物件到計氏。

後邊真是一無所有。這些婢女婆娘見了前邊珍哥院內萬分熱鬧後邊計氏一夥主僕連個鑊鏹皮扁食邊夢也不會夢見。哭喪着個臉。彼此埋怨說道。這也是爲奴作婢。投靠主人家一場。大年下就是叫化子。也討人家個鑊鏹嘗嘗。也討個低錢來過過歲。咱就跟着這們樣失氣的主子。咱可是八十歲媽媽嫁人家。却是圖生圖長。又有的說道。誰教你前生不去磨磚。今生又不肯積福。那前邊伺候珍姨的人們。他都是前生修的。咱拿甚麼伴他。高聲朗誦。也都不怕計氏聽見。計氏也只裝耳聾。又是生氣。又是悲傷。正值計老頭領了兒子小疤粒。初七日來與計氏拜節。走到計氏院內。只見清鍋冷灶。柴米也無。女兒淚眼愁眉。養娘婢女。搬唇撇嘴。大眼看小眼。說了幾句淡話。空茶也拿不出一盅。老計長吁了一口氣說道。誰知他家富貴了。你倒過起這們日子來了。你合他賭甚麼氣。你也還有衣裳首飾拿出幾件來變換了。也過過年下。你還指望有甚麼出氣的老子。有甚麼成頭的兄弟哩。計氏笑了一笑。說道。誰家的好老婆。損折了衣裳首飾換嘴吃。計老頭父子起身作別。說道。你耐心苦過。只怕他姐夫一時間回過心來。你還好過日子。說着計老頭也就哭了。計氏說道。你爺兒們放心去。我過的去往前過。如過不的。我也是要等公公婆婆回來告訴告訴。死也死個明白。說完送出計老頭去了。晁大舍一向將計氏當菩薩般看待。託在手裏。恐怕化了。說聲打。恐怕閃了計氏的手。說聲罵。恐怕走去了。氣着計氏。必定釘子釘住的一般站得住。等他罵完了纔去。如今翻過天來。倒像似那不由娘老子的大兒一般。不惟沒一些怕懼。反倒千勢百樣。把個活菩薩作賤起來。總然木偶也難怪他着惱。誰知計氏送了計老頭出去。回到房中。思量起晁大舍這般薄倖。這些婆娘妮子們。又這等炎涼。按不住放聲大哭。哭到痛處。未免聲也高了。晁大舍側着耳朵聽了一會。說道。這大新正月裏是誰這樣哭。清門靜戶。也要

個吉利。叫人替我去查。珍哥說道：「不消去查。是你秋胡戲。從頭裏就號陶痛哭。怕你心焦。我沒做聲。數黃道黑。脫不了。只多着我。你不如把我打發了。你老婆還是老婆。漢子還是漢子。却是爲我一箇。大新正月裏。叫人惡口惡舌的咒你。這話分明是要激惱晁大舍。要與計氏更加心冷的意思。晁大舍說道：「沒要緊。叫他一咒十年。旺。神鬼不敢傍。一面叫了頭後邊說去。你說大新正月裏。省事着些。俺爺還病着沒起來哩。等俺爺死了。再哭不遲。了頭與計氏說了。計氏罵道：「沒有私窩子浪聲。各家門。各家戶。你倒也曹州兵備。你那裏過好日。知道有新正月大節下。我在這地獄裏。沒有甚麼新年節到的。趁着他沒死。我哭幾聲。人知道是我訴冤。等他死了纔哭。人不知。只說是哭他哩。故意的裝着哭。直着頓子大叫喚了幾聲。了頭回去。一一學了。晁大舍笑了兩聲。珍哥紅着臉說道：「打是痛。罵是愛。極該笑。稍了一眼罵道：「沒志氣的東西。沒有下唇。就不該攬着簫吹。晁大舍道：「小珍子你差不多罷了。初一五更裏公公託的夢。不好說。咱過了日子。也還仗賴着他的點福分哩。珍哥把自己右手在鼻子間。從下往上一推。咄的一聲。又嘔了一口說道：「這是西門慶家潘金蓮說的。三條腿的蟾希罕。兩條腿的老婆。要千取萬。倒仗賴他過日子哩。晁大舍睡到正月十四日午間。一來跌的那臉目。腫也消去了一半。身上也不甚痛苦。將就也漸好了。對珍哥說道：「今日是上燈的日子。我掙扎着起來。叫他們掛上燈。你叫媳婦子看下攢盒。咱看燈。放花玩耍。我要不起去。一個家沒顏落色的。珍哥也滿口攢撥。晁大舍勉強穿衣起來。沒梳頭。將就洗了手面。帶上了一頂浩然巾。頭上也還覺得暈暈的。各處掛停當了。燈收拾了。命人抬出來。兩盆梅花。兩盆迎春。擺在臥房明間上面。晚間要與珍哥吃酒。一連三日。到了十六日晚上。各處俱點上了燈。說道：「一個算命的星士。前來投我。現在對門禹明吾家住下了。我還沒得與他相會。你叫人收拾一付齊整整些。」



的果盒。拏兩大壺酒。一盒子點心。一盒雜色果子。先送與他過節。珍哥叫人一面收拾。一面說道：來的正好。我正待叫人替我算算命哩。你也該算太歲在那方坐。你好躲着些鬼。一面鬥着嘴。一面把盒子交付家人。晁住。晁大舍也隨後跟了晁住出來。密密的吩咐說道：你將這盒酒等物。送到後邊奶奶那裏。你說珍姨叫我送來。與奶奶過節的。你送下來到前邊。却說是送到對門禹家住的星士的。休與珍姨說住後邊去。晁住說：小人知道。端了三個盒子。提了兩尊酒。送到計氏後邊。晁住說道：珍姨叫小人送這盒酒點心來。與奶奶過節。計氏微耳通紅的罵道：沒廉恥的淫婦。你頂着我的天。躡着我的地。佔着我的漢子。倒賞我東西過節。這不是鼻涕往上流的事麼。養娘了頭說道：他好惹送了來。你不收他的。教他豈不羞麼。計氏道：你們沒的臭聲。他不羞你們替他羞罷。對晁住道：你與我快快的拿出去。別要惹我沒那好的攆出。晁住去了。計氏自己將腰門撲刺的一聲關了。晁住拿了盒子回晁大舍說道：那個星士往外縣裏去了。沒人收。晁大舍走出中門外邊。晁住將計氏的話。一一對晁大舍說了。晁大舍笑了一笑。沒言語。不知其中詳細。都被一個了頭聽見了。盡情學與珍哥知道。珍哥不聽見罷。聽見了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蓬頭撒潑。叫一會罵一會說道：這個忘八渾帳烏龜。一身怎當二役。你既心裏捨不了你娘。就不該又尋我。你待要怎麼孝順。你去孝順就是了。我又並沒會將猪毛繩纏住了你。你爲甚麼這們裝腔。那怕你送一千個果盒。一萬個饅饅。你就待把我送了人。我也攔不住你。又是甚麼算命的星士哩。道士哩。哄我叫他罵我這們一頓。我自頭年裏進的晁家門來。頭頂的就是這天。脚躡的就是這地。守着的就是這個漢子。沒聽的說是你的天。是你的地。是你的漢子。手沒廉恥。萬分廉恥。潑撒的不住。晁大舍只得左陪禮右服罪。口口說道：我也只願你兩家和美的意思。難道我還有甚麼向他的心思。

不成。嚷鬧到二更天。燈也沒點得成。家堂上香也不會燒得。大家合衣都在床炕上各自睡了。晁大舍剛剛睡去。只見那初一日五更裏那個老兒。挂着根拐杖。又進房來。將晁大舍床上帳面。用杖挑起一扇。挂在鈎上。說道。晁源孫兒。你不聽老人言。定有悽惶處。那日我這樣嚇付了你。你不依我。說定要出去。若不是我攔護得緊。他。要一交跌死你哩。總然你的命還不該死。也要半年一年活受。你那冤家伺候得你甚緊。你家裏這個妖貨。又甚是作孽。孫媳婦計氏又起了不善的念頭。你若不急急往北去投奔爺娘跟前躲避。我明日又要去了。沒人搭救你的苦。你若去時。千萬要把那本金剛經帶在身上。方可前進。切莫忘記了。又將珍哥炕上帳子挑起。舉起杖來。打算劈頭打下。一面說道。這等潑惡。你日間是甚麼很毒心腸。隨又收住了手道。罷罷。又只苦了我的孫兒。那珍哥從夢中。分明還是前日家堂上坐的那個太公。舉起杖來要打。從夢中驚醒。揭起被。跳下炕來。精赤着身子。往晁源被頭裏一鑽。連聲說道。嚇死了。晁源也從夢中大叫道。公公你莫去。好在家中護佑。兩個都出了一身冷汗。齊說夢中之事。晁源說道。公公二次託夢。若不依了公公。必定就有禍事。我們連忙收拾往爺娘任裏去。只是爺娘現在華亭。公公屢次說北去。這又責我不省。我從明日起。也不再往外面行走。叫人往莊上取了金剛經來。打點行李。選擇起身南去。

#### 第四回 童山人脅肩諂笑 施珍哥縱慾崩胎

晁大舍因一連做了兩個夢。又兼病了兩場。也就沒魂少智的。計氏雖平素恃嬌挾寵。欺壓丈夫。其外也無甚大惡。晁大舍只因自己富貴了。便漸漸強梁厭薄起來。後來又有了珍哥。益把計氏視同糞土。甚至不得

其所。公公屢屢夢中責備。五更頭尋起思來。未免也有些良心發見。十七日睡到旁午纔起來。勉強梳了頭。到  
家堂中燒疏送神。分付家人收拾了燈。與珍哥看牌搶贏銅錢耍玩。晁奉山媳婦了頭及小迎春。都在珍哥  
背後替他做軍師。將近午時。兩個吃了飯。方纔收了盃盞。家童小典書進來說道。對門禹大爺。合一位戴方巾  
不識面的來拜爺。晁大舍道。那位相公像那裏人聲音。典書回說。像北七縣裏人。晁大舍道。這可是誰。珍哥道。  
這一定是你昨日送果盒與他的星士。今日來謝你哩。晁大舍一面笑。一面叫了頭拿道袍來穿。珍哥說你還  
把網巾除了。帶上浩然巾。只推身上還沒大好。出不得門。不然你光梳頭淨洗面的。躲在家裏不出去回拜人。  
豈不叫人嗔怪。晁大舍道。你說得有理。隨把網巾摘下。帶了浩然巾。穿了白狐皮襖。出待去接。走到中門口站  
住了。對了頭說道。你合媳婦子們說。收拾下盒子果菜。只怕該留坐的。我要就端出去。分付了。走到廳上。禹明  
吾說道。這們大節下。你連出也不出。只在家只守着花罷。晁大舍道。守着花哩。大初一五更發一病。不能起身  
了。請廳內坐。那個戴方巾的說道。新節盡。晚生來。大爺請坐正。容晚生奉揖。禹明吾接口說道。這是青州童兄。  
號定字。善於丹青。聞大名特來奉拜。晁大舍道。原來是隔府遠客。愚下因賤恙沒從梳洗。也不敢奉揖。那童定  
字道。這個何妨。容晚生奉個揖。也盡晚生晉謁的誠意。晁大舍不肯。大家供了手。旁邊禹明吾家一個小廝小  
二月。捧着了一個拜匣。走將過來。童定字將拜匣揭開。先取出一個古折東禮帖。開道。謹具白丸子一封。拙筆  
二幅。絲帶一副。春線四條。奉申贊敬。青州門下晚生童某某頓首拜。將帖掀一掀。遞到晁大舍手內。晁大舍將  
帖用眼轉一轉。旁邊家人接得去了。晁大舍又向童定字拱手稱謝。分付收了禮。兩邊各坐了。敘了寒溫。童定  
字開言道。晚生素本寒微。學了些拙筆。也曉得幾個海上仙方。所以敝府鄉老先。合春元公子們也都錯愛了。

晚生就是錢吏部孫都堂季侍郎。合科裏張念東翰林祁大復。都合晚生似家人父子一般。只因相處的人廣了。一個身子也難周全。來到了這一家就留住了。一連幾日。不放出來。未免人家有不能周到。見了便就人人說道。你如何炎涼。如何勢利。鶻鵠揀着旺處飛。奚落個不了。所以連青州府城門也沒得出來走一步。真是井底蝦蟆。沒見甚麼天日。但是逢人都便說道。武城縣裏有個鄉宦。晁老爺的公子晁大爺。好客重賢。輕財尚義。投他的就做衣裳。相處的就分錢物。又風流。又倜儻。晚生就想老子娘的一般。恨不得一時間就在大爺膝下。只是窮忙。這些大老們不肯廝放。那得脫身。錢少宰老先生新點了兵部。狠命的央晚生陪他上京。列的老先生們聽見那個肯放。都說道。你如隨錢老先生去了。我們飯也是吃不下的。你難道下得這等狠心。錢老先生聞知衆位鄉紳苦留不放。錢老先生說。他們雖是愛童定字。不過是眼底下煩他相陪取樂。我却替童定字算計個終身。你看他這樣一表人物。又魁偉。又軒昂。本領又好。沒的這們個人。止叫他做個老山人罷。可也叫他變化一變化。趁我轉了兵部。叫了他跟了我。去扶持他。做個參遊副將。就是總兵掛印。有甚難焉。又輕輕說道。他也還不止這一件。也還要晚生與他引引線。扯扯揸兒。所以衆人纔放晚生來了。晁大舍見他不稱大爺。不說話。不稱晚生。不開口。又說合許多大老先生來往。倒將轉來。又有幾分奉承他的光景。即分付家人道。後邊備酒。家人領命去了。晁大舍道。如今錢老先生到過任。不會童定字道。已於去年十二月上京去了。晚生若不是專來拜訪大爺。也就同錢老先生行了。今日衆然有幸。就如見了天日一般。奉承的晁大舍心癢難搔。擺上酒來。吃到起鼓以後。方纔起身。晁大舍送到二門上。即站住了。說道。因賤恙也還不敢外去。這邊斗膽作別。童定字別了出門。禹家的小廝跟了。先到對門去了。晁大舍又將禹明吾留住說。久沒敘話了。天也還早。再奉三

鐘。禹明吾道。貴恙還不甚全愈。改日再撈罷。在二門站住。晁大舍將童定字的來歷。向禹明吾叩問。禹明吾說。我也沒合他久處。是因清唱趙奇元說起他有極好的藥線。要往省下趕舉場。說起纔合他相處了。沒多幾日。他又沒處安歇。我昨日纔讓他到後頭亭子上住下了。晁大舍道。看那人倒是四海和氣的朋友呢。山人清客也儘做得過了。我還沒見他畫的何如哩。禹明吾道。他也不大會畫甚麼。就只是畫幾筆柳樹合杏花。也還不大好看來。倒只是賣春線罷了。晁大舍又問他拜我却是怎麼的意思。禹明吾道。這有怎麼意思。這樣人到了。一個地方。必定先打聽城裏鄉宦是誰。富家是誰。某公子好客。某公子小家局。揀着高門大戶。投個拜帖。送些微人事。沒的他有折了本的。晁大舍道。他適纔也送了咱們四樣人事。咱思量着。也得甚麼禮酬他。禹明吾道。他適纔送了。你幾根藥線。晁大舍道。我沒大看真。不知是四根。不知是六根。禹明吾道。他那線就賣五分一條哩。一斤白丸子。拚着值了一錢。兩付帶子。值了一錢二分。兩幅畫拚着值了三錢。通共六錢來的東西。你纔又款待了他。拚着送他一兩銀子罷了。晁大舍道。我看那人是個大八丈。一兩銀子拿不出手的。禹明吾道。你自己斟酌。多就多些。脫不了是自己體面。說完二人作別散了。晁大舍回進宅內。珍哥迎着坐下。問道。星士替你算的命。準不準。晁大舍笑道。他倒沒替我算。他倒替你算了一算。說你只一更多天。就要大敗輸虧哩。隨即將他送的禮。從頭又看了一遍。拿起那封春線。舉着向珍哥道。這不是替你算的命本子。一年四季四本子。珍哥奪着要看。晁大舍道。一個錢的物兒。你可看的。隨藏入袖中去了。說道。拿茶來吃了睡覺。一面吃了茶。一面走到屋頭上一間。後室內。將山人送的線。依法用上。回來又坐了一回。收拾睡了。次早晨牌時分。兩個眉開眼笑的起來。吩咐廚房預備酒菜。要午間請禹明吾同童山人在迎暉閣下吃酒。差人持了一個通家生的請帖。到

對門禹家去請。同禹明吾來吃午飯。禹明吾看着童山人道。老童大約你的法靈了。童山人道。咱的法再沒有不靈的。只怕他閉戶不納。也就沒有法子。一邊說笑。一邊同到晁家。大廳西邊進去。一個花園。園北邊朝南一座樓。就叫是迎暉閣。園內也還有樓台亭榭。儘一個寬闊去處。只是俗人安置不來。擺設的像了骨董鋪。三人相見了。晁大舍記起昨日。甚是殷勤。珍哥自己督廚。餚饌比昨日更加豐盛。童山人比昨日更自奉承。席上三個人。各自心裏明白。不在話下。頭一遭。叫是初相識。第二遭相會。便是舊相知了。晁大舍也不似昨日拿捏官腔。童山人也不似昨日十分諂媚。飲酒中間。也更浹洽了許多。直至二更時分。送至二門作別。禹明吾將回。密向晁大舍耳邊問道。所言何如。晁大舍道。話不虛傳。我要問他多求些。禹明吾道。咱和他說。他就要起身。趕二月初二日與田太監上壽哩。晁大舍道。你和他說。不拘多少。盡數與我。我照數酬他。彼此拱手走散。又隔了一日。童山人遞了一個通家門下晚生辭謝全帖。又封了一封春線。下註計一百條。裏面寫道。此物不能耐久。止可隨合隨通。晁大舍收了。回說明午還要錢行。二十二日吉辰出行極妙。即差人下了請帖。又請禹明吾相陪。至期赴席散了。二十二日早晨。晁大舍要封五兩樂金。三兩贖儀。送與童山人去。珍哥說道。你每次大的去處不算。只在小的去處算計。一個走百家門。串鄉宦宅的山人。你多送他點子。也好叫他揚名的。那五兩是還他的藥錢。算不得數的。止三兩銀子。怎麼拿的出手。晁大舍道。禹明吾還只叫我送他一兩銀子。我如今加兩陪了。珍哥道。休要聽他。人是自己做。加十倍也不多。光銀子也不好意思的。倒像是賞他的一般。你依我說。封上六兩折儀。尋上一疋機紗。一雙鞋。一雙綾襪。十把金扇。這還成個意思。晁大舍笑道。我就依卿所奏。這是算着貴人的命運了。寫了一個禮帖。差人送了過去。童山人感激不盡。禹明吾甚是光采。自己又過來千恩萬謝的。

方纔作別約道。過日遇便。還來奉望。禹明吾又落後指着晁大舍笑道。這件事是小珍的手段。你平日雖是大量。也還不能這樣完全闊綽。晁大舍道。這樣人就像媒婆子似的。咱不打發他個喜歡。叫他到處去破敗。禹明吾道。他指望你有二兩銀子送他。就滿足他的願了。實不敢指望你送他這們些。晁大舍還讓禹明吾廳上坐。禹明吾說。我到家陪他吃飯。打發他起身。拱了拱手去了。晁大舍也從此就收拾行李。油轎。做箱架。買馱轎。與養娘了頭坐。要算計將京中買與計氏的那頂二號官轎。另做油絹緯幔。與珍哥坐。從新叫匠人收拾。又看定了二月初十日起身。又寫了二十四個長驛。自武城到華亭。每頭二兩五錢銀子。立了文約。與了三兩定錢。又每日將各莊的事件。交付看莊人役跟去。家人并養娘了頭的衣服。還有那日打圍做下的。不必難爲料理。那時也將正月盡了。看定初二日吉辰。差人到雍山莊上。迎取金剛經進城。不料初四日飯後。雍山莊上幾個莊戶。慌慌張張跑來報道。昨夜二更天氣。不知甚麼緣故。莊上前後火起。廳房樓屋。草垛廩倉。燒成一片白地。掀天的大風。人又拯救不得。火燒到別家。隨即折回。並不會延燒別處。晁大舍聽了。明知道是取了金剛經進城。狐精敢於下手。叫了幾聲苦。只得將來報的莊客。痛罵了一頓。進去與珍哥說知。想起公公夢中言語。益發害怕起來。真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珍哥從去打圍一月之前。便就不來洗換了。却有了五個月身孕。童山人送了許多線。雖是叫你做去。你也還該慢慢做纔是。誰知他。不惜勞碌。把五個月胎氣動了。聽說莊上失了火。未免也嚇了一跳。到了初六日午後。覺得腰肚有些酸痛。漸漸痛得緊了。痛到初七日黎明時候。疼個不止。小產下一個女兒。此時珍哥纔交十九歲。頭次生產。血流個不住。人也昏暈去了。等他醒了轉來。慢慢的調理。倒也是不妨的。晁大舍看了道。是個八百兩銀子鑄的銀人。豈是小可。急火一般。差人去將楊古月請來診視。楊

古月名雖是個醫官。原不過是個名色而已。何嘗見甚麼素問難經。曉得什麼王叔和脈訣。若說別的症候。除了傷寒也都還似沒眼先生上鐘樓瞎撞。這個婦人生產。只隔着一層鬼門關。這隻腳跨出去就是死。縮得進來就是生。豈容得庸醫嘗試的。南門外有個專門婦人科姓蕭的。却不去請他。單單請了一個楊古月醫治。這個楊古月也該自己忖量一忖量。這小產的生死。是間不容髮的。豈是你撞太歲的時候。他心裏說道。有甚干係。小產不過是氣血虛了。十全大補湯一帖下去。補旺了氣血。自然好了。他又嘗與人說道。我行醫有獨得之妙。真是要言不煩。治那富家子弟。只是消食清火為主。治那姬妾多的人。憑他甚麼病。只是十全大補為主。治那貧賤的人。只是開鬱順氣為主。這是一條正經大路。怕他岔到那裏不成。所以治珍哥的小產也是一十全大補兼歸脾湯。加一錢六分人參。吃將下去。誰知楊古月的時運。也就不能與他幫助了。將惡露補住。不行頭痛肚熱。兼腹脹如鼓。氣喘如牛。把一個畫生般的美人。只要死不求生了。晁大舍慌了手脚。岳廟求籤。王府前演禽打卦。叫瞎子算命。請巫婆跳神。請磕竹的來磕竹。請圓光的圓光。城隍廟念保安經許願心。許待佛。許拜斗三年。許穿單五載。又要割股煎藥。倒還幸得對門禹明吾看見。問知緣由。走過來看望。晁大舍備道原故。禹明吾說道。楊古月原不通婦人科。你放着南關裏蕭北川專門婦人科不去請他。以致誤事。你如今即刻備馬。着人請他去。禹明吾仰起頭。看了看天道。這時候只怕他往醉鄉去了。差家人李成名備了一匹快馬。飛也似去了。這蕭北川治療胎前產後症。真是手到病除。經他治的一百個極少也活九十九人。只是有一件毛病不好。往人家去。未會看病。先要吃酒。掇了個酒杯。再也不肯進去診脈。看出病來。又仍要吃酒。戀了個酒杯。又不肯起身回家撮藥。若這一日沒有人家請去。過了午末未初的時候。摘了門牌。關了鋪面。在家中自斟自酌。



必定吃得大醉了。纔肯罷休。所以蕭北川治病。也常要誤人家事。他這等好手段。故撐不起家事來。這日將近未末申初了。那時還醉在家裏。走到他門上。只見他牢牢的關着門。李成名下了馬。將門用石子敲了一敲。只見一個禿了頭走出來開門。李成名說道。你快進去說。城裏晁鄉宦家請蕭老爺快去看病。牽馬在此。那了頭說道。去不成了。醉倒在床。今日不消指望起來。李成名道。說甚麼話。救治人命。說這們寬脾胃的聲噪。這不是殺人麼。了頭說道。誰說不來。但他醉倒了。就如泥塊一般。你就擡了他去。還中甚麼用呢。李成名道。好大姐。好妹妹。你進去看看。你要叫不醒他。待我自家進去請他。再不然。我僱四個人連床擡了他去。了頭說道。你略等等。待我合俺娘去說。那了頭進去。對蕭北川的婆子說了。那婆子走到身邊。將他搖了兩搖。他還睜起眼來看。了一看。婆子說道。晁宅請你。那蕭北川哼哼的說道。小賊吊在井裏。尋入撈他起來。就捉住了婆子。又高聲道。是人家請你看病。蕭北川又道。隣家請你趕餅。你就與他去趕。婆子道。這腔兒躁殺我了。了頭子出去。你請進那管家來自己看看。李成名自己進到房內。一邊對着那婆子說道。家裏放着病人。急急蕭老爺去治。這可怎麼處。一邊推。一邊搖。就像團弄爛泥一般。李成名道。你慢慢叫醒他。待我且到家回明話去。免得家裏心焦。蕭婆子隨套唐詩兩句道。他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帶錢來。晁大舍望蕭北川來。巴得眼穿。李成名撲個空。回話蕭北川醉倒光景。又說我怕家裏等得不耐煩。先回來說一聲。我還要再去一次請他。叫人留住城門不拘時候。只等他醒轉就來。李成名又另換了一匹馬。飛也似去了。回到蕭家。敲門進去。窗楞上拴了馬。問說那蕭老爺醒未。他婆子說。如今他合周公在那裏白話。只得等那周公去了。方好請他哩。管家只得在客坐裏等着。將馬且牽到驢棚裏。喂些草。婆子安頓了李成名。進去收拾了四碟菜。一碗豆角乾。一碗暴醃肉。一壺熱酒。叫

昨日開門的那個禿了頭搬出來與李成名吃。李成名道：請不到蕭老爺去，倒反取擾了頭，將酒菜放在桌上。進去又端出一小盆火來，又端出一盤八個餅兩碗水飯來。李成名自斟自酌。家中因珍哥病忙得不會吃飯。這却是當厄之惠。就如那漂母待韓信一般。吃完了。禿了頭收進器皿去了。李成名到驢棚內，喂上了馬草回來。那禿了頭又送出一床毡條，一床羊皮褥子，一個席枕頭來。李成名鋪在床上，吹了燈，和衣睡了。算計略打個盹，就要催起蕭北川來。同進城去。原來李成名忙亂了一日，又酒醉飯飽的，安下頭，昏昏睡了。那個周公別了蕭北川。李成名恰好劈頭撞見，站住說話。說個不了。到了五更，蕭北川送出周公去了。到有個醒來的光景，呵欠了兩聲，要冷水吃。婆子將晁家來請的事故，一一說了一遍。蕭北川道：這樣也等不到明天梳頭，你快些熱兩壺酒來，我投他一投，起去與他進城看病。婆子道：人家有病人等你，你却又要投酒。你若吃了酒，還有止的時候哩。你依我說，也不要梳頭，帶上了巾。天不明，快到晁家看了脈，撮了藥，你却在他家投他幾壺。蕭北川道：你說得也是，只是我不投一投，這一頭宿酒，怎麼當得一面，也就罷了。還洗了一洗臉，帶了巾，穿了一件天青緞夾道袍，走出來。喚李成名，誰知那李成名也差不多像了蕭北川昨天的光景，喚了數聲，方纔醒轉來說了話。備了馬，教人背了藥箱，同到了宅內，進去說知了。却說珍哥這一夜，脹得肚如鼓大，氣悶得緊，真是要死不活。晁大舍急得就如活猴一般，走進走出的亂跳，急忙請蕭北川去。蕭北川一邊往裏走着，一邊說道：好管家，你快煖下熱酒等着。若不投他一投，這一頭宿酒，怎麼受。家人回道：伺候下了酒，入到房內，看了脈，說道：不要害怕。這是住閉惡露了，你儘管放心。我吃不完酒，叫他好一半。方顯手段。晁大舍道：全仗賴用心調理，自有重謝。回到廳上坐下，取開藥箱，撮了一劑湯藥，叫拿到後邊用水二鍾煎八分，又取出圓眼大的丸藥一丸，說

用溫黃酒研開。用煎藥乘熱送下。收拾了藥箱。晁大舍封出二兩銀子送來。蕭北川虛讓了一聲收了。又賞了背箱子的人一百文錢。隨擺上酒來。蕭北川道。大官人。你自進去照管病人吃藥。叫官家伺候。我自己吃酒。這是何處。我難道有作假的。不成。晁大舍道。待我奉敬一杯。卽當依命。晁大舍遞了杯。也陪了一盞。蕭北川將晁大舍讓進去了。蕭北川道。管家。你拿個茶杯來。我吃幾杯罷。這小杯悶的人慌。晁大舍進去問道。煎上藥了。不會了。頭回說煎上了。晁大舍將銀匙用丸藥研化了。等煎好湯藥灌下。只見珍哥的臉紫脹的。說道。肚子脹飽。又使被子蒙了頭。被底下又氣息。那砍頭的又酒氣。差一點兒就逼殺我了。如今還不會倒過氣來哩。說話中間。那藥也煎好了。晁大舍擎到床前。將珍哥扶起。靠了枕頭坐下。先將化開的丸藥。呷在口裏。使湯藥灌將下去。吃完藥。下邊一連撒了兩個屁。那肚脹就似鬆了些的。又停了一會。又打了兩個嘔。更覺寬鬆了好些。也擦的氣轉了。蕭北川口裏呷着酒說道。管家到後邊問聲。吃過了藥。不會吃了藥。放兩三個屁。打兩個嘔。這脹飽就要消動許多。家人進去問了。回話道。果是如此。如今覺得肚內稍稍寬空了。蕭北川開了藥箱。又取出一丸藥說道。拿進去。用溫酒研開。用黑砂糖調黃酒送下。我還吃着酒等下落。珍哥依方吃了。將有半頓飯時。覺得下面濕滋滋了。摸了一把。弄了一手煖紫的血。連忙對蕭北川說了。蕭北川那時也有二三分酒了。回說紫血稍停。還要流紅血哩。你尋了個馬桶伺候着。珍哥此時腹脹更覺好了許多。下面覺得似小解光景。攙扶起來。坐在淨桶上面。夾尿夾血。下了有四五升。扶到床上。昏沉了半晌。肚脹也全消了。又要尋思粥吃。回了蕭北川話。這時晁大舍的魂靈也回來附在身上了。走到前面向蕭北川說道。北老。你也不是太醫。你通似神仙了。真是妙藥。陪了幾大杯酒。吃過飯。蕭北川起辭說道。且睡過一夜。再看怎麼光景。差人去取藥罷。我也不消自己

來看了。仍叫李成名牽馬送去。馬上與李成名戲道。我治好了你家一個八百兩銀子的人。也得減半四百兩銀子。謝我纔是。李成名道。何止八百兩。那珍姨是八百兩。俺大爺值不了八千兩。俺珍姨死了。大爺還活得成哩。想起來還值得多哩。俺老爺沒的不值八萬兩。大爺爲珍姨死了。俺老爺他是活不成的。我老人家也不是活了俺家一個人。通是活了俺一家子哩。蕭北川又說。今日收的你家禮多了。明日取藥。不要再封禮了。止拿一大瓶酒來我吃罷。你那酒好。李成名道。莫說一瓶。十瓶也有一邊說。一邊將蕭北川送到家。回家復了話。將蕭北川要酒的話語也說了。

第五回 明府行賄典方州 戲子恃權驅吏部

到了初九日。侵早。小珍哥頭也不痛。身也不熱。肚也不脹飽。下邊惡露也都通行。吃飯也不口苦。那病已去了九分。只是縱欲的人。又兼去了許多血脈。只身上虛弱的很。晁大舍又封了一兩藥金。拾了一沙罈好酒。五斗大米。差李成名押着。往蕭北川家去取藥。蕭北川見了銀子大米。雖是歡喜。却道也還尋常。見了那一沙罈酒。卽如晁大舍見珍哥好起病的一般。不由的向李成名無可不可的作謝。就命留李成名吃酒飯。高高的封了一錢銀子賞他。撮了兩帖藥。交付回去。次早初十。七八個騾夫。趕了二十四頭騾子。來到晁家門首。看門人說道。家中有病人。今日起身不成。衆脚戶說道。這頭口閉一日。就空吃草料。誰人包認。家人傳進去了。晁大舍道。家中奶奶不好。今日起不成身。還得出這二月去。另擇吉日起身哩。他若肯等。叫他等候。他若不肯等。候。將那定錢交下。叫他另去攬脚。咱到臨期另僱。家人傳到外面。衆脚夫嚷說。這春月正是生意興旺時候。許多

人來僱牲口。只因你先定了。把人都回掉了。如今却耽誤了生意。一日瞎吃許多草料。前日那先支去的三兩銀子。還不夠兩三日吃的。其餘耽擱的日子。還要宅上逐日包認。一家找出一家。又要倒入兩邊相持爭鬧。適虧禹明吾走過來排解。將那三兩定銀。就算了這幾日空閒草料。即使日後再僱頭口。這三兩銀子不算在裏面。又叫宅裏再煖出一大瓶酒來。與脚戶吃。做剛做柔的。將脚戶打發散去。却說晁知縣在華亭縣裏。一身的精神命脈。第一用在幾家鄉宦身上。其次又用在上司身上。待那秀才百姓。卽如有夙世冤仇的一般。九月間。適有一班蘇州戲子。持了一個鄉宦趙侍御的書來。託晁知縣看顧。晁知縣看了書。差人將這一班人送到寺內安歇。叫衙役們輪流管他的飯食。歇了兩日。逐日擺酒。請鄉宦。請舉人。請監生。俱來賞新到的戲子。又在大寺內搭了高臺。唱目連救母記。與衆百姓們玩賞。連唱了半個月。方纔唱完。這些請過的鄉紳舉監。挨次獨自回席。俱是這般戲子承應唱過。每鄉宦約齊了。都是十兩。舉人都是八兩。監生每家三十兩。其餘富家大室。共湊了五百兩。六房皂快共合攏二百兩。足二千金不止。十月初一日。晁夫人生日。這班人挑了箱喚到衙內。扮戲上壽。見了晁知縣。千恩萬謝不盡。立住問了些外邊的光景。別的都漸漸走開去了。只有一個胡旦。一個梁生。還站住白話。因說起晁知縣考過滿。將陞的時候了。晁知縣道。如今的世道。沒有路數相通。你就是龔遂黃霸的循良。那吏部也不肯白白把你陞轉。皇上的法度愈嚴。吏部要錢愈狠。今幸得華亭縣。也虧了人多。做一日卽有多做一日的事體。遲陞早陞。也憑吏部罷了。梁生說道。老爺到不可這等算計。正是這個縣好。所以要早先防備。如今老爺考過滿了。又不到部裏幹陞。萬一有人將縣缺謀去。只好把個遠府不好的同知。或是刁惡的歪州。將老爺推陞上去。豈不誤了大事。若老爺要走動。小人們有極好的門路。也費用得不多。包

得老爺如意。今小人們受了老爺這等厚恩。也要借此報效。晁知縣喜道。你們却是甚麼門路。梁生道。若老爺肯做時。差兩個的當的心腹人。小人兩個裏邊議出一個。同了他去。如探囊取物的容易。明年二月。包得有好音來報老爺。晁知縣道。且過了奶奶生日。我們明日再商量。你說得甚是有理。萬一冒冒失失。推一個歪缺下來。却便進退兩難了。到次日將胡旦。梁生叫到側邊。一座僻靜書房內。梁生道。京中當道的老爺們。人小們服事的中意也極多。就是吏部裏司官老爺。小人們也多有相識的。這都儘可做事。若老爺還嫌不穩。再有一個穩如鐵炮的去處。愈加直捷。只是老爺要假小人便宜行事。只管事成。那如何成事。老爺却不要管他。就是跟去的兩個人。也只叫他在下處管顧。携去物件罷。也不得多管。掣小人們肘。晁知縣笑問道。你且說這個門路。却是何人。梁生道。是司禮監王公那裏。求是穩當。晁知縣驚問道。我有多大湯水。多大官兒。到得那王公跟前。煩得動他。照管梁生道。正是如此。所以要老爺假便宜跟去的人。不要來掣肘。老爺只管如意罷了。晁知縣道。約得幾多物件。梁生道。老爺且先定主意。要那個地方的衙門。方好斟酌數目。晁知縣道。我這幾年做官的名望。雖然也好。又保荐過四五次。又纔考過滿。第一望行取。這只怕太難些做不來。其次是部屬事。倒也易做。但如今皇上英明。司官部不容易。除了吏部禮部。別的兵刑四部。那一部是好做的。頭一兵部。也先是尋常犯邊。屢次來撞口子。這是第一有干係的。其次刑部。如今大獄繁興。司官到也熱鬧。只是動不動就是爲民削奪。差不多就廷杖。這是要拘本錢的去處。是不消提起了。其餘戶工兩部。近來的差事也多極。一有利。就有害。咱命薄的人。擔不起。除了部屬。就是府同知。這三重大兩重小的衙門。又淡薄。又受氣。決意不做他。看來也還是轉個知州罷。到底還是正印官。凡事由得自己。梁生道。老爺說的極是。但不知要那一方知州。晁知縣道。那遠處

咱是去不得的。一來俺北方人，離不得家。第二我也有年紀了。這太倉高郵南通州倒好，又就近。但地方太大，近來有了年紀，那精神也照管不來。况近來聞說錢糧也多逋欠，常被參罰，考不的滿，不然還是北直。其次河南兩處，離俺山東不甚相遠。若是北通州，我倒甚喜。離北京只四十里，離俺山東通着河路。又算京官單恩考滿，差不多就遇着了。你到京再看。若得此缺，方好。約定十二月十六日吉時起身。議出胡旦同家人晁書、晁鳳，帶着一千兩銀子，分外又帶了二百兩盤費，便僱了三個長驛。由旱路要趕燈節前到京幹事。胡旦心中想道：雖是受了晁爺的厚恩，借此報他一報，可也還要得些利路纔好。難道白白辛苦一場。若把事體拏死蛇般做，這一千兩銀子，只怕還不夠正經使用。幸得梁生當面講過，便宜行事。待我到京相機而行便了。風餐雨宿，走了二十八個日頭。正月十四日進了順城門，在河漕邊一個小菴內住了。安頓了行李。原來司禮監太監王振，原任文安縣儒學訓導，三年考滿無功，被永樂爺闖割了。進內教習宮女，到了正統爺手裏，做到司禮監秉筆太監。那權勢也就如正統爺差不多了。閣老遞他門下晚生帖子，六部九卿見了，都行跪禮。他出去巡邊，那總制、巡撫都要跪在道旁迎送。住歇去處，巡撫總督都換了褻衣，混在廚房內監灶。他做教官的時節，有兩個戲子，是每日答應相熟的人。因王振得了時勢，這兩人就致了仕。投充王振門下做了長隨。後又兼了太師、教習、梨園子弟。王振甚是喜他，後來也都到了錦衣衛都指揮的官銜。家中那金銀寶物，也就如糞土一般的多了。這兩個都是下路人。一個是姓蘇的，却是胡旦的外公。一個姓劉的，乃是梁生的娘舅。卽日晚上，胡旦叫人挑了帶來的一簍素火腿，一簍花筍乾，一簍虎邱茶，一簍白鰲，走到外公宅上。門人通報了，請胡旦進內，見了蘇都督，甚是歡喜。胡旦的親外婆死久了，房中止有三四個少妾，也都出來與胡旦相見。胡旦將那晁知縣、幹陞

的事備細說了。蘇錦衣點了點頭。一面擺上飯來。一面叫人收拾書房。與胡旦歇宿。胡旦因還有晁書晁鳳在下處那一千兩銀子。也未免是大家干係。要辭了到菴中同寓。蘇錦衣道。外甥不在外公家歇。不成道理。叫人去將他兩個一齊搬了來家同住。胡旦吃了飯。也將掌燈的時候。胡旦領了兩個虞候同往庵中搬取行李。晁書二人說道。這個菴倒也乾淨。廚灶又都方便。住也罷了。不然你自己往親眷家住去。我們自在此間。却也方便。那兩個虞候那裏肯依。一邊收拾。一邊叫了兩匹馬。將行李馱在馬上。兩個虞候跟的先行去了。晁書二人因有那一千兩銀在內。狠命追跟。胡旦說道。叫他先走不妨。我們慢慢行去。那正月十四正是試燈的時候。又當全盛太平的光景。一輪將望的明月。又甚是皎潔得很。三人一邊看。一邊評。晁書晁鳳也只道胡旦的外公。不過在京中做的事業。尋常門戶罷了。只見走到門首。三間高高的門樓。當中蠻闊的兩扇黑漆大門。右邊門扇偏貼着一條花紅紙印的錦衣衛南堂封條。兩邊桃符上面。貼着一副硃砂紅紙對聯道。君恩深似海。臣節重如山。門前柱上。又貼一條示道。本堂示諭附近軍民人等。不許在此坐臥誼譁。看牌賭博。如違拿究。晁書二人肚內想道。他如何把我們領到這等個所在來。又想道。他的外公。必定是這宅裏的書辦。或是長班。家眷就在宅內寄住。但只見門上的許多人看見他三人。將到都遠遠站起。垂了手。走到門臺下伺候。見了胡旦。說道。大叔怎得纔來。行李來得久了。老爺正等得不耐煩了。走進大門。晁書向胡旦耳邊悄悄的說道。這是誰家。我們輕易撞入。胡旦道。這就是我外公家裏。晁鳳又悄悄問道。你外公是甚樣人。住這等大房。門上有這許多人伺候。胡旦道。我外公是個一點點錦衣衛都督。因管南鎮撫司事。所以有幾個人伺候。說話中間。進了儀門。承值的將晁書晁鳳送到西邊一個書房安頓。那書房也說不了許多。燈火齊整。吃了茶。晁書晁鳳大眼看小眼。



的道。我們既然來到此處。伺候參見了蘇爺。方好叨擾。胡旦教人傳稟。許久出來回話。老爺分付。今日晚了。明日早晨出來見罷。叫當值的陪二位吃飯。請胡大叔到裏邊去。胡旦道。二位寬懷。我便我到內邊去罷。晁書二人暗道。當日只說是個唱旦的戲子。誰知他是這樣的根器。每日叫他小胡兒取笑他。他也不露一些色相出來。大家吃了飯。安歇了。次早吃了早飯。胡旦換了一件佛頭青秋羅夾道袍。戴了一頂黑絨方巾。一頂紫貂帽。套綉鞋白襪。走到書房。晁書二人乍見了。還不認得。細看方知是胡旦。二人向前相喚了。謝說叨擾不當。胡旦打開行李。取出梁生與他母舅的家書。并託寄的人事。胡旦也有送他的筍簃等物。同了蘇家一個院子。要到劉錦衣家。約了晁書二人同往。晁書又只道是個尋常人家。又因梁生常在他面前說道。有一個母舅在京。二位到那裏。他一定要相款的。所以也就要同去望他。及至到了門上。那個光景。又是一個蘇府的模樣。蘇家的人到二門上說了數句。胡旦也不等人通報。竟自大落落走進去了。回頭只見晁書二人縮住了脚不進去。胡旦立住讓道。二位請進廳坐。晁書等道。我二人且不進去。此處離燈市相近了。我們且往那裏走走。到蘇宅等候罷。一邊說。一邊去了。原來這劉家是蘇錦衣的內姪。是胡旦的表母舅。與梁生也都是表兄弟。所以兩個幹事都不分彼此。起先出頭講事。都是梁生開口。梁生原要自己來。恐怕沒了生脚。戲就做不成了。胡旦雖係正旦。扮旦的也還有人替代。叫胡旦來京。脫不了王振門下。這兩心腹都是胡旦的己親。料也不會誤事。那日劉錦衣不在宅內。胡旦進去。見了姪母。留住吃了飯。劉錦衣回了宅。相見過說了來京的事。胡旦別過來蘇家。晚間賞燈筵宴。只見晁書等二人也自回來。要稟見蘇錦衣。錦衣道。叫他過來。蘇錦衣方巾黑絨道袍。靴鞋穿着甚是莊重。却在門檻內朝下站定。晁書不由自己。只得在廳臺下跪下。磕了四個頭。跪稟道。胡相公只說

同行進京。並不會說到老爺宅上。所以家主也不會備得禮。修得書。望老爺恕罪。蘇錦衣道。胡相公一路都仗賴你兩人挈帶。家中管待不周。莫怪怠慢。京城也儘有遊玩所在。外邊景象不少。你二位如今且往書房去賞燈。又分付了一個承值。拿了許多花炮。相伴晁書吃酒。十六日早飯後。劉錦衣來蘇家回拜胡旦。蘇錦衣因燈節放假。閒在家裏。就留劉錦衣賞燈過節。甚是繁華。席間說起晁知縣指望二人提拔。要陞北通州知州。劉錦衣道。他有幾數物事帶來。胡旦道。剛得一千兩。劉錦衣道。這通州是五千兩的缺。叫他再出一千兩來。看兩個外甥分上。讓他三千兩便宜。不然叫他別處去做。說過了。再不提起。過了十數日。晁書見了胡旦。也不敢再喚他小胡。聲聲喚他胡相公。見了他也極其尊敬。問道。胡相公。我們來了這半月。事體也一些不見動靜。銀子又不見用費。却是怎的緣故。胡旦道。二月半後纔推陞。如今却有甚動靜。你們且好住着閒嬉哩。又不用出房錢。又不使飯錢。先生迷了路。在家也是閒晟鳳道。正是無故擾蘇老爺。心上不安。胡旦道。可擾之家。擾一兩年也不妨。到了二月初十日傍晚的時節。劉錦衣來到了蘇家相訪。讓他內書房裏相待。胡旦却不在跟前。劉錦衣却開口道。胡家外甥的事。姑夫計算怎樣與他做。蘇錦衣道。但拿了一千兩就要通州的美缺。怎樣做得來。劉錦衣道。這只好看了胡家外甥的體面。我們爺兒兩個盡力幫與他做罷了。叫他再添一千兩銀子。却是還讓。他一大半的便宜哩。把這二千兩我們爺兒兩個分了。就作與了梁家胡家兩個外甥。也是我們做外公做舅舅的一場。就叫他兩個也就歇了這行生意。喚他進京來。扶持他做個前程。選個州縣佐貳。雖是微小。也還強做戲場上的假官。蘇錦衣道。不然等到十三日。與老公上壽的日子。我們兩個齊過去與他說說。量事也不難。劉錦衣道。只是還問他要一千兩。不知他肯出不肯出。又不知幾時拿得來。蘇錦衣道。這倒不要緊。人非木石。

四五千的缺。止問他要二千銀子。他豈有不出。明日我叫了他的家人。當面與他說明白。款待了劉錦衣酒飯。約定十三日與王振上壽。乘便就與晁知縣講情。次日蘇錦衣衙門回來。到了廳上。脫了冠服。換了便衣。將晁書等喚到面前。晁書等叩了頭。垂着手站在一旁。蘇錦衣道：你二人閒坐着。却又沒甚款待你們。你爺要的這個缺。人家拿着五六千兩銀子。求不到手的。你們拿了一千兩銀子來。怎幹得事。如今我與你錦衣衙門老爺兩個人的體面。與人講做了二千銀子。這比別人三分便宜二分哩。晁鳳原做過衙門長隨的人。伶俐乖巧。隨稟道：小人們來時。家主也會分付過了。原也就不敢指定這缺。若是此缺可得。這些微之物。怎麼能夠。如今老爺主持了二數。這是極便宜的了。沒有別說。只是家主來報效老爺及劉爺便了。如今只是一面做着。將見有的且先交付與他。待小人們着。一人回去取來補足。蘇錦衣道：銀子到不必去取。任憑多少。我這裏可以墊發。只是一件。如今那通州見有人做哩。昨日叫人查了查。還不夠三年俸。怎麼打發他。這到費手哩。晁書等跑到書房。將帶來的一千兩銀子。共二十封。一一交與蘇錦衣收進。各回房去了。到了十三日。王振的生日。蘇劉二錦衣。各備了幾件希奇古怪的物件。約齊了同去上壽。只見門上人山人海的。擁擠不開。都是三閣下六部五府大小九卿內府二十四監官員。伺候拜壽。遠遠見蘇劉二人。喝道到門。巡視人役。拿了幾根籐條。把擁擠的人。盡數辟了開去。讓蘇劉二人行。走到大門下了馬。把門的也不通報。把門閃開。二人穿着大紅縐紗麒麟補服。雪白蠻闊的雕花玉帶。拖着牌纒印綬。搖擺進去了。竟到了後邊王振的住房外。近侍稟道：蘇掌家合劉掌家來了。王振道：叫他進裏來說。你兩個穿着這紅衣裳。一定是與我磕頭。你攬空磕了頭罷。好脫了衣裳。忙蘇劉二人就在臥房裏跪下。一連磕了八個頭。口稱願祝爺爺九千歲。每年四季平安。起來也沒敢作揖。自己

跑到前面。將上壽的禮物。自己端着。捧到王振跟前。蘇錦衣的一個羊脂玉盆。盆內一株蒼古小桃樹。樹上開着十數朵花。通似鮮花無異。細看却是映紅寶石粧的。劉錦衣也的是一樣的玉盆。却是一株梅樹。開的梅花。却是指頂大胡珠粧的。王振着了。甚是歡喜。說道。你兩個可也能。那裏辦的這門物兒來。孝順我哩。隨分付近侍道。好生收着。拿單兒罩住。休要染上污物。不久就萬歲爺的聖誕。進了萬歲爺罷。看着蘇劉二人說道。頭已是磕了。禮已是送了。快去脫了你那紅袍。咱大家攬撥着做什麼。蘇劉二人走到自己班房。脫了衣服。換上小帽兩截子。看着人掃廳房掛畫掛燈。鋪毡結綵。遮幃屏。搭布棚。擡銅鑼鼓架子。擺桌調椅。拴桌幃。鋪坐褥。真個是一了百成。王振進了早膳。陞了堂。文武衆官依次序上過壽。按連着赴了席。蘇劉二人也沒出府。亂到四更天。就在各人班房裏睡了。次日起來。仍着人收拾了擺設的物件。只見王振也進了早膳。穿着便衣。走到前廳來閒看。蘇劉二人爬倒地磕了四個頭。說老祖爺昨日陪客。沒覺勞乏麼。王振道。也就覺乏困的。說着閒話。一邊看着收拾。二人見王振有個進去的光景。蘇劉二人走向前。也不跪下。旁邊站着。蘇錦衣先開口道。奴婢二人有件事。稟老爺。王振笑嘻嘻的道。你說來我聽。二人道。奴婢二人有個小莊兒。都坐落在松江府華亭縣。那華亭縣知縣晁忠孝。看祖爺分上。奴婢二人極蒙他照管。他如今考過滿差。不過四年俸了。望陞轉一陞。轉要求祖爺與吏部個帖兒。王振道。他待往那裏陞。二人道。指望陞通州知州。却與祖爺近。好早晚孝敬祖爺。他又要求拜認祖爺做父哩。王振道。這樣小事。其實你們合部裏說說罷了。何必問我要帖兒。攀我個知生單帖兒。憑你們怎麼去說罷。那認兒子的話。別要理他。我要這混帳兒子做甚麼。老婆當軍沒的充數哩。叫他外邊打咱們的旗號不好。二人方跪下謝了書房裏要了一個知生紅單帖。央掌書房的長隨。使了一個禁闈近臣的圖

書印了名字。二人即時差了一個心腹能幹事的承值。持了王振的名帖。竟到吏部大堂私宅裏備細說了。那吏部欽此欽遵。沒等那通州知州俸滿。推陞了臨洮府同知。將晁知縣推了通州知州。晁書二人喜不自勝。叩謝了蘇錦衣。央蘇宅差了一個人。引了晁書二人。又到劉錦衣家叩謝。收拾行李。領了劉錦衣回梁生的書。胡旦因蘇錦衣留住了。不得同晁書等回去。也寫了一封前後備細的書稟。回復晁知縣。說叫晁知縣速來赴任。又說將他外公墊發過的一千兩銀子。交與梁生。自己持進京來。

## 第六回 小珍哥在寓私奴 晁大舍赴京納粟

二月十九日。是白衣菩薩聖誕。珍哥調養的漸覺好些。做了兩雙鞋。買了香紙燭馬。要打發晁住媳婦。往廟裏去燒香。正待出門。只見外面一片聲喧嚷。晁大舍方在梳頭。合珍哥都嚇了一跳。家人傳進說。還是那年報喜的七八個人。來報老爺陞了北通州知州。晁大舍喜出望外。又忽想怪道公公兩次託夢。叫我往北去投奔爺娘。我想爺娘在南邊。却如何只說北去。原來公公已預先知道了。晁大舍出去見了報喜衆人。差人往鋪中買了八疋大桃紅縐布與衆人掛紅。送在東院書房內安歇。次日擺酒款待。封出一百兩喜錢。衆人嫌少。漸次又添了五十兩。都歡喜。打發散了。衆親朋絡繹不絕。都來賀喜。晁大舍只是不敢送出大門。接說晁知縣那裏。晁書二人尚未到家。報書的已先到了十日。見了刊報。送在寺內安歇。也發付了衆人。心滿意足。打疊申文。書交代冊籍。辭院道。寫了兩隻官座船。擇四月初一日離任。不到家。一直往通州上任。又兌了一千兩銀子。交與梁生。教梁生辭了班裏衆人。同在船上進京。晁知縣起身之日。只是那幾家鄉宦舉人送驢送行。倒也還

成個禮數。那華亭兩學秀才。四鄉百姓。恨晁大尹如蛇蝎一般。恨不得去了。打個醋罈的光景。那兩學也並不見舉甚麼張詞。百姓們也不見說有脫靴遺愛的舊規。那些鄉紳們說道。這個晁父母。不說自己在士民上刻毒。不知的。只說華亭風俗不厚。我們大家做個張詞。教我們各家的子弟爲首。寫了通學的名字。央教官領了送去。再備個綠亭尋雙靴。也教我們衆家佃戶莊客。假粧了百姓。與他脫脫靴。算計停當。至期撮弄着打發上船去了。合縣士民也有買三牲還願的。也有合分資做慶賀道場的。也有燒素紙的。也有打醋罈的。也有只是念佛的。也有念佛中帶咒罵的。這晁大尹去後。到也甚是風光。一路順風順水。五月端午前到了濟甯。也早就泊了船。要上岸買了二三十斤胭脂帶到任上送禮。又要差人到家裏報知。這一夜晁大尹方纔睡去。只見他的父親。走進艙來。說道。源兒近來甚是作孽。憑空領了蝎婦打圍。把個妖狐射殺。被他兩次報仇。都是我救護住了。不致傷生。只怕你父子們的運氣已退。終不能脫他的手。你可拘束了他。回到任去。一來遠避了他。二來帝都所在。那妖醜也不敢隨去。晁大尹醒來。却是一夢。喚醒夫人。夫人道。我正與公公說話。你却將我喚醒。二人說起夢來。都是一樣。也甚詫異了一番。早起寫了一封書與大舍。內說我久客乍歸。親朋往來。也就要耽擱費事。因此不到家中。只順路到坟上祭祭祖。焚了紙。事完仍即回到船上。又說公公託夢。甚是奇怪。且是我與你母親同夢一般。你可急急收拾。同了媳婦計氏。隨住任中。乘便也好求幹功名。不可有誤。誰知晁大舍棄捨了計氏。用八百兩娶了珍哥。瞞得兩個老渾帳一些不知。雖不住的有家人來往。那些家人尋思服事老主人的日短。伏事小主人的日長。那個敢說。如今書上要同計氏隨任。如何支吾。晁大舍隨即收拾了鋪蓋。僱了八名轎夫。坐了前向京中買來的大轎。帶了金剛經。跟了六七個家人。貼河迎將上去。走了兩三日。迎見了船。見

了爺娘說不了家長裏短。又說計氏小產了。不能動履。目下且不能同去。只得爺娘先行。待計氏將息好了。另去不遲。晁大舍與爺娘同在船上。走了幾日。到了武城地方。祭了租。焚過了紙。晁大舍方知雍山莊上。被人放火燒得精光。也去了萬把糧食等物。嗟嘆了一會。開了船向北而行。晁大舍又送了一程。說定待計氏稍有起色。或是坐船。或是起旱。即往任上不題。晁大舍回了家中。對珍哥說道。爹爹聞知娶你過門。甚是歡喜。要即時搬你上船。同往任內。因我說你小產未起。所以只得遲遲。待你一好。咱也都要行了。到了五月盡頭。過了三伏。晁大舍揀了七月初七日。從陸路起身。預先僱驢子。僱轎夫。收拾行李停當。只等這日起身。初五日午後。計氏領了四五个養娘。走到前邊廳內。將公公買與他的那頂轎。帶轎圍。帶扶手。拉的拉。拽的拽。抬到自己後邊去了。口裏說道。這是公公買與我的。那個賤骨頭奴才敢坐。誰敢出來。話。我將轎打得粉碎。再與他拚命不遲。家人報與晁大舍知道。珍哥氣得目瞪口呆。做聲不出。晁大舍道。丟醜罷了。我看沒有了這頂轎。看咱去的成去不成。我偏要買一頂。比這強一萬倍子哩。果然用了二十八兩銀子。向鄉宦家買了一頂全副大轎來。珍哥方纔歡喜。晁大舍叫人與計氏說道。滴間用五十兩銀子。買了一頂轎來。甚是整齊。叫你去看看。計氏望着那養娘。稠稠的涎沫。猛然間向臉上噙了一口道。那怕你五千兩買轎。累着我腿痛。却叫我去看看。你只不動我的。這頂破轎。就是五萬兩也不干我事。噙的那養娘一溜風跑了。到初七日收拾了當。交付看家的明白了。大家起身往北前進。一路早行夜住。到了北京。誰想晁大舍不敢便叫珍哥到任。要慢慢的油嘴滑舌。騙得爹娘允了。方好進去。隨在沙窩門內。每月三兩銀子。賃了一所半大不小的房子。置買了一切器皿煤米等物。停停當當。將珍哥留住裏面。跟去的養娘。俱留在京中。又留下晁大舍兩口子服侍珍哥。自己還在京中住了兩日。方

纔帶了幾個家人。自到通州任內。說計氏小產病只管不得好。恐爹娘盼望。所以自己先來了。晁夫人甚是怨。悵說道。家門口守着河路。上了船。直到衙門口。如何不帶他同來。丟他在家。誰是他着己的人。肯用心服侍。虧你也下得狠心。況且京裏有好太醫。也好調理。他怨兒子不了。又要差人回去。央計親家送女兒前來。晁大舍却暫時支吾。過了七月二十四日。晁大舍道。明日二十五日是城隍廟集。我要到廟上走走。就買些甚麼東西。也要各處看看。得住幾日回來。晁老允與了他六七十兩銀子。要撥兩名快手跟隨。晁大舍道。這麼許多家人。要那快手何用。撥了八名轎夫。坐了轎。進了沙窩門。珍哥宅內住了。對珍哥道。幸得你沒進去衙門。却甚窄狹。屁股也吊不轉的。咱住慣了寬房大屋。這們促窄屋內。不二日就悶死了。虧我有主意。沒即時同你進去。若是進去了。衙門規矩。就便出不來了。珍哥却也被他哄過了。至二十五日。挪了零碎銀子。果然到了廟上。買了些沒要緊的東西。回到京中宅子上。住了七八日。別了珍哥。仍回通州去了。却說那個晁住。原不是從小使起的。做過門子當過兵。約二十四五歲年紀。紫膛色一個胖肚小夥子。是老晁選了官以後。央一個朋友送來投充的。晁大舍喜他伶俐。凡百託他。一向叫妓女定戲子。出入銀錢。掌管禮物。都是他去支管。珍哥做戲子的時節。晁住整日鬥牙磕他嘴不了。臨買他的時。講價錢。打夾帳。都是他的首尾。兩個也可謂傾蓋如故的極了。這個昏大官人。偏偏叫他在京守着一夥團臍過日。那晁住媳婦。就如合珍哥一個鼻孔出氣。也沒有等心意相投。晁住夫婦。漸漸衣服鞋襪。也便華麗得差不多了。以致那闔門中的瑣碎事體。叫人說不出口。那個昏大官人。就像耳聾眼瞎的一般。也不十分迴避大官人了。只是那旁人的口裏。說得匙箸相撈不起來的那個晁住。受晁大官人這等厚恩。怎樣報得起。所以恨命苦掙了些錢。買了一頂翠綠鸚哥色的萬字頭巾。還恐不十分



齊整又到金箔衙衙買了數帖升底金。送到東江米巷鋪金鋪內。銷得轉枝蓮。煞也好。看把與晁大官人戴。那晁大官人其實有了這等好頭巾戴上。倒也該罷了他。他却幸負了晁住的一片好心。又要零戴一頂什麼上舍頭巾。合他父親說了。要援例入監。果然依了他。部裏遞了援例呈子。弄神弄鬼。做了個附學名色。又援引京官事例。減了二三十兩費。不到三百兩銀子。就也納完了。尋了同鄉京官的保結。也不消原籍行查。擇了好日入監。參見了司業祭酒。拜了典簿助教等官。每日也隨行逐隊的。一般戴了儒巾。穿了舉人的員領。繫了長天青繅子。粉底皂靴。夾在隊裏升堂點卯。晁大舍每日託了坐監爲名。却常在京居住。一切日用盤繳。三頭兩日俱是通州差人送來。近日又搭識了一個監門前住的私窠子。與他使錢犯奸。推說監中宿班。整幾夜不回下處。幸得珍哥甚不寂寞。正喜他在外邊宿監。所以絕不來管他。住過了十二月二十日以後。晁老着人來說道。就是小學生上學。先生該放學了。如何年節到了。還在京中做甚麼。晁大舍道。你先回。上復老爺。我索性趕了二十五日。廟上買些物事回來罷。那人去了。自此以後。着實與珍哥置辦年節。自頭上以至脚下。自口裏至肚中。無一不備。又到廟上與珍哥換了四兩雪白大珠。又買了些玉花玉結之類。又去買了幾套繡色衣裳。又買了一疋大紅萬壽宮錦。那日廟上賣着兩件奇異的活寶。圍住許多人看。只出不起價錢。晁大舍也着人撥開了衆人。纔入裏面去看。只見一個金添大大的方籠。籠內貼一邊安了一張小小朱紅漆几桌。桌上一小本磁青紙泥金寫的般若心經。桌上一個拱線鑲邊元色心的蘆花墊。墊上坐着一個大紅長毛的肥胖獅子貓。那貓吃的飽飽的。閉了眼睛。朝着那本經睡着打呼盧。那賣貓的人道。這貓是西竺國如來菩薩家的。只因他不守佛戒。把一個偷琉璃燈油的老鼠咬死了。如來惱他。要他與那老鼠償命。幸虧那八金剛。四菩薩。合那十八位羅

漢與他再三討饒，方纔赦他性命。叫西洋國進貢的人，擲到中華，罰他與凡人餒養，待五十年方取他回去。你細聽來，他却不是打呼盧。他是念佛，一句句念着觀自在菩薩。他說觀音大士救苦難的，要指望觀音老母救他回西天去哩。晁大舍側着耳躲聽，真是像念經一般的說道。真正奇怪。這一身大紅長毛，已是世間希奇古怪了。如何會念經。但那西番原來的人，今在何處。我們見他一見，問個詳細。賣貓人說：那西番人進完了貢，等不得賣這貓。我與他二百五十兩銀子留下了。打發那番人回去了。晁大舍倒吃了一驚道：怎便要這許多銀子。可有甚麼好處。那人道：你看爺說的是甚麼話。若是沒有好處，拿三四十個錢，放着極好有名色的貓兒不買，却拿二三百兩銀子買他。這貓逼鼠是不必說的。但有這貓的去處，周圍十里之內，老鼠去的遠遠的。要個老鼠兒看看，也是沒有的。把賣老鼠藥的，只極的乾跳，餓的那口臭牙黃的。這都不爲希罕。若有人家養活着這佛貓，有多少天神天將，都護衛着哩。憑你甚麼妖精鬼怪，狐狸猿猴，成了多大氣候，聞着點氣兒，死不迭的。說起那張天師來，只乾生氣罷了。昨日翰林院門口，一家子的個女兒，叫一個狐狸精纏的，剛剛將死的時候，請了天壇裏兩個有名法師的去捉他。一點無用，叫那狐狸精治了個臭死。後來貼了張天師親筆畫的符，到了黑夜，那符忽然刷拉的怪響，只說是那狐精被天師的符捉住了。誰想不是。可是那符動，憚見人去看他。那符口吐人言，說道：那狐精在屋門外頭坐着哩。我這泡尿，偏的極，不敢出去溺。第二日清早，我滴溜着這貓往市上來，那裏經過去。正一大些人圍着講說哩。教我也站下聽聽。說的就是這個。誰想那狐狸精不曉的，這貓在外邊，往外一跑，看見了這貓，吱的一聲，現了本像，死在當前。那家子請我到家齊整，請了我一席酒。謝了我五兩銀子。我把那狐狸剝了皮，硝的熟，做了一條風領。我戴的就是衆人到仔細聽了他說半日，一人道：這

是笑話兒。打趣張天師符不靈的話。賣貓人沉着臉說道。這怎麼是笑話。現在翰林院對門子住。是翰林院承差家。有招對的話。晁大舍聽見辟邪狐精害怕。便有好幾分要買的光景。問道。咱長話短說。真也罷。假也罷。你說實要多少銀。我買你的。那人道。你看爺說的話。我不圖實賣。冷風淘熱氣的圖賣涼薑哩。年下來了。該人許多帳。全靠着這個貓兒。就是前日買這貓。難道二百五十兩銀子都是我自己的不成。也還同人揭借一半。添上纔買了。如今這一家貨又急忙賣不出去。人家又來討錢。差不多賺三四兩銀。就發脫了。本等要三百兩。議爺十兩。又要二百九十兩罷。晁大舍道。瞎話成不的。與你冰光細絲二十四兩。天平兌與你。賣不賣任憑主張。那人道。好爺。你老人家就從蘇州來。也一半利息。也還我一半。倒要十折一起來。晁大舍道。再添你三兩。共三十二兩。你可也賣了。那人道。我只是這年下着極。沒銀子使。若捱過了年。我留着這貓與人拘邪捉鬼。倒賺他無數的錢。晁大舍又聽了拘邪捉鬼四個字。那裏肯打脫。添到三十五。三十八。四十四。四十五。那人只是不賣。他那一路上的人。恐怕晁大舍使性子。又恐怕旁邊人有不幫襯的。打破頭屑。做張做智的員成着。做了五十兩銀子賣了。晁大舍從那搭把內拿出一錠大銀來。遞與那人。那人說。這銀雖是一錠元寶。不知夠五十兩不夠。咱們尋個錢舖去兌。那個員成的人道。你就也沒個眼色。這們一位忠誠的爺。難道哄你不成。就差的一二兩銀子。也沒便宜了。於是一家擎着貓。一家拿着銀子。歡天喜地的散了。那人臨去。還扒在地下。與那貓磕了兩個頭。說道。我的佛爺。弟子不是一萬分急極。也不肯捨了你。晁大舍正待走。只見又一個賣鸚哥的人喚道。請爺回來。看看我的鸚哥。照顧了罷。我也是年下着極。要打發人家帳哩。晁大舍站住看一看。說道。我家裏有好幾個哩。不買他。那人道。鸚哥。爺不肯買你哩。你不自己央央爺。我沒有豆子養活你哩。那鸚哥果然掠了掠翅。

說道。爺不買。誰人買。說得真正的與人言無異。晁大舍喜的抓耳撓腮的道。真是不到兩京虛了眼。怎麼人世間有這般希奇物件。問道。你可實要多少銀子。那人說道。這比不的那貓。能拘邪捉怪的。值的錢多。這不過教道的工夫錢。富貴爺們買了家去。當個了頭小廝傳話兒罷了。能敢要多少。爺心愛多賞幾兩。心裏不甚愛。少賞幾兩。我脫不了。是皇城裏邊教鸚哥兒的教師。有數的。六個月就要教會一羣。也就帶出三四個來。爺如今只賞小的三十兩銀子罷。挪了家裏頑去。晁大舍說。與你十二兩銀子罷。那人不肯賣。晁大舍走了一走。那人拿出一把菜豆來。說道。爺去了。不買你。只是餓死了。那鸚哥掠着翅。連呼道。爺不買。誰人買。爺不買。誰人買。晁大舍回頭道。可實作怪。就多使二兩銀子也不虧人。一面開了搭把。取出十兩一封。五兩一封。遞與那人。那人把銀解開包。看了道。這十五兩爺賞的太少些兒。罷罷。我看爺也是個不耐煩的。賣與爺去。一邊交割了。晁大舍上了馬。家人們都僱了騾子。一溜烟往下處行走。拿到珍哥面前。就如那外國進了寶來一般。珍哥佯佯不睬的不理。又擎出買的衣服錦緞。合那珠子玉花。珍哥倒把玩個不了。晁大舍道。村孩子。放着兩件活寶貝不看。拿着那兩個珠子擺弄珍哥道。一個混帳獅貓。合個鸚哥子活寶。倒是狗寶哩。晁大舍道。村孩子。你家裏有這們幾個混帳獅貓。合這們會說話的鸚哥。珍哥說道。呸。你見什麼來。晁大舍道。你只強休說別的。天下有這們大獅貓。這沒有十五六斤重麼。珍哥道。你見什麼來。北京城裏大似狗的貓。小似貓的狗。不知多少哩。晁大舍道。咱那裏鸚哥儘多。見有這們會說話的來。珍哥說。他怎麼這一會子沒見說話。晁大舍道。鸚哥你說話與奶奶聽。我與你豆兒吃。那鸚哥果然真正的說道。爺不買。誰人買。珍哥道。果然說的話真。鸚哥你再說句話。我與你豆兒吃。那鸚哥又說爺不買。誰人買。珍哥看着晁大舍笑道。我的傻哥兒。吃了人的虧了。你再叫他會說

第二句話。壓。晁大舍又說。鸚哥。貓來了。連叫數聲。那鸚哥也連說了數聲。爺不買。誰人買。珍哥瞅了晁大舍一眼。說道。傻哥買這東西做什麼。留着這幾錢銀子。年下買瓜子果物好的。瞎頭子丟了錢。晁大舍道。幾錢銀。這是十五兩銀子買哩。珍哥嗤了一聲。說道。十五兩銀子。極少也買四十個。問晁住道。是實使了幾錢銀子。晁住道。寶使十五兩銀子。少他一分哩。珍哥道。呸。傻兒就縮住了口。沒罵出來。又問這貓是幾錢銀子。晁住道。是那一個錠元寶買的。珍哥道。你爺兒們。不知搗的是那裏鬼。晁住道。沒的這貓也着人哄了不成。咱這裏的貓。從幾時有紅的來。從幾時會念經來。珍哥道。紅的。還有綠的。藍的。青的。紫的。哩。脫不了是顏色染的。沒的是天生成的。晁大舍道。我的強娘。娘。知不到什麼。休要亂說。你拿指頭蘸着唾沫。撚撚試試。看落色不落色。珍哥道。誰家茜草茜的。也會落色來。沒的毡條羯子纓子。都落色罷。晁大舍道。瞎話。一個活東西。怎麼茜。珍哥道。人家老頭子。拿着烏鬚。沒的是死了纔烏。你會見俺家裏那個白獅貓來。原起不是個紅貓來。比這還紅的鮮明哩。晁大舍道。如今怎麼就白了。珍哥道。到春裏散了毛。就白了。晁大舍掙了一會。望着晁住道。咱別要吃了他的虧。又道。只是會念經。沒的不蹊蹺。珍哥道。你叫他念經卷咱聽。晁大舍向他頸子下撓了幾撓。那貓眯着了眼。呼盧呼盧的起來。晁大舍喜的道。你聽你聽。念的真正的觀自在菩薩。觀自在菩薩。珍哥道。我也沒有那好笑的。這經誰家的貓不會念。丫頭。你拿咱家小玳瑁來。丫頭將一個玳瑁貓捧到。珍哥摟在懷裏。也替他頸子底下撓了幾撓。那貓也眯着了眼。也念起觀自在菩薩來了。珍哥道。你聽。你那貓值五十兩。我這小玳瑁。就值六十兩。脫不了貓都是這等打呼盧。又是念經不念經哩。北京城不有這們傻孩子。叫那光棍。餓殺罷。那晁大舍頓口無言。晁住也沒顏落色的走得去了。晁大舍說。脫不了也沒使了咱的錢。咱開爺爺的帳。說道。這貓常

能避鼠。留着當個尋常貓養活。叫他拿老鼠。叫了頭擱了些菜豆。放在鸚哥籠內。鸚哥見了。頭擱着豆子。飛着連聲叫喚。爺不買。誰人買。珍哥道。好鸚哥。極會說話。又叫了頭將貓籠內紅漆几桌。合那心經取得出來。拌了一盤飯。送到籠內。那貓吃不了。還剩了一半在內。

### 第七回 老夫人愛子納娼 大官兒棄親避難

晁大舍與珍哥亂鬧了一會。了頭在裏間。將小矮桌安在熱炕上。擺上飯來。正喫着。一個了頭慌慌張張跑來說道。好幾個老鼠。爬着那紅貓的籠子偷飯吃哩。晁大舍道。瞎話。那貓怎麼樣。了頭道。那貓不怎麼樣。只閉着眼睛睡了。珍哥道。腳底下老鼠。佛貓不計較。若是十里遠的老鼠就死了。又笑着道。我當時也拿着這紅貓。當天生的來。那前年到了蔣皇親家。就是看見了俺那個白獅貓跑了來。映着日頭就是血點般紅。希奇的極了。蔣太太笑道。你休詫異。紅貓哩。蔣太太也哄我說是外國進的。我可不就信了。後來見了他家姨們。我悄悄的問他。那姨們說太太哄你哩。是茜的顏色。你不信。往後頭亭子看去。一大羣哩。那周姨說。你到我後頭看來。及至走到亭子上。可不一大羣。有十二三個紅的。綠的。天藍的。月白的。紫的。映着日頭怪好看。我說周姨你送我個紅的頑。周姨說。你等爺出來時。我替你要一個。正說着。蔣皇親來了。周姨說。珍哥待問爺討個紅貓頑哩。蔣皇親說。這是甚麼賤物。但送他人。亦算千兩銀子東西與人。叫他唱二萬出戲。我看了。與他一個。教我說不與罷。我買了二分銀子茜草。買個白貓茜不的。蔣皇親望着周姨笑問道。是你合他說來。周姨道。我閉的。只合他說。望着我擠眼道。你待真個要。你就謝了爺罷。我磕了個頭。拿個紅的往外就走。蔣太太還問說。你待怎麼

拿着貓飛跑的。我說是俺爺賞的。拿到外頭叫挑箱的送了家來。人見了的可不也都詫異了。那到了年時三四月裏退了毛。換了個白獅子貓。頭年裏蔣皇親見了我。還說你拿的我紅貓哩。我說合人家搭換了個白貓來了。說起那鸚哥來。這也是我經過的。花店裏使了三錢銀子。買了一個。嘴還沒大退紅哩。掛在我住的屋簷底下。每日客來聽着人說。丫頭姐姐要水哩。姐夫要下房。他每日聽。那聽的他就會說了。但見個人來。他叫喚在頭裏。丫頭姐姐要水哩。姐夫要下房。每日說的是這個。那日劉海齋到他。又說了頭姐姐要水哩。姐夫要下房。把個劉海齋喜的極了。只是纏着問我要。我又不與他。他說把我那黑頭驢合你換罷。我說你還搭上些甚麼。他說我再添上疋生紗罷。我合他換了。他拿回去。掛在他住房簷下。那日他舅子來家。那鸚哥看見就叫喚了頭姐姐要水哩。姐夫要下房。弄的他婆子通紅的臉。越吆喝他越叫喚。劉海齋來到。他婆子說。快把那鸚哥拿來。吊在遠處。可惡多着哩。劉海齋叫人掛在客位簷下。那日該他家司會見個人來。叫說一陣惹的那些人呱呱的笑。劉海齋着人送來還我。還要那驢哩。說生紗送我穿罷。我說那驢賣錢使了。沒還他。晁大舍道。那鸚哥哩。珍哥道。那日我沒來家。黑夜沒人收進房來。已是凍的死了。楊古月說。身上還溫溫。待我治他一治。煎了一酒鍾九味羌活湯灌下去。拿了個舊首帕包着。丟在炕上去。也沒理論他。到日頭西。只見首帕微動。解開還醒過來了。還養了好幾個月。楊古月家熬膏藥。噲殺了。說着。吃完了飯。收拾了傢伙。却說晁老指望晁大舍過了二十五廟上。二十六就可回到任內。不想過了二十七還不見到。對着夫人說道。源兒京中不知幹的什麼勾當。到了今日二十七。這時節多應又不來了。休被人拿訛頭。不是頑的。晁夫人長吁了一口氣。道別也沒有甚麼。該拿訛頭的事。我只風裏言風裏語的一像。家裏取了個唱的。如今通不理媳婦兒。把媳婦兒一氣一個

死。一似那唱的也來了。沒敢叫咱知道。在京住着哩。晁老道。你聽誰說。夫人道。誰肯對咱說。這是媳婦子們背地插插。我却見點影兒。晁老道。有如此等事。咱那媳婦不是善人兒。容他做這個。我信不過。晁夫人道。你倒說的好。皇帝到利害。百姓到軟弱。那百姓歹了。皇帝也就沒法兒了。晁老道。若果真如此。一發接到衙門罷了。叫他外邊住着做甚。夫人道。你自家算計。只是叫媳婦怪咱。晁老道。這也顧不的。叫人與他收拾去處。明日使人接他去。次日早差了晁鳳。持了一封書。又拿了一百兩銀子。急往京中。那書寫道。

暮年一子。又在天涯。極欲汝朝夕承歡。以娛兩人。晚景京城何事。年近歲除。尚復留戀。聞汝來時。帶有側室。何不早使我知。僑寓於外。以致汝有兩顧之苦。今遣人迎汝。并汝側室。速來到我同住。我不汝咎也。恐有雜費。寄來銀一百兩檢收。晁鳳先着回報。父字。與源兒。

晁鳳持了書物。騎了一匹官馬進京。尋到晁大舍行館。適值不會關門。晁鳳一直走將進去。恰好撞見珍哥。穿着油綠雲緞綿襖。天藍緞背心。大紅緞褲。也不會穿裙。與晁住娘子在院子裏踢鞭子頑。看見晁鳳飛也似跑進屋裏去了。晁大舍恰好從後層房出來。晁鳳磕了個頭。晁大舍道。我正要起身回任上去。你卻又來做甚。晁鳳說。因等大爺不回。老爺叫小人來接大爺合珍姨回去。晁大舍悄聲問道。老爺奶奶。是怎麼知道有了珍姨。是那個說的。晁鳳道。小人也曉得老爺奶奶是怎樣得知的。只今早差了小人來此。說叫大爺即日回去。叫小人先走一步回話。有老爺的書。還有兩封銀子。一面交上。晁大舍拆看了書。見書上寫得甚是關情。却也有幾分自己過意不去。一面叫快些收拾酒飯與晁鳳吃。好叫他先回話。算計收拾雇夫馬。要同珍哥次早起身往通州去。晁鳳吃了飯。賞了他三百錢。回了晁老的一封書。寫道。



晁源上裏兒幹的不成人事。豈可叫爹娘知道。今爹娘既不計較。明日卽同小媳婦拜見爹娘。但兒不在後邊住。也要在東院書房住。可速叫人打掃。來銀一百兩。收訖。兒源上裏復。

晁鳳本日掌燈時候。回到衙門。回了老晁公母兩個的話。說晁大爺同新娶的那位姨娘。明日就來。叫收拾東院的書房住。晁奶奶道。你見着那新姨。不會。晁鳳道。小人進去。那新姨只着褲。正合晁住媳婦踢鞋兒。看見小人往屋裏跑進去了。奶奶問道。你見他是怎麼個人才。晁鳳道。那人奶奶見了。就是那女戲班裏粧正旦的小珍哥。晁奶奶問道。那班裏一大些老婆。我不記的是那一個。晁鳳道。那日吉奶奶與奶奶送行。他沒粧紅娘。後來點雜戲。他又沒粧陳妙常麼。奶奶還說他唱的好。偏賞他兩個汗巾。三錢銀子。他沒另謝奶奶的賞。晁奶奶道。呵。原來就是他。倒也好個人兒。老晁聽說道。苦也苦也。原來是這個人。晁奶奶道。要是他倒也罷了。好個活動人兒。你一定也見他來。老晁道。我倒沒見他。聞他的名來。你說是誰。這就是那一年接了個新舉人。死在他身上的樊庫吏。包着他。那庫吏娘子吊殺了。沒告狀麼。這豈是安靜的人。尋他做甚麼。晁夫人道。只怕進了咱家門。自然的好了。老晁道。慣就了的性兒。半日家怎麼改得過來。晁夫人道。那人風流伶俐。怕怎麼的。晁老道還要他的戲哩。用着風流伶俐。噴道。媳婦這們個主子都照不住他。被他降伏了。又說快叫人收拾東書房。連夜傳裱背匠糊住屋糊窗戶。傳泥木匠收拾火炕。足足忙亂到次日日西。且說晁大舍見了父親的家書。也就急忙收拾。要同珍哥回到衙去。那珍哥暗暗自忖。怕爲起身。晁住又甚是打攔頭雷。背地裏挑唆珍哥不要進往衙去。又對晁大舍道。衙內窄逼逼的個去處。添上這們些人。怎麼住的開。就是吃碗飯也不方便。依着我說。還是大爺自己去過了年。合燈節再來不遲。晁大舍道。說窄是哄你珍姨的話。衙內寬綽多着哩。只怕

東書房咱這些人去。還住不了的房子。若吃飯嫌不方便。咱另做着吃。咱的人少。晁住又道。監裏的事還沒完。大爺還得在京常住。人都去了。大爺自己也孤悽。珍姨進去了。還指望出得來哩。珍哥道。他說的也是不差。你自己去。我不去罷。晁大舍道。你說的是什麼話。大年新節。爹娘不來接。咱也該去磕個頭兒。如今爹娘差了人。拿了銀子做盤纏。可推說什麼不去。咱去住過了燈節。再和你來不遲。這房子也不消退與他。把一應傢伙。封鎖嚴密。叫看門的守着。珍哥晁住雖是心裏不願意。也只得敢怒不敢言的。次早二十九日。兩乘大轎。許多驢馬。到了通州。進到衙內。珍哥下了轎。穿着大紅通袖衫兒。白綾顧綉連裙。滿頭珠翠。走到中庭。老晁夫婦居中坐定。晁大舍先行過了禮。珍哥過去。四雙八拜。磕了頭。遞了鞋枕。老晁夫婦見了這們一個肘頭。霍散腦。渾身都動彈的。個小媳婦。驚的蹙着眉。沈着臉。長吁短嘆。怪喜歡的。珍哥拜完。老晁夫婦夥着與了二兩拜錢。同珍哥送回東院裏去了。珍哥覺得公婆不甚喜歡。也甚是沒趣。晁大舍到了次年正月初二日。要進京去。趕初三日開印。與監裏老師。合蘇錦衣劉錦衣拜節。那時梁生胡旦也都有了前程。在各部裏當差。俱與晁大舍似通家兄弟般相處。也要先去拜他。隨撥了夫馬起身。進了京城。仍到舊宅內住了。晁大舍與珍哥熱鬧慣了。不惟珍哥不在。連一些了頭養娘都沒一個。也甚是寂寞。叫晁住去監前。把那個搭識的女人接了來陪伴。晁大舍住了幾日。晁大舍但是出外周旋。仍是留晁住在家看守。到了初十。晁大舍買了禮物。做了兩套衣裳。打了四兩一副手釧。封了八兩銀。將那個女人送了回去。自己也即回到通州。掛花燈。放火炮。與珍哥過了燈節。直到二月花朝以後。要到京完坐監的事。仍要去遊耍西山。揀了二月十九日到京。仍把那監前的婦人接了來住。不料到了二月盡邊。那也先的邊報。一日緊如一日。點城夫。編牌甲。搜奸細。戶部措處糧餉。工部料理火器懸

簾滾木。查理盜甲器械。修補城垣。吏兵二部。派撥文武官員守門。戎政軍門。操練團營人馬。五城兵馬。合宛大兩縣。靜街道。做棚欄。也甚是戒嚴。城門早關晚啓。那王振伯是教官出身。有子有孫的人。狠命攬撥。正統爺御駕親征。指望仗賴着天子洪福。殺退了賊兵。也要殺他的功。好封他兒子做公侯。那些大小羣臣。亂紛紛諫阻。晁大舍原不會見過事體。又不曉得甚麼叫是忠孝。只見了這個光景。不要說起君來。連那親也都不顧。唬得屁滾尿流。跑回下處。送回了監門首婦人。收拾了些要緊的行李。城門上使了十數兩銀子。放了出去。望着通州。一溜風。進到衙內。見了爹娘。喘吁吁的。就如曹操酒席上來報顏良的探子一般。話也說不俐亮。主意是要棄了爹娘。捲了銀兩。帶了珍哥回去。晁老道。若是這個光景。還顧做甚麼官。速急遞了告致仕文書。若不肯放行。也只有拚有了罪。棄官逃回罷了。原來晁大舍的意思。又不肯自己舍着身。同爹娘在這裏。恐怕阻擋不住。將身子陷在通州城裏。又不肯依父親棄了官。恐怕萬一沒事。不得賺錢與他使。只要自己回去。走在高岸上觀望。拚着那父親的老性命在這裏做孤注。只是口裏說不出來。晁老道。仔細尋思。三十六計。走爲上計。總是也先不來。我尋出來問軍門死。破着使上幾千銀子。自然沒事。再萬一銀子使不下來。就在刑部裏面靜坐。也強如把頭被也先割去。還是我們大家收拾回去爲是。晁大舍也依允了。晁老一面喚該房做致仕文書。一面走到前面書房。與幕賓邢臬門商議。要他做稟帖稿附在文內。只是邢臬門正與一個袁山人在那裏着圍碁。見了老晁走到。歇住了手。從容坐定。把日來也先犯邊。要御駕親征的事。大家議論。邢臬門道。這幾日氣象甚不好。聖駕萬分不該輕動。我想欽天監自然執奏。羣臣也自然諫阻。聖駕也定然動不成。晁老道。如今司禮監王公。攬撥得緊。只怕聖駕留不住。邢臬門道。若天意已定。也是大數。沒奈何了。晁老道。連日把個錮病發了。大

有性命可慮。決意告致仕回去罷。已喚該房做文書呈稿。文內還得稟帖寫出那一段不得已的情。求臬老脫一個稿。事不宜遲。姑待明日發罷。那臬門微笑了一笑道。我仔細看那天文。倒只是聖駕不宜輕出。其餘中國大事。倒是一些沒有的。况歲星正在通州分野。通州是安如磐石的一般。告那致仕則甚。臨難卸肩。不惟行不得。把品都被人看低了。老先生你放心去做。你只來打聽我。若我慌張的時節。老先生抽頭不遲。臬老那裏肯聽。見那臬門不做稟稿。遂着臬大舍做了個不疼不癢的稟帖。說得都是不倫之語。申了順八府。并撫院關屯各院。也不令那臬門得知。這合干上司將文書都批得轉來。大約都無甚好。首相報。只是那個關院。雲南人。姓紀。舉人出身。那得如甲科們風力。批得甚是闌茸。批詳道。

本官以華亭知縣陞轉通州。何所見面來。平居不言。突稱有病。又何所見面去。得無謂國家多事。寇在門庭。架說沉疴。脫身規避耶。設心如此。品行何居。仰即刻速出視事。勿謂本院之白簡不靈也。

老邢再不見他說告致仕。只當納他的諫了。誰知他瞞了老邢。遍申了文書開去。得了關院的這等温旨。自己回去的念頭止住了。只是收拾打發臬大舍同珍哥回去。一日正同那臬門袁山人兒子臬源坐着白話。衙門上傳梆。遞進一角兵備道的文書來。拆開看面。裏面却是半張雪白的連四紙。翠藍的花邊。煖黑的楷書字。大大紅硃標判。方方的一顆印。讀時。上面寫道。

欽差整飭通州等處兼理漕糧屯田驛傳山東按察司副使許。為申飭托故規避。以勵官箴事。本年三月初八日。蒙欽差巡按真隸等處。專理關務。綜覈料領。監察御史紀憲牌前事。照得安常處順。君子之所深憂。痛癢驚疑。聖賢所以立命。今當邊報狎聞。羽書旁午。止忠貞薪胆之會。主臣憂辱之時。聞雞起

舞滅此朝食。正當其會。通州知州晁思孝。平居奔棧。若蟻之附羶。遇變脫羅。恍兔之逞狡。昨敢恣情托病。冒昧請休。已將原詳嚴行戒飭去後。合行再爲申儆。爲此牌行。本道照牌事理。諭令本官打起精神。滌除妄念。用心料理城守。毋致疏虞。本院寧惟不念其舊。聊且嘉與其新。若暮氣必不可朝。柔情終難於振。本院必先行拿問。然後奏聞。此係隔言。毋徒臆噬。等因。到道。奉此。合行申飭。爲此牌仰本州官吏。照牌事理。時值甘泉烽火。急應樽俎折衝。毋再萌拂袖青山。以致文彈白簡。本道忠告相規。須至牌者。晁知州見了這牌。就如劈開兩片頂門骨。傾下一盆冰雪來。嚇得軟癱成一堆。半日說不出話來。邢舉門方纔知是瞞了他申文書告致仕。老邢倒也去過一邊。倒是老晁着實有些慚於孟子。若別的禍福。倒不可知。這關院的計較。這心裏弔桶一般。怎麼放得下。天下那不快活的事。再沒有一件就歇了的。正與晁大舍收拾行裝。備了轎馬。揀了三月十六日。同珍哥由旱路回去。不料華亭縣兩個舊役的家屬。一個是宋庫吏的弟宋其仁。一個是曹快手的子曹希建。來到衙門口說。特來有事相稟。老晁父子猜料了一會。開了衙門。放他進見。二人叩見了畢。說道。正月間江院在松江下馬。百姓上千的。把庫吏宋其禮快手曹一佳。并老爺的內書房孫商管家晁書。都告在裏面。江院准了狀。批了蘇松道。轉北松江理刑陳爺。將宋其禮曹一佳拿到監了。五日一比。要孫書辦晁管家。雖是他二人極力自己擔當。只恐擔當不住。要行文現任處所提人。事便也就按捺不下了。晁知州聽得。那肚裏就如雪上加霜的一般不快活。問道。那些鄉宦舉人也沒個出來。說些公道話麼。宋其仁道。那百姓們勢衆了。還說老爺向日在那裏難爲他們。都是這些鄉宦舉人唆撥的。唬嚇道。若你們不出來強管。我們只得將就罷了。若你們出來管事說情。我們必定將這幾年詐害百姓的惡款。上公憤本子了。所以

這些鄉宦舉人。躲避得還恐怕不乾淨。怎還敢出頭。晁知州問說。秀才們却沒有人出來說甚麼的。宋其仁道。秀才起先也發了傳帖。寫了公呈。也要在江院遞了。虧不盡那兩個首貢次貢的生員。將衆人勸住了。說道。我們畢竟是讀書人。要顧名義。子弟告父母官。是薄惡的事。告得動。這個名聲已是不好了。若再告不動。越發沒趣。前官就是後官的眼。教現在的父母官。把我們不做人待。況且有了百姓公狀。也就罷了。衆人道。這是公憤。你二人私情。怎便留得住。那位喻相公道。我講得是大體。有甚私情。若說起公憤來。把我的地畝與了他人去。地內的錢糧。逼勒我納。我不在家。把我家婦女都拿到監內。還要怎麼的憤。就是張兄。他的令尊。被光棍辱了。把原被各罰銀十五兩。那光棍在房裏使了幾兩銀子。稟說被告家貧納不起。他就都併在原告身上追。幸得刑廳巴四府說了。分上免得二十兩。不然那時這樣荒年。張兄就賣了身。也納不起三十兩銀子哩。那張相公道。你不要說起罷了。但一提起。我便心頭痛極了。他兩人說到這個田地。衆人都說喻張二兄。畢竟老成人。見得是。我們只索罷了。晁知州道。不知是那個喻秀才。張秀才。宋其仁道。這事也不叫做尋常。難道老爺都忘記了。晁知州道。在你華亭時。不瞞你說。這樣的事也儘多。知道是那一起。但你二人的來意。是要如何。宋其仁道。老爺速急上求了當道的書去。曹一佳與宋其禮兩個的罪。是不敢求免的。左右在華亭也住不得了。倒不如問個充軍。泄了衆人的恨。離了衆人的眼也罷了。只是求那問官不要多入贓。不要拷打。免行文提孫書房與晁管家。晁知州蹙了眉頭不做聲。晁大舍道。這事不難。塌了天也還有四個金剛擡着哩。你二人且吃飯安歇。待仔細商量。打發宋其仁曹希建走開去了。老晁道。這事怎說。只怕江院有題本。卽不題本。把宋其禮曹一佳問了軍。招達兵部。咱守着近近的。這風聲也就不好了。晁大舍道。爹你放心。一點帳也沒有。憑我擺劃就是了。

隨即差了晁住，備了自己的走騾，星飛到京，快請胡君寵、梁安期二人，速來商量急事。晁住星飛去了，晁大會回家的行李，也將次收拾完了，只等這件事有了商量，即便起身。

## 第八回 長舌妾狐媚惑主 昏監生鵲突休妻

晁住到了京，各處訪問，尋到旁晚，止尋見胡旦。那時夜巡甚嚴，晁住就同胡旦宿了。原來王振主意拿定，要正統爺御駕親征，文武朝臣都叩馬苦留不住，聖駕到了土木地方，聲息已是萬分緊急。若是連忙奔入城內，也還無事，只因王振有自己的輜重一千餘輛，落後趕不上來，不肯叫正統爺急走，以致也先蜂擁一般，圍將上來，萬箭齊發，真是虧不盡萬神呵護。那箭似雨點般來，都落在正統爺面前，插在地下，半枝箭也不會落在正統爺身上。那些也先怪異得緊，近前一認，方知是正統爺御駕親征，神龍失水，被那一股兒蜂擁捲得去了。隨駕的文武百官，也被殺了個罄淨。王振合蘇劉二錦衣，也都殺在數內。大小諸人，恨不得滅了王振一萬族纔好。所以胡旦、梁生都躲得像蟄蟲一般。二人睡到五更起來，胡旦穿了兩截破衣，把灰搽黑了臉。曰：晁住常在蘇劉二家走動，恐被人認得，所以改換了粧束。同到一個僻處，尋着了梁生，說晁爺有事商議，特來接取。梁生京中無可潛住，正思量要到晁爺任內躲避些了，來得正好。梁生也換了鶉衣破帽，收拾了些細軟之物，馱在晁住騎的騾上，出了城門，雇了馱子。早飯時節到了通州任內，晁老父子見了梁生，胡旦這等襤褸，吃了一驚，說其所以，方知是這等緣故，送到書房梳洗畢，依舊換了時新巾服，從新作了揖，陪着吃飯，說及華亭的事體。原要向蘇劉二錦衣求書，不知有了這等變故出來，今却再有何處門路。梁生道：「這事何難，翰林徐靚是

如今第一時官是胡君寵的至相知。叫胡君寵細細寫封書。大爺備分禮。自己進京去求他。事無不妥。晁老父子喜不自勝。吃了飯。胡旦寫宗了書。晁大舍收了。備了三十兩葉子金。八顆明珠。卽刻到京。次日走到徐翰林私宅門首。與了門上人十兩銀子。喜得那人撥發如馬走的一般。請進晁大舍見了。拆開看了胡旦的書。收了晁大舍的金珠。一面留晁大舍吃酒。一面寫了兩封書。一封是送與江院的一封是與松江府刑廳的。說宋曹二人的罪不敢辭。只求少入些贓。免他拷責。那孫商晁書係詭名。免行文提審。回送了晁大舍一幅白綾條字。一柄真金字扇。一部家刻文集。一疋梅公布。晁大舍得書。那時三月十二日。正有好月。晁大舍還趕出了城門。將三更天氣到了通州。要鑰匙開了城門。進入衙內。梁胡二人已睡久了。走到晁老臥房床沿上坐了。說了詳細。晁老不肉痛去了許多東西。到還像拾了許多東西的一般歡喜。却說梁生胡旦因有勢要親眷。晁家父子通以貴客介賓相待。萬分欽敬。晁老叫梁生的字爲安期。呼胡旦的字爲君寵。因與晁大舍結了義兄弟。晁老或呼他爲賢姪。一切家人。都稱呼梁相公胡相公。晁夫人與珍哥都不迴避的。聞說王振與蘇劉兩個錦衣都被殺了。正在追論這班奸臣的親族。晁老父子。這日相待梁胡兩個。也就冷淡一半。雖說還有徐翰林相知。也未必是真。晁大舍見了徐翰林。皆一一如胡旦所說。梁胡兩個與晁老閑敘。說起那錦衣衛各堂。多有相知。朝中的顯官。也還有親眷。把梁胡二人又從新抬敬起來。算計梁胡兩個。且在衙內潛住。徐看京中動靜。次早十三日。與了宋其仁曹希建每人六個路費。交付徐翰林的兩封書。叫他依命投下。吃了早飯。打發去了。十五日衙內擺酒。與晁大舍送行。收拾了許多官貺。帶回家去。置買產業。老夫人將晁住夫婦叫到後面分付道。你兩個到家時。見了大嬸。傳說是我囑咐。大叔既房裏娶了人。這也是人家常事。當初你大嬸原該自己拿出主意。



立定不肯。大叔也只得罷了。原不該流和心性。輕易依他。總然就是尋妾。也只尋清門靜戶人家女兒才是。怎麼尋個登臺的戲子老婆。那眉來眼去的。甚是不成模樣。但既生米做成了熟飯。豆腐吊在灰窩裏。你可吵的。你可彈的。只得自寬自解。得大量些。休要沒要緊生氣。凡百忍耐。等我到家。自然有處。這是五十兩碎銀子。與你大嬸買針頭線腦的使用。這是二兩珠子。二兩葉子金。兩疋生紗。一疋金壇葛布。一疋天藍緞子。一疋水紅巴。兩條連裙。二斤棉子。你都好好收拾到家。都一一交付與大嬸。我到家時。要逐件查考哩。若半點稍有不停當。合你兩口子算帳。不消獻勤合你珍姨說。晁住夫婦滿口答應。收的去了。到了次早十六日。晁大舍合珍哥。與同回的隨從男女。辭了老晁夫婦。晁大舍又辭了邢舉門袁山人梁生胡旦。到後堂同珍哥上的轎。衆人騎上牲口去了。到只是難爲晁老夫婦。撇得孤悽冷落。大不勝情。晁大舍攜着重資。同着得意的愛妾。乘着半間屋大的官轎。跟隨着狼虎的家人。熟鴨子般的了頭僕婦。暮春天氣融和。豐歲道塗通利。一路行來。甚是得意。誰知天下之事。樂極了。便要生悲。順溜得極了。就有些煩惱。大底如此。那晁大舍行了七百多路。到了德州。天色未及晌午。只見從東北上油油然發起雪來。細雨下得一陣緊得一陣。只得尋了齊整寬綽客店歇下。吃過了午飯。雨越下得大將起來。從來說春雨貴如油。這一年油到少如了雨。一連兩日不止。晁大舍叫了人買了夜飯。沽了好酒。與珍哥頑耍解悶。那晁住媳婦。原是個鑿木馬脫生的。舌頭伸將出來。比那身子還長一半。又是吳國伯託生的。慣會打勸獻趣。天老爺因他做人不好。現世報罰他做了個破蒸籠。只會撒氣。因連日下雨沒事。在晁大舍珍哥面前。無般不攙話接舌。這也便索罷了。他還嫌那嘴閉得悻。將那日晁夫人吩咐的。許的。稍帶的銀珠尺頭。一五一十。向着珍哥。晁大舍學個不了。晁大舍倒也望着他擠眼扭嘴。他學得興動了。

那裏留得口住。若只依了晁夫人之吩咐。據實學舌。倒也是打草驚蛇。他却又增添上了許些。說道。這樣臭爛歪貨。總然忘八頂了他。跪在街上白白送來。也怕污了門限。也還該一條棒趕得開去。爲甚的容他使八百兩銀。買這奴才。我幾欲要喚他出來。剝了他衣裳。剪了他頭髮。打一個臭死。喚個花子來。賞了他去。只是衙門裏不好行得。叫大奶奶休得生氣。等老奶奶回家。自有處置。珍哥怎麼受得這話。隨即弔了鬢髻。鬆開了頭髮。叫皇天。罵土地。打滾。碰頭。撒潑個不了。店家的婦女。鄰舍的婆娘。圍住了房門。看走堂的過。提壺的酒客。站住了脚。在店後邊聽。虧他自己通說得脚色來歷。明明白白。那些聽的人。倒也免得向人打聽。晁大舍晁住。都齊向晁住媳婦埋怨。晁住媳婦自己覺得惶恐。珍哥足足哭叫了半夜。次早住了雨。仍一路絮絮叨叨的嚷罵到家。那些跟回去的家人。合那養娘僕婦。倒也都有去後邊見計氏的。晁住將晁夫人囑咐的話。一一說了。又將晁夫人送來的物事。一一交付明白。計氏問了公婆的安。看了那寄去的東西。號天搭地的哭了一場。方把那銀子金珠尺頭收進房內去了。到了次日。珍哥向晁住要昨來與計氏的這些東西。晁住道。從昨日已是送到後邊。交與大奶奶了。珍哥雖也與晁住尋趁了幾句。不肯與他着實變臉。只是望着晁大舍眼瞪瞪的嚷。血灑灑的咒。晁大舍雖極是溺愛。未免心裏也有一二分灰心了。說道。你好沒要緊。咱什麼東西沒有。娘送了這點子東西與他。你就多說多話了。珍哥道。我不爲東西。只爲一口氣。怎麼我四雙八拜的。磕了一頓頭。公婆兩個夥着。拿出二兩銀來。丟與人。那天又暖和了。你把那糊窗戶的綠紗。不過二疋。叫下人看着。也還有體面。如今人在家裏。送這些東西與他。我有一千兩一萬兩是我自家的。我要了。我待收着哩。我把金銀珠子撒了。尺頭裂的碎碎的燒了。晁大舍說道。你姜五老婆好大胆。咱娘送與他的東西。你洒了裂了。好像你不敢洒不

敢裂的一般。那計老頭子爺兒兩個，不是善的。他外頭發的話，狠大着哩。就是咱娘的性兒，你別要認他善眉善眼的人。千萬只是疼我。他要變下臉來，只怕晁莊媳婦子那些話。他老人家也做的出來。你差不多兒做半截漢子兒罷了。只顧一頭撞倒南牆的。鎖壓了幾句。珍哥倒漸漸的將火性滅了。可見人家丈夫若莊起身來，在那規矩法度內行動。任你什麼惡妻悍妾，也難說沒些嚴憚。珍哥這樣一個潑貨，只晁大舍吐出了幾句像人的話來，也未免得的隔牆撩胳膊，丟開手。只是慢慢截短拳，使低嘴，行狡猾罷了。却說武城縣裏有個劉遊擊。那劉遊擊的母親，使喚着一個了頭，喚作小青梅。年紀十六歲了。忽然害起乾血癆來。這個病緊七慢八。十個要死十一個。那劉夫人恨命把他救治。他自己也許下。若病好了。情原出家做了姑子。果然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一個搖響環的過路郎中。因在大門下避雨。看門人與他閒話。就說到這乾血癆病症救不活的。那郎中道。這病也有兩樣。若是那稟賦虛怯。氣血虧損極了。就如那枯井一般。憑你淘也是無用的。若是偶因氣滯。把那血脈閉塞住了。疏通一疏通。自然好了。並不是都治不得。看門人因把小青梅的病。與他商議。他說等我看一看。若可治。我方敢下藥。看門人進去對劉夫人說了。叫青梅走到中門口。與那郎中看視。郎中站了。拉出青梅的手來診了脈。又見青梅雖是焦黃的臉。倒不會瘦的像鬼一般。遂說道。這病不要緊。一服藥下去。就要見效。那劉夫人在門內說道。脫不了。這了頭沒有爹。你若醫得好他。我與他替你做一件紫花綾布道袍。一頂羅帽。一雙鞋襪。你有老婆沒有。若再有。與他做一套梭衣衫裙。拜認了你兩口子爲義父母。那郎中喜得滿面添花。劉夫人封出二百錢來。做開藥箱的利市。郎中道。這位姐姐。既要認我爲父。怎好收得。這稟劉夫人道。不多的。爲利市好開箱。那郎中方纔收了。拏出一包丸藥來。如棗豆大。數了七丸。用紅花桃仁煎湯。食送服下。

一面收拾了飯。在倒座小廳裏款待那郎中。一面煎好了藥。去打發青梅吃了藥。待了一鍾熱茶的時候。青梅那肚裏漸漸的響聲來。末後着實痛了兩陣。下了二三升煖黑的臭水。末後下了些鮮紅活血。一一與郎中說知。郎中道。這病已是好了。忌吃冷水葱蒜等物。再得內科好名醫十貼補元氣的煎藥。就漸壯感了。從此以後。青梅的面漸覺不黃了。經脈由少而多。也按了月分來了。劉夫人果然備了衣鞋。叫人領了青梅。拜認郎中做了父母。他病時已發願。好了病要做姑子。所以日日激聒那劉夫人。那劉夫人說那姑子豈是容易做的。你如今不會做姑子。只道那姑子有甚好處。你做了姑子。嫌他不好。要還俗就難了。待你調養的壯實。嫁一個女婿。去過日子。是一件本等的事。這劉夫人說得也大也情理。誰知青梅的心裏。另有高見。他說我每日照鏡。自己的模樣。也不十分的縹緞。做不得公子王孫的嬌妻艷妾。總然便做了貴人的妾媵。那主人翁的心性。寵與不寵。大老婆的心腸。賢與不賢。這個真如孫行者壓在太行山底下一般。那裏再得觀音菩薩走來。替我揭了封皮。放我出去。縱然放出來了。那金箍兒還被他拘束了一生。這做妾的念頭。是不消提起了。其次還有那娼妓。倒也着實該做。穿了極華麗的衣裳。打扮得嬌滴滴的。在那公子王孫面前撒嬌賣俏。日日新鮮。中意的多。相處幾時。不中意的頭巾吊在水裏。就開了方。倒也有趣。只是裏邊也有不好處。接不着客。老鴿子又要打。接下了客。拏不住他。老鴿子又要打。到了人家低三下四。叫得奶奶長。奶奶短。磕頭像搗蒜一般。還不喜歡。恰像似進得進門。就把他漢子哄誘去了一般。所以這娼妓也還不好。除了這兩行人。只是嫁與人做僕婦。或嫁與村漢做莊家。他管得你牢牢住住的。門也不許走出一步。雖然着中兩個漢子。也只賴象磕瓜子罷了。且是生活重大。只怕連自己的老公。也還不得搜着好好睡哩。尋思一遭轉來。怎如得做姑子快活了。便如那鹽齋戶一

般。見了麒麟。說我是飛鳥。見了鳳凰。說我是走獸。豈不就如那六科給事中一般。沒得人管束。但凡那年小力壯。縹緲有膂力的和尚。都是我的新郎。周而復始。始而復周。這是不中意的。准他輪班當值。揀那中支使的。還留他常常答應。這還是做尼姑的說話。光着頭。那俗家男子。多有說道。與尼姑相處不大利市。還要從那光頭上跨一跨過。若是做了道姑。留着好好的一頭黑髮。晚間脫了那頭包巾。連那俗家的相公老爺舉人秀才外郎快手。憑咱揀用。且是往人家去。進得中門。任你甚麼王妃侍長奶奶姑娘。狠的惡的賢的善的。妬忌的吃醋的。見了那姑子。偏生那喜歡。不知從那裏生將出來。讓吃茶。讓吃飯。讓上熱炕坐的。讓住二三日不放的。臨行送錢的。送銀子的。做衣服的。做包巾的。做鞋襪的。捨齋幢的。捨桌圍的。捨糧食的。捨醬醋的。比咱那武城縣的四爺還熱鬧哩。還有奶奶們托着買人事。請先生。常有十兩銀子來念的經。我尋思一遭兒。不做姑子。還做什麼。憑奶奶怎麼留我。我的主意定了。只是做姑子。若奶奶必欲不放我做姑子。我只得另做一樣罷了。衆夥伴道。你還要做甚麼。青梅道。除了做姑子。我只做鬼罷了。衆人你一言。我一語。都對着劉夫人說了。劉夫人道。我就依着這個風尼子。叫他做姑子。我說看着他要和尙要道士。叫官樛不出尿來哩。你教他看。往咱家走動。這些師傅們。那一個是要和尙要道士的。你叫他指出來。夥伴道。俺們也就似奶奶這話問他來。他說往咱家來的這些師傅們。那一個是不要和尙不要道士的。你也指出來。劉夫人道。了不的。了不的。這了頭瘋了。毀謗起佛爺的女兒們來了。不當家。不當家。快與他做道袍子。做唐巾。送他往南門上白衣庵裏。與大師傅做徒弟去。拿黃歷來看。四月八。就好了。洗佛的日子。趕着那日。買了袍。辦了物。劉夫人自己領了青梅。坐轎到了庵裏。大師傅收度做了徒弟。上面還有一個姓桂的師兄。叫做海潮。因此就與青梅起成海會。誰知自從海會到庵。

妨尅得大師傅。起初是病，後來是死。單與那海潮兩兄弟住持過活。海會沒了師傅，又遂了做姑子的志向。果然今日尚書府明朝宰相家，走進走出。那些大家奶奶們見了他，正真與他算計的一些不差。且又不消別人引進。只那劉家十親九眷，也就夠他周流列國，轍環天下，傳食於諸侯了。晁家新發戶人家，走動是不必說了。就是計氏娘家，雖然新經跌落，終是故舊人家。俗話說得好，富了貧，還穿三年綾。所以他還不會堵碁得這姑子的漏洞。這海會也常常走到計家。近年因晁大舍不在家中，往計氏家走動，覺得勤了些，也不過是騙件把衣裳說些閒話，倒也沒有一也分外的勾當做出來。後邊又有從景州來了一個尼姑，姓郭，年紀三十多歲，白胖胖，齊齊整整的一個婆娘。人說他原是個娼婦出家，其人伶俐乖巧，能言會道。下在海會白衣庵裏。海會這些熟識的奶奶家，都指引這郭尼姑，家家恭拜。因海會常往計氏家去，這郭尼姑也就與計氏甚是說得來。誰說這郭尼姑是個好人，件件做的都是好事。但是這個秃婆娘，伶俐得很，甚着人眉來眼去，占風使帆，到了人家，看得這位奶奶是個邪貨，他便有許多巧妙，領他走那邪路。若見得這家奶奶是有正經的，他便甚至誠誠，裝起河南程氏兩夫子的嘴臉來，合你講正心誠意。說王道迂闊的話，也會講顏淵請目的那半章書。所以那邪皮的奶奶，滿口讚揚他，就是那有道理有正經的奶奶，越發說他是個有道有行的真僧。只在這一兩日內，就要成佛作祖的了。那個計氏只生了一段不賢良降老公的心性，那狐精雖說他前世是一會上的人，却那些興妖作怪，爭奸取憐媚惑人的事，一些不會。所以晁大舍略略參商，即便開手。所以一些想頭也是沒有的。郭尼姑雖然來往，那邪念頭入不進去。珍哥聽了晁住娘子這些話，雖然沒了法，不做聲了。正還兜着豆子，只是尋鍋要炒哩，恰好那時六月六日，中門內吊了繩。珍哥看了人，正在那裏曬衣裳，只見海會在前，郭尼姑

在後。從計氏後邊出來。往外行走。珍哥大驚小怪。叫喚道。好鄉宦人家。好清門靜戶。好有根基的小姐。大白日赤天晌午。肥頭大耳。髯的道士。白胖壯實的和尚。一個個從屋裏出來。俺雖是沒根基。登台子養漢接客。俺斷不揀着那個模樣的人。像這臭牛鼻子臭禿驢子。俺就一萬年沒漢子。俺也不要他。嚷亂得不休。晁大舍正在西邊涼亭上晝寢。聽得這院裏嚷鬧。愕愕睜睜扒起來。趂了鞋來探問。珍哥脫不了。還是那些話。數罵不了。指着晁大舍的臉。千忘八。萬烏龜。還說怎麼得。那老娘子在家。叫他看看。好清門靜戶的根基。媳婦纔好。這要是我做了這事。可實實的剪了頭髮。剃了衣裳。賞與叫化子去了。還待留我口氣哩。晁大舍道。是真個麼。大晌午。什麼和尚道士。敢打這裏大拉拉的出去。珍哥道。你看這昏君忘八。沒的只我一個見來。這些了頭媳婦子們。正在天井曬衣裳。誰是沒見的。晁大舍問衆人。也有閉着嘴不做聲的。也有說道。影影約約。可不是個道士和尚出去了。也有說道。那裏是道士。是劉遊擊家的小青梅。晁大舍道。小青梅如今做了姑子。長的兇兇的。倒也像個道士。那個和尚可是誰。回說。那和尚不得認的。和青梅同走。只怕也只是個姑子。珍哥道。呸。只怕你家有這們大身量。肥頭大腦的姑子。晁大舍道。不消說。小青梅這奴才。慣替人家做牽頭。一定牽了和尚。裝做姑子進來了。快叫門上的來問。那日輪該曲九州管門。問他道。一個道士一個和尚。從那時進到後頭。方纔出去。你都見來沒有。曲九州道。什麼道士和尚。是劉奶奶家的小青梅。和個姑子。吃飯時進到奶奶後邊去了。剛纔出來。若是道士和尚。我爲甚麼放他進來。晁大舍道。那道士是小青梅。不消說了。那姑子可是誰。脫不了咱城裏這些禿老婆。你都認的。剛纔出去的可是誰。曲九州想了一想道。這個姑子不得認的。從來也沒見他。珍哥又望着曲九州呸了一口罵說。既不認的他。你怎就知他是個姑子。你護了他麼。曲九州道。沒的是和尚。

有這麼白淨。這們富態。珍哥道。墨黑越越的窮酸乞臉。倒不要他了。晁大舍跳了兩跳道。別都罷了。這忘八我當不成。快去叫了計老頭子爺兒兩個來。去不多時。把老計父子二人。只說計氏請他說話。詎得來家。晁大舍讓進廳房座定。老計道。姐夫來家。極待來看看。也沒臉來。說小女叫俺父子說話。俺到後邊。晁大舍道。不是令愛請你。是我請你來告訴件事。老計道。告訴甚麼。只怕是小女養了漢子。替姐夫掙上忘八官了。晁大舍道。不是這個。可說甚麼。你倒猜了一猜。卽猜着。遂將小青梅牽着個白胖齊整和尚。大飯時進來。晌天午出來。人所其見。你女諸凡不賢惠。這是人間老婆的常事。我捏着鼻子。受你的女。竟若幹起這事來了。俺雖是取唱的。那唱的入門爲正。甚是尊尊貴貴的。可是論語上的話。非禮不視。非禮不聽。非禮之言。非禮不動。替我掙不上忘八。你那閨女。倒是正經結髮。可幹這個事。請了你來商議。當官斷與你。也在你。你悄悄領了他去。也在你。那老計從從容容的說道。晁大舍兒。你消停。別把話逼得緊了。收不進去。小青梅今日清早。合景州來的郭尼子。從舍姪那院裏出來。往東來了。一定是往這裏來了。那郭姑子穿着油綠機上紗道袍子。藍蹻子。是也不是。咱城裏王府功臣大鄉宦家。他誰家沒進去。沒的都是小青梅牽進和尚去了。你既說出來了。這塊瓦兒要落地。你想你要說收兵。你就快收兵。小女也沒得着你做甚麼。這二三年也沒叫你添件衣裳。吃的還是俺家折糝。地內的糧食。你待要合我到官。我就合你到官講三句話。計大舅隨口接道。爺你見不透。他是已把良心死盡了。算計得就就的。你要不就他。他一着高低。把個妹子斷送了。他說要休就叫他休。咱家裏也有他吃的這碗飯哩。家裏住着。等晁大爺晁大娘可也有個回來的日子。咱合那知書達禮的講。咱如今和他說出甚麼青紅皂白來。你說合他到官。如今那個官是包丞相。他央探馬快手送進二三百兩銀去。再寫晁大爺的一封書遞



上那繙把假事做成真了。爺兒兩個告狀徒死。兒這纔死了咱哩。晁大相公任憑你主張。你待說休俺妹子。你寫下休書。我到家拾掇座屋。接俺妹子家去。這有什麼難處的事。你鄉宦人家。開口就說到官。你不知道俺這光棍小夥子。聽說見官。就嚇得溺醋哩。老計道。走。咱到後邊問聲你妹子去。回到後邊。誰知前邊反成一塊。後邊計氏還像做夢的一般。老計父子告訴了此事。把個計氏氣得發昏致命。口閉牙關。幾乎死去。待了半晌。方纔開口說道。我齊養着和尚來。只許他取娼的。沒的不許我養和尚。他既然撞見。定該把那和尚一把手拉住。怎麼把和尚放的走了。既是沒有和尚了。別說我養個和尚。我就養十個和尚。你只好瞪着眼生氣罷了。教他寫了休書。我就走。留戀一留戀。不算好老婆。爺和哥。且家去。明日早些來。咱說話。老計父子就出來了。到了大門。只見對門禹明吾。合縣裏值堂的楊太玄。在門口站着。商量着買李子。看見老計作揖說道。計老叔少會。來看晁大哥哩。計老氣得喘吁吁的。怎麼長。怎麼短。如今寫了休書。要休小女。俺如今到家拾掇座屋。接小女家去。禹明吾道。這可是見鬼。甚麼道士和尚。我正送出客來。看見海會合郭姑子從對門出來。兩個走到跟前。打了個問心待去。我說那海會師傅。他有頭髮。尙留一圈。那郭師傅已光着了頭。這們赤白大晌午沒得走去。快進家去。吃了晌飯。下下涼走。如今正在家裏吃飯哩。這晁大哥可是聽着人張眼露睛的沒要緊。那值堂的楊太玄接說道。大爺像有些不自從。晁相公來一般。禹明吾道。是因怎麼。楊太玄道。若是由學裏納監的相公們。舊規使帖子。若是白衣納監。舊規使手本。昨日晁相公使帖子拜大爺。大爺着了着。哼了一聲。把帖子往桌子底下。一推。也沒說什麼。禮也通沒收一點兒。正說着。只見計氏蓬鬆了頭。上穿着一件舊天藍紗衫。裏邊襯了一件小黃生絹衫。下面穿一條舊白軟紗裙。手裏擎了一把白晃晃的七首。從裏面高聲罵到大門裏面道。

忘八淫婦你出來。咱同着對了街坊上講講。俺雖是新搬來不久。以先的事。列位街坊不必說了。自忘八領了淫婦到任上去。將近一年。我在家養和尙養道士。有這事。沒這事。瞞不過列位街坊的眼目。方纔那海姑子郭姑子來家。走了走。說我大白日養着道士和尙。叫了俺爺合俺哥來。寫了休書休我。列位聽着。這海姑子郭姑子。咱城裏大家小戶。他誰家沒去。沒的都是和尙道士來。我也顧不得的甚麼體面不體面。同着列位高隣。同過往的鄉里。說個明白。我死了。好替俺那個窮老子窮哥。做做證見。賊忘八。你怎麼撞見道士和尙。從我屋裏出來。你也出來同着街里說個明白。你殺我休我。你也有名。你沒的縮着頭就是了。我不合淫婦對命。我嫌他低搭。我只合賊忘八說個明白。對了命。還要往街上跑出去。那個看門的曲九州跪在地下。兩隻手左攔右遮。叩頭央阻。珍哥把中門關頂得鐵桶相似。氣也不喘一聲。晁大舍將身閃在二門裏面。只叫道。曲九州。攔住你大奶奶。休與他出到街上。那走路的人。見了這等一個鄉宦大門內。一個年輕婦女撒潑。也只道是甚麼外邊的女人。有甚不平。却在街上。誰知就是晁大舍的娘子。立住了有上萬的人。禹明吾道。我們又不好上前勸得。還得計老叔計大哥去勸晁大嫂回裏面去。你兩來都是甚麼人家。成甚體面。老計道。看這光景。是勢不兩立了。我有甚麼臉嘴去勸他。那海姑子郭姑子。狂禹明吾家裏吃了飯。聽了這個緣故。出後門一溜煙去了。禹明吾跑到高四嫂家說道。對門晁大嫂家裏合氣罷了。跑出大街上來。甚不成體面。做男子人又不好去勸他。高四嫂。還得你去勸他進去。別人說不理他了。高四嫂道。我從頭裏要出去看看。爲使着手拐。那兩個醜不得去。一面提了根生絹裙穿着在外走來。到前面拜了兩拜。那晁氏生着氣。也只得還了兩禮。高四嫂道。晁大嫂。咱做女人的自己。不先佔個高地步。咱這話也說的響麼。憑大官人天大的。任你在家裏合他打下天來。沒人

管的，你一個鄉宦人家娘子，在這們深宅大院，恐怕裏邊裏不開，你跑到大街上了。他男子身上有狗毛，羞着他甚麼，咱做女人的，也要顧體面。你聽着我，你有話，家裏去講，我管叫他兩個替你陪禮。我叫他替你磕一百個頭，也只磕九十九個。我依他住了，我改了姓，不姓高，好晁大嫖。你聽着我說，快進去。這大街上不住的有官過，看見圍着這們些人，問其所以。那官沒見大官人，他兩個怎麼難爲你，只見你在街上撒潑，他官官相爲的，你也沒事。大官人也沒事，只怕追尋起他計老爺和他計舅來，就越發沒體面了。計氏聽了這話，雖然口裏強着，也有些道自己出來街上撒潑的不是，將計就計，被那高四嫂一面說，一面推到後邊去了。向着高四嫂逼前，澈後告訴了一遍。高四嫂道：有數的事，合他家裏理論，咱別分了，不是來。悄悄對着計氏耳朵道：只這跑到街上去罵，這件事也就休得過，說着起來，又拜了兩拜，回家去了。

## 第九回 匹婦含冤惟自縊 老嫗報怨狠投詞

高四嫂將晁大嫖勸進後邊家內，三句甜，兩句苦，把計氏勸他的出街上撒潑了。晁大舍自己心裏，也明知出去的原非和尚。那珍哥是瞎神搗鬼，捕影捉風的，但一來不敢別白那珍哥，二來此事，那計氏是降怕了的，乘了這個瑕疵，拿這件事來壓住他們，藉此好離門離戶，省得珍哥刺腦，好叫他快活過去，扶他爲正了。見那計氏父子說出話來，茁茁實實的沒些鬆氣，計氏是有性氣的人，豈肯受得這等冤屈的，所以晁大舍倒鐵槍頭截石塊，捲了槍鋒去了。但那計氏豈肯善罷干休，算計要把珍哥剝成肉醬，索性與大舍拚了性命，又轉想道：我這等一個身小力怯的婦人，怎麼力量下得這手，總然遂了志，女人殺害丈夫，不是好事，且萬一殺了

他自己死不及。落了人手。這苦便受不盡了。但只這個養道士和尚的污名。怎生消受。輾轉尋思道。命是畢竟拚他不成的。強橫在這裏。也甚是無謂。就等得公婆回來。那公婆怎替我遮蔽得風雨。總不如死了。倒也快活。定了九分九厘的主意。適值老計爺兒兩個先到了前邊。傳與晁大舍道。休書寫了不會。我來領閨女回去。晁大舍推說着了氣惱病。倒在床。等身子好了再商議罷。老計道。只怕不早斷決了。這事不止於和尚道士。只恐忘八戲子都要來哩。一邊說着。走進計氏後頭去了。計氏問道。昨高四婆子說。我昨日曩的時節。爺和哥還在對門合禹明吾說話來。老計道。可不是合禹明吾說着這件事。你就出去了。計氏道。禹明吾說怎麼來。老計道。海姑子合郭姑子從這裏出去。擦着禹明吾送出客來。禹明吾還說這等毒日頭。你兩個沒得晒麼。讓到家歇了涼去。你這裏反亂。那兩個姑子正還在禹明吾家喫飯哩。計氏從房裏取出一包袱東西來。解開放在桌上。說道。這是五十兩銀子。這是二兩葉子金。這是二兩珠子。俱是昨日俺婆婆却與我的。爹代我帶回家去。等我到家交與我。這三十兩碎銀子。是我這幾年餘的。這是一包子戴不着的首飾。兩副鐲子。合兩頂珍珠頭箍。合這雙金牌釵。哥代我帶回家去。也替我收着。把這匹藍緞子。快叫裁縫替我做件大袖衫子。這一疋水紅絹。叫裁縫替我裁個半大襖。剩下的。叫俺嫂子替我做件綿小衣裳。把這二斤絲棉絮上。剩下的。哥也暫收着。明日趕緊做好。送來與我。好收拾往家去。老計道。這等暑伏天氣。做這冬衣裳做甚麼。計氏道。你這句話就奈殺我。你管我做甚麼。我不快着。做了衣裳帶回家去。你爺兒兩個窮拉拉的。當了我的使了我。只好告了官兒罷了。我別的零碎東西。待我收拾在櫃裏。你明日着人來抬。做衣裳要緊。不留你吃飯罷。打發老計父子去了。在房收拾收拾。恰像真個回去一般。又發出了許多衣裳。一一都分散與服侍的這些養娘。養娘道。奶奶沒要緊。

把東西都分了去。大爺說道：要休也只要快活嘴罷了。老爺老奶奶明媒正禮。大爺娶的正頭妻上邊見放着老爺老奶奶。誰敢休。就是大爺休了。大奶奶你也不當回去。計氏道：依你這等說起來。憑着空中往外攆。沒的賴着人家罷。養娘道：自然沒人敢攆。計氏又叫他們從床下拉出那零碎散的一細錢來。也都分與那些服侍的人衆。說道：與你們做個思念。衆養娘道：就是奶奶回去住些時。也只好把這門鎖了。我們跟去服侍奶奶。難道又留個火烟在這裏。計氏道：我也不帶你們去。你們也自然要去的。說到中間。一個個都觀了天。約有辰牌時分。等莊上柴還不送到。不會做的早飯。計氏早已把那頂新轎。折下幾扇。燒鍋做飯。又把那轎扛。都用火燒的七斷八截的。養娘道：可惜的。燒了那舊轎。坐這頂新轎。却不好麼。計氏道：我休了。不是晁家人了。怎好坐晁家的轎。晁大舍打聽得計氏收拾要回娘家去。倒也得計。但又不知他幾時回去。到了六月初八晌午。老計父子果然做了衣裳。一一完備。用包裹包了。送與計氏。又喚了幾個人。來抬計氏的箱籠。計氏只挾着一個大包袱帶回說道：我想這幾件破櫃舊箱。值得幾個銅錢。被地方上看見。說你抵盜他的東西。不希罕他的罷了。老計道：你說的甚是。計氏道：我還不會收拾得完。大約只好明日回去。你爺兒兩個。明早且不要來。等我有人去喚。你方來接我。天氣熱。要速速搬發。我進房裏去。等我進了房。你有話再說不遲。昨日帶去那些東西。要用便用。再不可把我賣錢便了。老計道：聽你這話。你莫非思尋短見。你莫果然做出這事來。莫說他財大勢大。我敵他不過。就是敵得他過。他終沒有償命的理。你千萬聽我說。再三勸解了一番去了。又用那轎做柴燒。喫了午飯。傍晚計氏洗了浴。點了盤香。哭了一大場。大家收拾睡了。那些服侍的婆娘。死猪一般睡去。計氏起來。又使冷水洗了面。緊緊的梳了個頭。戴了不多幾件簪環戒指。纏得腳帶緊緊的。下面穿了新做的銀紅綿褲。

着內穿了一件月白綾襪主腰。一件天藍小襖。一件銀紅絹襖。一件月白大衫。外面方穿了那件新做的天藍緞大袖衫。將上一切衣裳鞋脚。用針線密密層層的縫着。口裏含着一塊金子。一塊銀子。拿了一條桃紅鸞帶。悄悄的開出門來。走到晁大舍中門廊下。在門枕上懸梁自縊。要不得兩盅熱茶時候。一縷香魂。早到鬼門關上去了。計氏在門外尋死。晁大舍正在枕邊與珍哥算計道。這是天不由他。我倒說休不成了。他却自己沒有面目要回娘家去住。等他去了。把那後邊房了開出到後門去。賃與人住。一來每月極少。也有三四兩房錢。二來又無此累。兩個你一言。我一語。說得快活得狠。到了黎明。叫了頭走去開門。好放家人媳婦進宅做飯。那了頭把門一開。大叫了一聲。倒在地下。再做聲不出了。晁大舍道。小夏景。甚麼的大叫。問了好幾聲。那了頭慌張着跑來說道。我開了門。見一個媳婦子扳着咱的門枕打滴溜哩。晁大舍道。你就不認得是誰。了頭道。我只一見。嚇殺了。那裏認得是誰。晁大舍道。那媳婦子如今在那裏。了頭道。如今還在門底下沒去哩。晁大舍一翻身扒起來。提上褲。跛了鞋。跑着往外說道。不好。後頭計家的弔殺了。到跟前看了一看。一點猜得不差。將手摸了摸口。冰涼的嘴。一些出氣兒也沒了。晁大舍慌了手脚。連忙叫起家人們來。叫把計氏放下。送到後邊停放。七手八脚。正待亂解。倒是家人李成名說道。不要解。快請計老爺父子來看過。才好卸尸。不過是弔死。若是解下停放着。昨日好好的個人。怎會今早就死了。說咱謀死。有口也難分。快着人請計老爺合計大舅。叫珍姨尋個去處躲躲。休在家裏。看他家女人們來尋着了。吃他的虧。那時小珍哥平時威風。已不知都往那裏去了。攏了攏頭。坎上個鬢髻。穿着一領家常半新不舊的生紗衫子。拖着一條舊月白羅裙。拉拉着兩隻舊鞋。兩個養娘敲開了禹明吾的門。把珍哥送進去了。計老頭睡到四更天氣。只是心驚肉跳。睡不着。直到五更將盡。方纔

合眼。只見計氏就穿着做的衣裳，頸子纏着一條羅紅帶子。走到跟前說道：爺我死了。你只是別要饒那淫婦。老計嚇了一身冷汗，方纔醒轉。只聽得計大官跑到老計窗下，說道：爺你快起來。俺妹子一定死了。做的夢不好。說起來合老計的夢。半星兒不差。爺兒兩個都叫喚了兩聲。正梳着頭。只見晁家的一個家人，外邊敲得門一片聲響。說大奶奶在家中請老爺合大舅快去哩。老計道：方纔你大奶奶穿着天藍大袖衫子，頸子拖拉着一根紅帶子。已是我到了我家了。我就去。火急梳上了頭。合計大官兩步只作了一步。跑到晁家。只見計氏正在晁大舍住房門上，尙還挂着哩。父子放開喉嚨，大叫喚了一頓。老計扯着晁大舍碰了一頓頭。晁大舍這時也沒了那些旺氣。只磕頭賠禮。聲聲說是快刀兒割不斷的親眷。只叫看他爹的分上。計老頭又進去尋那珍哥不着。格外暴躁。誰想到了這個時候。晁大舍像鼻涕一般。是不消說得。連那些狼虎家人、妖精僕婦，也都沒個敢上前支手舞脚的。計大官道：爺你早作主好了。如今妹子死了。他才做主遲了。枉自傷了親戚們的。和氣就不爲妹夫。也看晁大爺公母兩個的分上。你只管這樣。是待怎的。這樣大熱天。這是只管掛着的。老計想起計氏囑咐。說天氣熱。叫速速打發他進房去。待進了房。說話不遲。曉得兒子是大軸子裏小軸子。畫裏有畫的了。就依了兒子。束住口不罵了。也束住手不擦東搗西的了。計大官道：這使不的別人上前。妹夫你來抱着。待我上頭解繩。收拾停放了所在。晁大舍道：咱可停在那裏。不然還停在他住的明間裏罷。計大官有妹夫你沒的說家有長子哩。且你家的長兒媳婦。停後頭。明日出殯也不好走。開了正房。快打掃安停罷。快叫媳婦子們來抬尸。果前抬到正房明間。停放端正。計大官道：家裏有板沒有。晁大舍道：家裏雖有收下的幾付。只怕用不着的。計大官道：妹夫自己忖量。要差不多就使了也罷。要是念夫妻情分一場。叫人快買去。晁大舍道：就央大

舅領着人往南關魏家看付好的罷。正說着，偏那些木匠已都知道來了，跟到板店。一付八十兩的，一付一百七十兩的，一付三百兩的，計大官道：俺妹子雖是小人家閨女，却是大人家的娘子，也稱的這付好板。講了二百二十兩銀子。八個木匠，自己拏了三十兩的拐，又與計大官員成了三十兩謝禮。板店到手一百六十兩。雇了十來個人，扛的扛，抬的抬，到了宅內。七手八脚，就做起來。晁大舍見計大官說話圓通，倚了計大官爲靠山一般。莫說這板是二百二十兩，就是一千兩，也是情願出的。午後做完了，裏面掛了瀝青，原來冤屈死的尸首是不壞的。放到旁晚，一些也沒有壞動。雖是弔死，舌頭也不會伸出，眼睛也不會突出。倒比活的時節，減去了那許多的殺氣。却是善眉善眼的。計老只因漂蕩失了家事，原是舊族人家，三四個親姪，也還都是考起的秀才。房族中也還有許多成體面的人，當其時計家裏外的男婦，也不下二百多人，都來看計氏入了斂。停在正房明間，掛上白綾帳面，供上香案桌幃，一切停當。計大官跪下，謝了他計家的本族。起來說道：我的妹子，已是入了房了。咱們亂哄一個兒，外邊男人把晁大舍一個揪住，縛的縛，擒的擒，打桌椅，毀門窗，酒醋米麵，作賤了一回。一夥女人，拏棒箠的，拿鞭子，打的家前院後，床底下，柴垛下，尋打珍哥不着，把他臥房內打毀了個精光。叫晁大舍回了計家衆人，跪在當面，寫立服罪求饒文書，寫道：

立伏罪文約晁源。因娶娼婦珍哥爲妾，聽信珍哥讒言，時常凌逼正妻計氏，不與衣食，囚圍冷房，專常毆辱。本月初六日，因計氏容海姑子郭姑子到家，珍哥誣執計氏與道士和尚有奸，挑唆晁源，將計氏逼打休棄。計氏受屈不過，本日夜不知時分，用紅鸞帶在珍哥門上弔死。今蒙岳父看親戚情分，免行告官。晁源情願成禮治喪，不得苟簡。六月初八日晁源親筆。



將文書同衆看過。交付計老收了。計大官道。且叫他起去。還用着他發送妹子哩。留着咱慢慢的算帳。擺上酒來。請了對門禹明吾來陪。禹明吾道。計老。叔聽我一言。論令愛實死的苦。晁大哥也極有不是。但令愛已晁死了。令愛還要埋在他家坟裏。况你與晁老叔當初那樣的親家。比哥兄弟還不同。千萬看他老人家分上。只是叫晁大哥凡百的成禮。替令愛出齊整殯。往後把這打罵的事。別要行了。計老道。禹大哥。你要不說俺那親家倒還罷了。你要說起那刻薄老權兒。叨的來天下也少有。他從前做窮秀才時。我正做着那富貴公子哩。我那以前的周濟。咱別要提他。只說後來做了親家起。到他做了官止。這幾年裏。喫是俺的米。穿是俺的綿花。做酒是俺的黃米。年下蒸饅饅。可扁食是俺的麥子。插補房子。是俺的稻草。這是刊成板。年年進貢不絕的。及至他貢了。娶了小女過門。俺雖是跌落了。我還極力賠嫁。也不下五六百金的粧奩。我單單剩了四頃地。因小女沒了娘。母子怕供備不到他。還賠了一頃地與小女。後來他往京裏廷試。沒盤纏。我既這樣窮了。還把先母的一頂珠冠。換了三十八兩銀子。我一分也沒留下。全封送與他去。他還把小女的地賣了二十畝。又是四十兩。纔貢出來了。坐監候選。也將及一年。他那一家人吃的。也都是小女這一頃地裏的。如今做鄉宦了。有了無數的錢了。小輕薄就嫌媳婦兒醜。當不起他那大家。老輕薄就嫌親家窮。玷辱了鄉宦。合新親戚們坐不的。從判華亭這差。不多就是五年。他沒有四指大的個帖兒。一分銀子的禮物。稍來問我一聲。禹明吾道。據計老叔說將起來。難道晁老叔爲人。果然如此。計老道。好禹大哥。我沒的因小女沒了。就枉口拔舌的篡他。我同着這們些親戚。合他家的這們些管家們都聽着。枉說了人也不當家。他爺兒們的刻薄。也不止在我身上。咱城裏他那些舊親戚。他管甚麼有恩沒恩。他認的誰來。袁萬里家蓋造房屋。他一個鄉宦家。少什麼木頭。你沒的

泰承他送他二十根大松梁。他不收你。再三央及着他。袁萬里說：「你要收我的價。我收你的木頭。你如不肯收價。這木頭我也不好收的。」送了四十兩銀子。晁大官見收了。論平價。這木頭也值五六兩一根。昨日袁萬里沒了。說他該下木頭銀二百兩。三百兩。搯把着要連他的夫人。合七八歲的個孩子管家。都是呈子呈着。這人做不出來的事。禹大哥你是知道的。禹明吾道。這件事。晁大哥也沒得了便宜。叫大爺已受了個極沒體面。這事晁老叔也不得知道。是晁大哥幹的。計老道。這事晁親家不知道的事。別提。我再說一件晁親家知道的事。那一年得罪着辛翰林。不付應他夫馬。把他的龍節都失落了。辛翰林復命要上本參。剛撞着有他快手在京。聽見這事得七八百兩銀子。按捺咱縣裏鄭伯龍。正在京裏做兵馬快手。合他商議。鄭伯龍道：「虧你打聽。這事上不了本。壞了的哩。一個封王的符節。你擦在水裏。這是什麼頑用銀子。咱刷括那鄭伯龍。把自家現有的銀子。銀酒器首飾。婆子合兒婦的珠簾。刷括了淨。湊了八百兩銀子。把事按住了。後來零碎把銀子還了他。也沒收一厘一分的利錢。後來鄭伯龍幹陞了。向他借八百兩銀子。寫了兩張四百兩的文約。他把文約詎到手裏。銀子又沒與他。過了一年。晁大官兒拿着文書。問他要銀子。叫鄭伯龍要合他開老爺廟裏發牒哩。說誓哩。纔丟開手了。京裏數起來的東西。什麼是不貴的。這幾日差往京去的。一去就是五六個。七八個。都在鄭伯龍家管待。一住就是兩三月。晁大官兒自己去了二三遭。都在鄭伯龍家安歇。每日四碟八碗的款待。待要買什麼東西。丟個四指大的帖子與他。一五一十的買了將來。昨鄭伯龍回到家。晁大官兒連拜也沒拜他拜。水也沒與他口喝。他那年京裏坐監。害起傷寒來。那縣裏黃明庵在京。就是他兄弟一般。恐怕別人不用心。晝夜服侍了他四十日。新近往通州去看他。送了他大大的二兩銀。留吃了一頓飯。打發的來了。惱的在家害不好哩。告訴了

大家都起來散了。鬼大官被計家的人們打了一頓。也有好幾分吃重起不來。也沒打門旛。珍哥躲在禹明吾家。清早晚上都不敢出門。恐怕計家有人撞着要打。幸得與禹明吾都是舊相知。倒也不寂寞。禹明吾的娘子又往莊上看收稷子去了。禹明吾故此也不多着珍哥。老計與那些族人商議告狀。族人說：「這憑你自己主意。你自己忖量着。若單得過他。就告上狀。若忖量單不過他。趁着剛纔那個意思。做個半截漢子罷了。若是冬月。咱留着尸別要入殮。與他慢慢講話。這是什麼時候。只得入了殮。既入了殮。這事也就鬆了好幾分。那幾個秀才道：『說的什麼話。他拿着咱計家不當人。待生生的把個人逼殺了。就沒個人喘口氣。也叫人笑下大牙來。咱也要嫁閨女在人家哩。不與個樣子。都叫人家掐殺了罷。不消三心二意。明日就遞上狀。他那立的文書。就是供案。』老計道：『咱這狀子在那裏遞好。那些秀才道：『人命事。離不了縣裏。好往那裏遞去。』狀內竟說是珍哥逼勒的。吊殺了。不要說是打殺。問虛了。倒不好說。商議了。與衆人別過。老計父子也不會往家去。竟到了縣門口。尋着了寫狀的孫野鷄。與了他二錢銀子。央他寫狀。寫道：

告狀人計都。年五十九歲。本縣人。生爲賤妾。逼死正妻事。都女計氏。自幼嫁與晁源爲妻。回來和睦。不幸晁源富享百萬。貴爲監生。突嫌都女家貧貌醜。用銀八百兩另娶女戲班正旦珍哥爲妾。將都女囚圍冷房。斷絕衣食。不時捏故毆打。今月初六日。偶因師姑海會郭氏進門。珍哥造言都女奸通僧道。唆勸晁源。將都女拷打休棄。致女在珍哥門上吊死。痛女無辭屈死。鳴冤上告。計開被告晁源、珍哥、小梅、紅小杏花、小柳、青小桃花、小夏景、趙氏、楊氏、干證海會郭姑子、禹承先、高氏。

於六月初十日。候武城縣官陞了堂。盒出投文牌來。計老抱了牌跟遂去遞了。點過了名。發放外面看牌。

伺候。十一日將狀准。出差了兩個快手。一個伍小川。一個邵次湖。拘喚一千人犯。兩個差人先會過了計氏父子。方到晁家門上。人見是縣裏差人。不敢傲慢。請到廳上坐下。傳報晁大舍得知。晁大舍忍了痛。帶了頂孝頭巾。穿了一件白生羅道袍。出來相見。差人拿出票來看。就陪着款待了酒飯。席間告訴了前後事情。差人道：「吊死是真。這有甚帳。沒的有償命不成。只是太爺沒有正經行款。十條路。憑他老人家斷哩。晁相公你自己安排。明日也就該造訴狀了。要作別辭去。晁大舍取出二兩銀來說以後還要走哩。這點禮權當驢錢。明日遞回訴狀。尊意奉屈致敬。再商議別事。」差人虛遜了一遜。叫過他跟馬的人來。將銀收過。送別去了。即刻請過禹明。吾來商議。一面叫人往縣門前請了寫狀的宋欽。吾來與他說了緣故。送了他五錢銀子。留了他酒飯。宋欽吾寫道：

訴狀監生晁源。係現任北直通州知州晁思孝子。訴爲指命圖財事。不幸取刁惡計都女爲妻。本婦素性不賢。忤逆背倫。不可悉數。昨因家事小嫌。手持利刀。要殺源拚命。源因躲避。隨出大街撒潑。禹承先高氏等勸阻。自知理屈。無顏弔死。計都率領虎子計巴拉。并合族二百餘人。蜂擁入家。將源痛打幾死。門窗器皿。打毀無存。首飾衣服。搶劫一空。仍要詐財。反行刁告。鳴冤上訴。被訴計都。計巴拉。李氏。族棍二百餘人。干證禹承先。高氏。

於十二日赴武城縣遞准。命了票。仍給了原差拘喚。晁源雖有錢有勢。但甚是孤立。他平日相厚那些人。又都不是那老成有識見的人。脫不了都是幾個暴發戶。初生犢兒。別的倒有許多親朋。禁不得他父子們刻薄傲慢。那個肯強插來管他。真是個親戚畔乏的人。計老頭雖然窮了。族中也還成個體面。只看昨日入殮的

時節不招而來的，男婦不下二百多人，所以晁大官人也甚是有些着忙，但俗語說得好，天大的官司倒將來，使那天大的銀子抵將去，怕些甚麼。

## 第十回 恃富監生行賄賂 作威縣令受苞苴

計家族裏有個計三，是個貪財作惡的小人，還是老計的長輩。計家合族的人，雖是惡他，却有怕他。晁大舍見計老頭告准了狀，意思要着計三收兵。這日點燈以後，晁大舍封了二十兩銀子，叫晁住袖了。走到計三家去，央他做主講和，仍與老計一百兩銀子。作向日的粧奩，又分外與計巴拉二十兩，又將賠來粧奩的地，并晁老賣去的二十畝，都贖來退回去。誰知那計三竟大改氣節起來，說道：你要講和，自與你計大爺說。我雖是見了銀子，就似蒼蠅見血的一般，但我即將自己孫女賣錢使用，倒不怕惡人，倒有些怕那屈死的鬼。說了幾句，佯倘進門去了。晁住來回了話，晁大舍見事按捺不下，料道瞞不得爹娘，只得差了李成名星夜前往通州，報知晁老，要早發書搭救，恐怕輪了官司，折了氣分。一面下了請帖，擺了齊整酒席，請那兩個差人吃酒，每人送了四十兩銀子，跟馬的小廝，每人一兩，兩個的副差，每人五兩，買囑一班人，都與晁大舍如一個人相似。約定且不投文，專等通州書到。直至七月初二日，晁老寫了書，又差了晁鳳賚了許多銀子，同李成名回來打點。次早到了縣前，尋見了陰陽生，那陰陽生曉得是爲人命說分上的書，故意留難，足足講了六兩銀子，方纔與他投下。縣尹拆開書看了，大發雷霆，一片聲叫下書的陰陽生進去，打了十五個板子，又一片聲叫原差，那伍小川邵次湖見得不是好消息，自己不敢上去，叫了兩個外差回話。縣尹不由分說，一聲就要夾棍，說道：人命

重情。出了票二十日。不拘人赴審。容以犯到處徇情。你這兩個奴才。受了他多少錢。敢大胆弄法。兩個外差着實的強辯。說晁監生被計。都父子糾領了族人。打得傷重。至今不會起床。且是那告的婦女。多有詭名。證見禹承先。又往院裏上班去了。所以耽擱了投文。豈敢受賄容情。大尹道。且饒這兩個奴才一頓夾棍。限明日投文聽審。再敢故違。活活敲死。真是得放手時須放手。得饒人處且饒人。那伍小川兩個飛也似來見晁大舍。晁大舍已是曉得打了陰陽生。又要夾打原差。正沒理會時節。恰好兩個心腹差人到了。說道。晁相公。你聞得說來不會。可見收你幾兩銀子。都是買命的錢。方纔一頓夾死了。連使那銀子的人都沒了。你快自己拿出主意。不然這官司要輸了。晁大舍道。這個死是自己弔死的。況且殞殮了。這問出甚麼重情來。況且現任鄉宦人家。難道不看些體面。邵次湖道。怎好不看體面。若果真不看體面時節。適纔那陰陽生。足足還得十五板哩。晁大舍道。我曉得這意思了。却是怎麼進去。伍小川道。有我兩人。怕他怎麼東西進不去。晁大舍道。這約得若干。伍小川道。這不得千金。少了拿不住他。商量算計。講了上下使用。通共七百兩銀子。兩個差人去了。約在晚夕回話。兩個同到了小川家裏。用一紙摺寫道。

快手小的伍望道。邵強仁稟叩老爺臺下。監生晁源一起人犯拘齊。現在聽審。上邊寫了七月。下邊寫了個日字。中間該標判所在。却小小寫五百二字。

這是那武城縣近日過付的暗號。若是官准了。却在那五百二字上面。濃濃的使硃筆標一個日子。發將出來。那過付的人。自有妙法。人不知。鬼不覺。交到裏面。若官看了嫌少。把那丟在一邊不發出來。那辦事的自然會了意。從新另講。那日這兩個差人。打進帖子。雖在那五百上面也標了個日子。旁邊却又批了一行硃字。

道。速再換葉金六十兩。立等粧修聖像應用。即日交進領價。兩個把與晁大舍看了。只得一一應承。差了人各處當鋪錢莊。分頭尋覓足色足數金銀。分文不少。托得二人交付進去。那使用的二百兩銀子。與了那遞傳的管家五十兩。分與兩個外差每人十兩。又與那兩個跟馬的每人一兩。其餘的兩個差人。都均分入了己。次早拘齊了一千人犯。投了文。隨出了牌。第一起就是犯人晁源等一千人等。打了二梆。俱到了縣前伺候。晁大舍又拿了一二十吊銅錢。托那伍小川兩個在衙門一切上下使用。計家因是原告。雖也略使用些。數却不多。只是那晁大舍裏外外把錢都使得透了。那些衙門裏的人。把他倒也不像個犯人。恰像是個鄉老先生去拜縣官的一般。讓到寅賓館裏。一把高背椅子坐了一個小廝打了扇。許多家人前呼後擁護衛了。兩個原差把那些婦女們都讓到寅賓館。請廳堂後面一座亭子上坐了。不歇的招房來送西瓜。刑房來送果子。看寅賓館的老人遞茶。真是應接不暇。伺候了多時。縣尹方纔上堂。門子擊了雲板。庫夫擊了上堂鼓。開了儀門。晁源等一千人在二門裏照牌跪下。上面頭一個叫禹承先。原差跪過去回話道。他屯院書吏。上班去了。又叫高氏。縣尹道。高氏你要實說。若你偏向。我這拶子是不容情的。高氏說。這個老爺可是沒要緊。俺是根基人家的婆娘。你憑什麼拶我。縣尹道。一個官要拶就拶。管你什麼根基不根基。高氏道。這也難道八個金剛。可擡得動個理字哩。大尹道。話是這等說。你實說就罷了。拶你做甚。那計氏怎的吊死。你可說來。高氏道。那計氏怎麼吊死。我却不懂。只是他頭一日。嚷我會勸他。大尹道。你就把那嚷的事。說個詳細。高氏道。我合晁家對着門住。因他是鄉宦人家。誰合他低三下四的。故從來沒到他家。只有年前十一月裏。計氏來到大門上看晁大官人去打圍。因此見了他一面。還合街上那些婆娘到跟前站着。說了一會話。昨日我在家裏又着禪子。手拐着幾個繭。只

聽得街上一片聲音的嚷。我問孩子們是怎麼。孩子們說是對門晁相公娘子家裏鬪氣。那一片聲音是走路站着的人叫。我說可是獻醜。他門鄉宦人家的媳婦。年小小的。也不顧人笑話。這是怎麼了。心裏極待要去看看。只爲使着手沒得出去。待了一大會。只見隣舍家禹明吾來說。對門晁大嫂家裏鬪氣。跑到街上來嚷。成甚麼模樣。俺男子們不好上前勸他。高四嫂你不去勸他進去。別人也勸不下他。說着又道。這話長哩。隔着層夏布褲子。墊了跛羅蓋子慌。我起來說罷。大尹道。你就起來。旁裏站着說。高氏接說道。叫我說。我從頭裏就待出去着。只爲使着這兩隻手。一邊說着。一邊滴溜着裙子。穿着往外走。那街上擠的人多。擠得難走。叫我一隻手托胸。一隻手推着。到了他門上了。拗着計氏在大門裏頭。手裏擎着刀子。一片聲只合待忘八淫婦拚命。大尹道。他罵誰是忘八淫婦。高氏道。忘八那就是晁大官人。淫婦那就是小珍哥。大尹道。小珍哥是甚麼人。高氏道。是晁大官人娶的唱的。大尹道。是那裏唱的。高氏道。老爺你又來問了。你就沒合他吃過酒。就沒看他唱戲。大尹道。胡說。你再說。他罵着又怎樣的。高氏道。叫我到了跟前。我說晁大嫂。咱們做女人的不佔個高枝兒。這嘴也說的響。也是降漢了麼。你不當跑到街上來。這是做女人的事麼。快點進去。有話家裏說。他對着我待告訴。我說這裏我不耐煩聽。你到家裏告訴我罷。他又說怎麼聽着淫婦挑唆要休我。我合着他說道。快點進去。只這在街上撒潑。也或休得過了。我一邊說。一邊就推的進去了。大尹道。那時晁源等在那裏。高氏道。那時這晁源在家裏。聞得鬧嚷。却在門內陪着。大尹說道。晁源看着怎麼說。高氏道。晁大官人陪着。教人攔住大奶奶。休要放他往街去鬧嚷。攸關體面。那計氏在大門上。只管嚷罵。晁源躲在門後聽他言語。也不出來勸阻。大尹道。如此看來。那晁大官也怕他了。還有什麼不出的氣。自己吊死。高氏道。你們這糊塗老爺。比方有人冤枉你。



怎麼要錢。怎麼酷刻。甚至無從哭訴。再要裝頭裝脚的說他。那屈枉你的人。還肯照着哩。大尹笑了。笑迎當時。晁大官合他進去了。不會。高氏道。我拉他進去的。我這是頭一遭的進去。他讓我坐下了。我說你有甚麼冤屈的氣。你不妨告訴我。出出你那冤氣。他說一個連毛姑娘。那個海會。原是他親戚家的了頭。後來出了家。又一個景州來的姑子。姓郭。從清早到了他家裏。坐到晌午去了。會從珍哥門口經過。大尹道。那珍哥不與計氏同住麼。高氏道。住却在一宅。不過爾爲爾。我爲我。珍哥在前頭住。計氏在後院住。大尹道。那晁源同誰住。高氏道。他若兩面裏住着。倒也好了。奈不到後頭。只在前邊。合珍哥同住。大尹道。你再說打珍哥門首。却是怎樣。高氏接說。珍哥撞見了。就嚷將起來。說海會是個道士。郭姑子是個和尚。都是計氏日與共食。夜與共眠。且光天化日之下。也不避人。可該拿出個主意。別要聽他做出這等事來。使人聽見。已是耳朵難聞了。他爺合他哥來。要休了他家去。一個女人家受了如此冤屈。這養漢是什麼事。不叫人着意麼。大尹道。只怕是道士和尚。不是姑子。這也是有的。高氏道。老爺你就沒的說。那個叫海會。原是劉遊擊家的了頭。名叫小青梅。那景州來的郭姑子。這城裏大家小戶。誰家沒到他。他便到咱家走走。固亦無妨。大尹問道。那計氏可是幾時吊死。高氏道。我勸他了出來後。不知他是怎麼吊死了。大尹道。那計氏也會對着你說。要尋死的話麼。高氏道。他沒說自己尋死。他只說要與晁大官人和珍哥鬧一鬧。大尹道。我曉得了。你且立在一邊去罷。就叫一千人都上來。喚海會問道。你是那裏人。回道是景州人。問說你來這裏做甚麼。回說景州高尙書太太。有書薦與這蔣皇親蔣太太。往過夏到秋間。往泰山頂上燒香。大尹道。你這們一個胖女人。怎麼倒並不見有孀。郭姑子把手往衫裏邊將抹胸往下一扯。兩個孀支着那衫子。高高的顯出來。大尹道。郭姑子。你既來投托蔣太太。你在蔣府裏靜坐罷。

了。你却到東到西去串人家。致他們家敗人亡。這兩個該每人一撈一百敲纔是我。且饒你。免你問罪。各罰穀二十石。兩個姑子道。出家人向人募化着吃。還趕不上嘴哩。那有二十石穀來。這就剝了骨頭。也上不來。大尹道。呆奴才。便宜你多着哩。你指着這個緣由。沿門募化。你還不知得多少哩。那兩個姑子。果然就承認了。大尹又叫晁源。你是個宦家子弟。又是個監生。不安分過日子。却娶那娼婦做甚麼。以致正妻縊死。這事略一深求。你兩個都該償命。晁源道。監生妻。這本縣城內。也是第一個不賢之婦。又兼父兄不良。逐日挑唆。監生何敢凌虐他。大尹道。你娶娼婦。他獨不禁住你。有甚不賢。論你兩事。都是行止有虧。免你招部除名。罰銀一百兩。修理文廟。珍哥雖免了。他出官。量罰銀三十兩賑濟。又叫小梅紅小杏花小柳青小桃紅小夏景趙氏楊氏問道。這兩個婦人。是晁源甚麼人。趙氏道。俺兩個都是管家娘子。大尹道。你這七個女人。倒是饒不得的。你們都在那裏。憑着主母縊死。也不呼救。拿七把拶子上來。一齊拶起。兩邊皂隸一齊吶了聲喊。拿着七把拶子。亂扯那丫頭們的手。把拶子套上。拶的那七八個婆娘。鬼哭狼號的叫喊。大尹道。且都饒了。每人罰銀五兩賑濟。又呼計都計巴拉。大尹道。你這兩個奴才。可惡的極了。一個女子在人家。不教道他學好。却挑唆他撒潑不賢。這是怎說。人家娶妾娶娼。都是常事。那裏爲正的。拿着刀往當街撒潑。你分明是你叫女兒死的人家。怕了。好將銀子與你受用。你也好乘機詐財。一邊說。一邊就去籤筒裏抓籤。計老道。這個老爺也要察訪個真實。只聽了晁源一面之詞。也就不顧衆論。晁源家是鄉宦。小的雖不才。也是鄉宦的兒子。城中這些大小鄉宦。也都是小的至親。人家一個女兒。嫁與人家靠夫作主。只指望叫他翁姑歡喜。夫妻和睦。永遠過好日子。豈有挑他不賢之事。誰說娶妾娶娼的沒有。却也有上下之分。嫡庶之別。難道就大小易位。冠履倒置。那賤妾珠錦僭分。鼎食大

烹。把正妻囚在冷房。衣不蔽體。食不充腸。一個大年下。連個鑊鑊皮子也不會有一個。這也只像死了的一般。還不肯放鬆一步。必欲剪草除根。聽信那娼婦平地生波。誣枉通姦和尚道士。這個養廉的名。豈是婦人肯屈受的。如今這兩個姑子。現在老爺着人驗他一驗。若真是個和尚道士。就該處置計氏。縱然計氏死了。却坐罪於小的。小的死也無辭。若驗得不是和尚道士。娼婦把舌劍殺人。這也就是他殺一般。老爺連官也不叫他出一出。甚麼是良婦家女。恐怕失了體面不成。大尹道。你說囚在冷房。有何憑據。不給他衣食。你女兒這幾年。却是怎麼過度。計老道。他便六千銀子。新買的是某尚書府宅。有八層大房。他與娼婦在第二層住。計氏領了兩個丫頭。一個老嫗。在七層裏住。中間隔着幾層空房。若不是後邊有井。連水也沒得吃的。計氏嫁去。小的淡薄粧奩。也不下六百餘兩。因他沒了母親。分外又賠了一頃地。如今這連年以來。計氏穿的就是嫁衣。吃的就是這一頃地內所出。又爲晁鄉宦上京廷試。賣去了二十畝。大尹道。看你這個窮花子。一片刁詞。計老接道。老爺不要只論眼下。小的是富貴了纔貧賤的。他家是貧賤了纔富貴。小的怎麼便是花子。那高四嫂在東邊老遠的站着。走近前來說道。他說的到是實話哩。他雖是窮了。根基好着哩。俺城裏大家小戶。誰不知道計會元家。大尹道。可惡。走出去。那皂隸拿着板子。就要打下來。那高氏道。我出去就是了。火熱熱的。誰好意在這裏哩。你拿紅字黑押的。受財得賄。恃勢凌人。恐後來難逃天網。口裏喃喃的一邊走。一邊罵出去了。大尹又接道。計都計巴拉。暫饒你打。也免問罪。每人量罰大紙四刀。你道怎麼叫是大紙。就是那花紅毛邊紙的名色。雖是罰紙。却是折銀。做成了舊規。每刀必需折銀六兩。計老計巴拉爺兒兩個。六八四十八。共該上納四十八兩銀子。庫裏加二五秤收。又得十兩了。老計却不慌不忙稟道。這紙叫誰與小的上。大尹道。你自己上納。老計道。

這八刀紙。六十兩銀。攪纏不下來。就是剮了肉。只怕也還沒有六十兩重哩。那裏像姑子好去人家募化。小的却往那裏募化。大尹把眉頭蹙了一蹙。道。叫晁源他。一頃地。原是他女兒的粧奩。他女兒既沒了。這地要退與他。好叫他變了上紙價。晁源道。公祖不要聽他詭稟。他窮的飯也沒得吃。那有一頃地賠女兒。計氏種的這一頃地。原是監生家自己的。計老道。是那一年有的。用了多少價。原是何人。原契在那裏。實徵上。是那個的名字。說得晁源閉口無言。強辯不來。大尹道。你前已賣過的。二十畝罷了。現在的八十畝。即日退還。分付了免供。將一千人犯。分付出去了。也有說問得好的。也有怨生恨死的。也有呪罵的。這都是常事。不消細說。却說晁源問結了官司。那平素所作所爲的傲性。依然又是萬丈高了。從那縣裏回來。也就把珍哥從對面接得回來。到了次日。兩個差人來到晁家。晁大舍千恩萬謝。感不盡言。多蒙指教。打了上風官司。感設款待。約定了十一日。去往縣裏。上納那罰的銀子。除自己那一百兩。是不必說得。其餘珍哥三十兩。小桃紅七個的三十五兩。高氏的五兩。脫不了。都是晁大舍代上。晁大舍道。別的都罷了。只替老高婆子這五個銀子。氣他不過。不是太爺教人打下。他還不知有多少話哩。差人道。我拿票子到他家。他多說多話。不肯繳出。晁大舍道。我是這說。咱惹他女大蟲。做甚麼。你看不見太爺也有幾分讓。他。這要換了第二個婆娘。太爺撈不出他的心來哩。差人道。晁相公你見的。真。太爺也思量那老婆不是個善人兒。故此叫相公替他上了穀價。差人又問那八十畝地。幾時退與他。好叫他變轉了上紙價。晁大舍道。地是與他。只早哩。他得了地。拏一半地賣了。作了繳紙價。他到俐亮仗賴二位哥下狠催。他。逼他逼兒。出出氣。差人道。只是地不退與他。取不出領狀來。怎麼繳票子。晁大舍道。這也只十來日的帳。而沒的逼他半年十個月哩。說着也就作別散了。

第十一回 晁大嫂顯魂附話 貪酷吏見鬼生瘡

那珍哥在禹明吾家躲了一個多月。回到家來，見打了得勝官司。又計氏在的時候，雖然就如那後來的周天子一般，那些強悍的諸候，畢竟也還有些拘束。今計氏死了，那珍哥就如沒了王的蜜蜂一般，在家裏喝神斷鬼，罵家人媳婦，打了頭，賣他的那老鴛子，都做了親戚來往，人都稱他做老娘。晁大舍略有觸犯着他，便撒潑個不了。比那計氏初年降老公的法，更利害十倍。晁大舍那起初怕計氏的光景，更自不同。先年計氏與婆婆商量了，要往緊隔壁娘娘廟裏燒燒香，晁大舍也還敢說出兩句話，攔阻不許他去。如今珍哥要遊湖，合了伴就說遊湖，合伴要去遊萬仙山，就去遊萬仙山，又再往十王殿去，坐着大轎就去，沒人攔得。也還常往鴛子家行走，適值一個孔舉人，原是晁家的親戚，他家裏有了喪事，晁家既然計氏沒了，便沒有堂客去吊孝，也自罷休。那少得珍哥一個，只因有了許多珠翠首飾，錦繡衣裳，沒處去施展，要穿戴了去孔家吊孝。晁大舍便極口依隨，收拾了大轎，撥了兩個丫頭，兩個家人娘子。珍哥穿戴的甚是齊整，前呼後擁，到了孔家二門內，下了轎，司門的敲了兩下鼓。孔舉人娘子忙忙的接出來，認得是珍哥，便縮住了脚，不往前走。等珍哥走到跟前，往靈前行過了禮。孔舉人娘子大落落，謝待不謝的謝了一謝，也只得勉強讓坐吃茶。孔舉人娘子道：人報說晁大奶奶來了，叫我心裏疑惑，道晁親家是幾時續娶了親家婆，怎麼就有了晁奶奶了。原來可是你沒的，是扶過堂屋了。我替晁親家算計，還該另娶個正經親家婆，親家們好相處。正說間，只見又是兩下鼓，報是堂客吊孝。孔舉人娘子發話道：看真着些，休得又是晁奶奶來了。孔舉人娘子雖口裏說着，身子往外飛跑的迎

接。吊過了孝。恭恭敬敬作謝。不以待那珍哥的禮數。讓進待茶。却是蕭鄉宦的夫人合兒婦。穿戴的倒也大。不如那珍哥。跟從的倒也甚是寥落。見了珍哥。彼此拜了幾拜。問孔舉人娘子道。這一位是那一個親家。雖是面善。這會想不起來了。孔舉人娘子道。可道面善。這是晁親家寵夫人。蕭夫人道。呵。發變的。我就不認得了。到底那蕭夫人生成不似那孔舉人娘子。少年輕薄。隨又與珍哥拜了兩拜。說道。恭喜你。讓坐之間。珍哥的臉。就如三月的花園。一搭青。一搭紫。一搭綠。一搭紅。要別了起身。蕭夫人道。你沒的是怪我麼。怎的見我來了。就去珍哥說。家裏事忙。改日再會。孔舉人娘子也沒往外送他。倒又是蕭夫人說。還着個人往外送送兒。孔舉人娘子道。這個客我不送罷。另叫了一個助忙的老婆子吩咐道。你去送送親家的奶奶。珍哥出去了。蕭夫人道。出挑的。比往時越發標致。我竟不認的他了。想是扶了堂屋了。孔舉人娘子道。晁親家沒正經。叫他出來做甚麼。叫人家低了不是。高了不是。我等後晌。合那司鼓的算帳。一片聲是晁奶奶來了。我即說晁親家幾時續了絃。慌的我往外跑不迭。見了可是他。我也沒大理他。蕭夫人道。司鼓的。只見坐着這個大轎。跟着這們些人。他知道是誰人爲咱家來。休管他貴賤。一例看待。他後來爲咱家沒的理他。纔知道。再說珍哥打扮的神仙一般。指望那孔家大大小小。不知怎麼相待。却受了個沒趣。回到家裏。虎着臉。撇着嘴。長吁短氣不止。晁大舍不知是怎麼緣故。低三下四的相問。珍哥道。人家身上不自在。還來絮叨個不了。想起來做小老婆的低搭。還是幹那舊營生。正沒好氣。兜着豆子尋炒。那個李成名的娘子。一些眉眼高低不識。叫那晁住的娘子。來問他量米做午飯。那晁住娘子。是劉六劉七裏革出來的婆娘。他肯去擦蜂吃螫。說道。你不好問去。只是指使我。那李成名娘子。合該造化低。撞在他網裏。夾着個簸箕。擎個升斗。走到跟前。問珍姨量米做飯。那珍哥二目圓睜。雙

眉倒豎。恨不得把那一萬句的罵，做成一句，把那李成名娘子罵的立刻化成了膿血。還像解不過他的恨來。罵道：放你家驢子狗臭屁。什麼珍姨假姨。你願就叫聲奶奶。你不願叫。滾得遠去。什麼是珍姨珍姨。賊奴才。你家裏有這個幾個珍姨。常時還說有那死材私窠子哩。你胡叫亂叫的罷了。如今那死材私窠子已是沒了。還是珍姨珍姨的。自家奴才淫婦。擎着我不當人。怎麼叫別人不鄙賤我。賊忘八可說你把那腸子收拾得緊緊的。你縱着奴才淫婦們輕慢我。你待指望另尋老婆。可是孔家的那淡嘴私窠子的話麼。只怕我攪亂的。叫你九祖不得昇天。別說你另娶大老婆在我上頭。只怕你娶小老婆在我下頭。我還不依你。從今後我不依你。叫人叫我珍姨。我也不依。把那死材私窠子停在正房哩。快叫人替我搬到後頭廂房內丟着去。把那白綾帳子擎下來。待我做夾布子使哩。一聲叫人掀那計氏棺材。晁大舍道：你且稍停。這事也壞沒了哩。計老頭子爺兒兩個。外邊發的像醬塊一般。說要在巡道告狀。他進御本。我不怕他。我只怕他有巡道只一狀。他若下狠手。咱使什麼銀錢是按的下來。什麼分上是說的下來。就像包丞相似的也難哩。珍哥道：沒那放屁。我打殺那私窠子來。抖出那私窠子翻尸檢骨。若有傷我與他償命。若沒有傷。我把那私窠子的骨殖燒成灰撒了。又把自己的嘴上。着實打了幾個嘴巴。改了聲音說道：賤賊淫婦。你掀誰的材。你待把誰的骨殖燒成灰撒。賊欺心淫婦。我倒說你那禍在眼底。下近了。叫你自家作罷。我慢等。等着忘八淫婦。你倒要掀我的材。燒我的骨殖。把我的帳子做夾布子使。又刮刮的打了一頓嘴巴。那嘴漸漸紫腫起來。晁住媳婦道：不好。這是大奶奶附下來了。你聽這那是珍姨的聲音。這不通是大奶奶的聲音麼。咱們都過來跪着。珍哥道：他嗔你叫他珍姨。你又叫他珍姨。淫婦不跪着。你替他跪着。替我打五十個嘴巴。數着打。珍哥果然走到下面。跪得直挺挺的。自己一二三

四五六數着。自己把嘴每邊打了二十五下。打得像那獼猴屁股尖的紅將起來。珍哥又道。擄賊淫婦的毛。珍哥果然自己一把。一把。將那頭髮大辮擄將下來。那些了頭媳婦跪了一地。與他磕頭拜。只是求饒。珍哥道。你這些欺心的奴才們。己身難保。還敢替別人告饒。那些了頭媳婦們。搗的頭梆梆的響。告道。大奶奶。你活着爲人。人心裏的事。你或者還不知道。如今死了爲神。人心裏誰有良心。誰沒良心。大奶奶。你沒得還不知道哩。自從你大奶奶不在了。俺們那個沒替你老人家冤屈。誰敢欺心。珍哥道。老婆們別要強辯。怎麼我的兩個了頭。落在你手哩。你大家趕溫麵烙火燒吃。你與我那了頭掃米湯。李成名媳婦子拾了我的冠子。爲甚麼叫你的孩子擎着當毬踢。聽了那淫婦的主意。連一口湯飯也不與我供養。奴才主子。一樣欺心。把那淫婦的衣裳剝了。珍哥果然把自己的衣裳。上身脫得精光。露着白體體的一身肉。兩個飽飽的嫻。晁大舍在旁邊看了。嚇得癱去了一般。珍哥道。賊淫婦。你有甚麼廉恥。把褲子也剝了。那些媳婦子們亂磕頭禱告。奶奶只將就這條褲子罷。赤條條的跪在奶奶跟前。沒的奶奶就好看麼。望着晁大舍道。老爺你還站着哩。快來跪着奶奶。大家替他告告。珍哥正待脫褲。又自己道。饒這淫婦不脫褲罷。晁大舍也直撇兒似的跪着。說我那日誤聽了別人的話。後來說得明白。我就罷了。你自己沒有忍性。尋了無常。我使二三百兩銀子買板。使白綾做帳子。算計着發送你哩。珍哥道。我希罕你使白綾做帳子。叫人氣不過要擎下來做夾布子。你家裏作惡。罵大罵小的罷了。他破口私長窠短的罵孔家親家婆。你聽的下去。你就鼻子裏的氣兒沒一聲。你致死了。我還沒償命。又使銀子要裁派殺我的爹。合我的哥。那日審官司的時節。不是俺爺爺計會元央了。值日功曹護着。豈不被賊官一頓板子。殺了。晁大舍只是磕頭說。你既爲神。只合這凡人們一般見識做甚。你請退了神。我與你念十日經。還



使二百兩銀子買榔打灰。退與他老爺的地。我豈再敢欺一點心兒。你就附着我。珍哥道。我爲什麼附着你。你正經的冤家。不久就來尋你。你能有幾日好運哩。我合你做惡人。晁大舍道。我合你夫妻一場。也有好來。你休合我一般見識。你還暗中保護着我。我好與你燒香撥火的。珍哥道。快燒紙灌漿水。送到我中房裏去。就是這奴才。不是欺心的極了。我也只等着別人處置。也不合他一般見識的。燒了許多楮錠。潑了兩瓢漿水。又到靈柩前燒香焚紙。自此一日兩餐上供。再不敢怠慢。再也不敢來處置那計老的父子。珍哥住了口。一頭倒在地下。就如那中惡的一般。打得那臉與溫元帥相似。也不會與他穿衣裳。就抬到床上。蓋了被單。昏迷不省的睡去。直到那掌燈的時節。漸漸的醒來。週身就如綑綁了一月。打了幾千的一般痛楚。那臉上脹痛得難忍。日間的事。一些也不記的。旁人一一與他學了。要了鏡來。燈下照了一照。自己嚇了一驚。雖是罷了。心裏還有些昏迷。身子就如在半空中駕雲的一般。差了人挨出門。問楊古月要了一貼安神益志定魄湯來吃了。次日還甚是狼狽。再說伍小川邵次湖。晁大舍一班男婦罰的銀子。依了限期。早早的完了。那兩個姑子。果然依了那縣尹的話。沿門抄化。三兩的。五兩的。那些大人家奶奶佈施個不了。除每人上了十兩。加了二兩五錢火耗。每人還剩二三十兩入己。替那大尹念佛不盡的。只是那計都父子。八刀大紙。通共得六十兩銀子。方可完事。總然計氏與了那幾兩銀子。怎便好就拏出來使得。單等晁大官退出地來。賣了上官。晁大舍道。大尹只斷退地。不會帶斷青苗。如今地內黃黑豆未收。等收了豆。十月內交不遲。千方百計勒措。那伍小川兩個受了晁大舍的囑託。那凌辱作賤。一千個也形容不盡。那衙役惡處。一日又到了計家。計都的父子。俱恰不在。那伍小川就要把計巴拉的娘子拏出去見官監比。正在那裏行兇。計巴拉到了。好央歹央。略略有些軟煎。計巴拉

道。晁家的銀子。定是了完。那兩個姑子的銀子。一定也還未完。難道只我父子兩人相欠。伍小川怒恨恨的。從襪桶內拿出一個小書夾來。打開書夾。許多票內。揀出那張發落票來。一千人并那兩個姑子的名下。都打了銷訖的字樣。只有計都計巴拉的名字上。不會完納。與計巴拉看了。說道。若不是單單剩了你父子的。我爲甚這等着極。完了事。難道就不是朋友親戚了。一邊說一邊收起那個書夾。往襪桶裏去放。誰想那書夾不會放進襪內。虛放了一放。掉落地上。計巴拉捫布裙帶子解開結。把肚凹了一凹。往前走了一走。把布裙掉了。堆在地下拾裙。把那書夾拾在袖內。伍小川還裝腔作怪的約了三日去完銀。若再遲延。定然稟了官。拿出家屬去監比。送出伍小川去了。拿到自己房內開了書夾看時。內稟牌票。不下一百多張。也有拿人的。也有發落的。有又一摺拜帖紙。上面寫道。晁源一起拘齊。現在聽審。旁邊硃筆批了。再換葉子赤金六十兩粧修聖像。即日送進領價。計巴拉道。如何要換金子。却寫在這個帖紙上。又想起那一日在錢莊上換錢。晁住正在那錢莊上換金子。見我走到跟前。他便說。轉來講話。你且打發錢。找問那錢莊上的人。晁住在此作甚。他說有數兩金子。正在要換。講價不對。想還要轉來哩。我問道。你換金子做甚麼用。他說道。那曉得做甚麼用。只見他滿城裏尋金子。說得五六十兩纔夠。又用得甚急。誰想是幹這個營生。伍聖道。這兩個狗養的。也作賤的我們夠了。今日失落了這些官票。且有些不自在哩。又想到。這伍聖道比邵強仁還兇惡哩。他一定知道是我拾了。回將來若要不得。定是用強拽檢。若被他搜將出來。他賴我是打奪他的官票。事反不美。看了一看。把眠床掀起一頭。揭開了一個磚。搬了個洞。把這書夾放在內。依舊用磚砌好了。把床脚安在磚上。一些也看不出。剛剛收拾得完。只見伍小川同邵次湖并兩個外差。伍小川的老婆兒媳婦兩個。出了嫁的女兒。風火一般趕將進來。伍小川

把計巴拉兩頭。碰得發昏。口說你推拾布裙把我襪子割破。取了我的牌夾。你要好好還我。一面叫他那些女將。到計巴拉婆子身上。臥房裏沒一處不搜到。外面將計巴拉渾身搜檢。那裏有一些影響。計巴拉道。這不是活活見鬼。你若剛纔搜得出來。我只好死在你身上罷了。你既搜不出來。你却如何領了這許多人。不分裏外。把婦人身上。却仔細摸過。拿了一面洗臉銅盆。把街門倒扣了。敲起盆來喊道。快手伍小川。領了另婦。白日抄沒人家。左右隣舍。遠近街坊。走路的人。擠住了上千上萬。計巴拉一一告訴。那些人說起縣裏馬快。就似活閻羅下界的一般。夾得嘴。悄悄的走開去了。剩了不多幾十個人。叫計巴拉開了門。大家進去。果然有十二三個男女。作惡搜檢。那些人那有個敢說他不該領了許多人。不分內。往他臥房。又向他婦人身上搜的話。都不過委委曲曲勸他罷了。那伍小川在外面各處搜遍。只不會翻轉地來。那夥婆娘在計巴拉婆子褲襠內。胸前。腿內。夾的一塊布內。沒有一處不摸到。床背後。席底下。箱中櫃中。梳匣中。只沒有甚麼牌夾自己。也甚沒顏面。燥不搭的大家都去了。計巴拉道。你等上門凌辱人家。你莫說是武城的馬快。就是武城縣大爺。我也告你一狀。那伍小川邵次湖。雖也自知理虧。口裏還強着挺犯了幾句纔去。計巴拉道。想我若不把銀子急急的上完了。合他說話也不响。那時正是景泰爺登極。下了覃恩。內外各官。多有封贈。那珠子貴如藥頭一般。把那計氏交付的兩條珠箍。到古董鋪裏。與他估就了換數。誰知這樣貨好。大行亂搶着要換。那陳古董除打了二三十兩夾帳。計巴拉還得了七十六兩銀子。走到縣前馬快房內。只見淨悄悄一個人也沒有。又走到庫門口。剛剛只一個張庫吏在那裏靜坐守庫。計巴拉與他相喚了。說要交那罰的紙價。張庫吏道。只還得同了原差。拿了票來。我照票內的數目收了。登了收簿。將你票上的名字。印了銷訖圖記。如今原差不來。我倒可以收得。只是你

沒了憑據。計巴拉別了出來。那縣裏邊也是冷冷落落的。從禮房門口經過。只見一個人一隻手拿了一張黃表紙寫的牒文。一隻手拿了把鑰匙。在那裏開門。原來那人是計巴拉的表弟方前山。應充禮房書手。讓計巴拉到房坐下。問計巴拉來做甚事。計巴拉道。我拿了銀子來上紙價。方前山道上過了不會。計巴拉說。庫吏因沒有原差。不會收得。方前山說。這銀子且等待幾日。看看光景。來上不遲。如今太爺生了發背大癰。病勢利害得緊。昨日往魯府裏。聘了個外科良醫姓晏的來。那外科查了。說是天報冤孽瘡。除非至誠祈禱。那下藥是不中用的。即便告退。留他不住去了。外科悄悄的說。這倒瘡。要不得十日。就爛出心肝五臟來哩。我適纔到了城隍廟。叫崔道官寫了疏頭。送到衙內看過。要打七晝夜保安祈命醮哩。計巴拉道。我一些也不聞得。是從幾時病起的。方前山道。難道這事你不會聞見麼。就從問你們的官司那一日。覺得就不好起。也還上了三四日堂。這四五日來。動不得了。那日問時。我料的你與計姨夫每人至少二十五板。後來他過了。憑計姨夫挺撞了一頓。束住了手不打。把衆人都詫異的極了。誰知有個緣故。他原來手去搗籤的時節。看見一個穿紅袍長鬚的人。把手往下按住。他的衙裏。那個紅袍的神道。常常出見。使猪羊祭了。那神道臨應。把他背上搭了一下。就覺的口苦身熱。背上腫起碗大一塊來。說那神道有二尺長鬚。左額角有一塊黑痣。這是家人們悄悄傳出來。他裏邊是瞞人。不叫外洩的。計巴拉道。據這等說起來。神道明明是我公公了。我的公公三花美髯。足長二尺。飄然就如神仙一般。左邊額角上有錢大一個黑痣。但不知公公如何便這等顯應。你爲甚麼料得他。那一日要打我們哩。方前山道。難道這樣事。你們又不曉得。那一日我剛在衙門傳桶邊等稿。一個管家在傳桶邊往外張了一張。把我不知錯認了是誰。叫我到跟前遞出一個帖來。却是伍小川邵次湖的稟帖。說晁源一千

人犯都齊到了。現在聽審。大凡是這樣的稟帖傳進去。定是有話說了。我接來對了日頭亮照着。那生標的日  
子底下。有五百二字。旁邊朱筆又寫道。再換葉子赤金六十兩。粧脩聖像。這是嫌五百銀子少。還要叫他添六  
十兩赤金。晁家那半日內。把城中金子都換過了。轟動的誰是不知道的。計巴拉說道。那個帖什麼樣了。方前  
山道。我恰好出來撞見了伍小川把與他了。他既受了他的厚賄。說甚不打你們。他那日又在皂隸手裏。大大  
的使了錢。囑託他重重加刑。若不是計爺暗中保護。你們不死定要受的苦刑。計巴拉道。賢弟。你既曉得這等  
詳細。如何不透些信息與我。叫我們也準備一準備。不枉了是我們兄弟一場。方前山道。表兄。你凡事推不曉  
得。你有我這個表弟。你又不曉得。我在禮房。你又不曉得。滴間不是我喚你。你到如今還不曉得。有你這個表  
弟哩。我却往何處尋你說話。計巴拉問說。伍小川邵次湖這三四日不會到我家來做鬧。不知是何緣故。方前  
山說。如今那個伍小川邵次湖。還敢在外行走。那些行時道的馬快。如今躲得個寂靜。恐怕那許多的仇家要  
報怨倒賊兩個哩。正說得熱鬧。只見衙內傳出兩三張白頭票來。一張是叫工房到各板店要尋極好的杉板。  
一張是叫買平枋白布二百疋。白校布二百疋。一張是要白綾子十疋。又叫禮房快送進牒文去看。明早起建  
道場。頭一日是本官親屬主醮行香。第二日是鄉宦舉貢。第三日是闈學師生。第四日是六房吏書。第五日是  
皂快一切衙役。第六日是城內四關廂各行戶。第七日是鄉上百姓們。那第七日百姓們也不下有三千人。  
倒也虧不盡那個署補的候缺倉官。差了闈捕衙的皂快。拏了牌。持了票。不出來的要拿了去打。所以只得三  
分的五分。也收了有好幾十兩銀子。那倉官與皂快分過了。剩了五六兩。與了那些道士。做了本日的齋錢。  
計巴拉到了家。與老計一一告訴了。方曉得裏邊有這許多的原委。同計巴拉即時買了紙錠。辦了羹飯。叩謝

他父親計會元。暗中保護。那伍小川邵次湖。也從此再不來上門做鬧。後來這六七十兩紙價。大虧了那個禮房表弟的濟。不會丟在水裏。又過了兩三日。果然衙裏傳出來。那個武城縣循良至清至公的個父母。果然應了晏外科的口。爛的有鉢頭大。半尺深。心肝五臟。都流將出來。那些忤作行收殮也收殮不得。只得剝了個羊皮。囫圇貼在那瘡口上。四邊連皮連肉的細縫了。方纔裝入材內。過了五七。追荐了許多的道場。起了勘令。同家眷扶柩回家。那大尹原籍直隸薊州人。行到永平府地方。剛剛遇着也先。擁了正統爺人。把將一切驛馱馬載車運人抬的許多細軟。劫了個惟精惟一。不會剩一毫人欲之私。幸得人口藏躲得快。所以到都保全。不會傷損了一個。

## 第十二回 李觀察巡行收狀 褚推官執法翻招

却說那正統爺。原是個有道的聖人。盱食宵衣。勵精圖治。何難措置太平。外面况有于忠肅這樣巡撫。裏面那三楊閣老。都是賢相。又有一個聖德的太后。這恰似千載奇逢的一般。只是當不起一個內官王振。擅權作惡。挫折的那些內外百官。那一個不奴顏婢膝的。把那士氣喪盡。雖是這等說。那被他劫得動的。畢竟不是那剛破的氣骨。就如那銀鑲槍頭一般。非不明晃晃的也好看。若遇着硬去處。略略觸他觸兒。不覺就拳成一塊了。你看那金剛鑽這樣一件小小的東西。憑他什麼硬物。鑽得颼颼的響。那時山東東昌府有一個臨濟道。是個按察司僉事官銜。姓李。名純治。河南中牟縣人。庚辰進士。初任做知縣的時節。遇着那好百姓。便愛如兒子。有那等守學規。有道理的秀才。敬如師方。若是那一樣歪秀才。頑百姓。他却也不肯鬆饒輕放。鄉宦中有

爲地方公事興利除害的。坐在寅賓館內。與他終日講論。也不覺倦怠。若是鄉宦的子弟族親家人夥計倚了本官的勢力。外面生事作惡的。休想他看些情面寬容過去。又有來通書啓說分上的。他却絕沒有成心。只當是沒有分上的一般。是的還他個是。非的還他個非。就是把那個有不是的人盡法處了。那人也是甘心不怨的。他又不論甚麼二六三人的告期。也不避什麼准多准少的小節。有狀就准准了。就在原狀上批了。交付原告了。也有不掛號的件。有肯私下和了的。連狀也不須來繳話。也不消來回。有那不肯和息。必定要來見官的。也不論甚麼投文掛起數。也不拘在衙門在公所在酒席上。隨判隨審該勸解的。用言語與他們剖斷一番。有十分理屈的。酌量打他幾下。又不問罪。又不罰錢。當時放了出去。但是那京邊屯存的錢糧。白銀每兩要三分火耗。他說道。一個縣官自己要喫用。要交際。上司要取。無礙官銀。過往上司使客。要下程小飯。我若把你們縣裏的銀子。拿到家裏買田起屋。這樣賊盜做的事。我決不做他。你若要我賣了自己地。變了自己的產。拿來使在你縣裏。我却不做這樣陳仲子的勾當。他衙內衣食費用。却又甚是儉省。不要說是地方上的物力。過於暴殄。所得些火耗。除了公費用不盡的。揀那民間至賤賣不出去的糧食。買米上倉。等那青黃不接的時節。有那窮百姓來借的都借了與他。那縣裏民間俗規。借取糧食。俱是十分行利。官借却只要五分。有那借了。果然還不起的。又有死了的。通融折算將來。也實有三分利息。不上二三年。積得那倉裏真是陳陳相因。作每月贖穀。給孤貧。給囚糧。助貧窮。冠婚喪祭。都在這裏邊取用。大略他行的美政。不止於此。就生出一百副口來也說不盡。難道拋了正傳。只管說這個不成。這樣一個知縣。其實教他進兩衙門裏邊。斷然是替朝廷興得利。除得害。拿定是個朝陽鳴鳳。但這等偏強的人。那個肯教他做科道。一堂和尚。叫你這個俗人在裏邊咬羣。但又是個

科甲。又不好擠他下水。只得陞了他個禮部主事。印了脚步行去陞了郎中。據了他的學識與他個學道。綽綽然做得過去。却不肯把學道與他。偏與他一個巡道。五年的部俸。連個少忝也還不肯把與。單單與了個簽憲。這東昌巡道衙門。住劉臨清。因臨清是馬頭所在。有那班油光水滑的光棍。真是天高皇帝遠。曉得怕些甚麼。奸盜豪橫。無日無天。兼那勢宦強梁。欺暴孤弱。那善良也甚是難過得狠。自從他到了任。穿了衣服。束了花銀帶。拖了印綬。冷鐵了面孔。說什麼是張剛。又什麼是溫造。倒恰似包龍圖一般。出了告示。再三勸人自新。只除了歇案的人。命強盜。其外雜犯。在他到任以前的。俱免追論。但到任以後。再有武斷暴橫的。十個倒有九個不得漏網的。畢竟是惡還不甚。他又不時戴了頂巾。騎了驢子。跟了一兩個人。在那巡屬十八州縣裏邊。不歇的私行。制伏得那些州縣。也不敢十分放肆。那武城大尹。一次恃了科甲。二來也是死期將到。作的惡。一日狼如一日。這巡道來稽察他。也一日密如一日了。那一日聞得那大尹死了。恐怕那些虎狼衙役都逃散了。不發牌也不發飛票。就即帶着了三二十名兵快。巡到武城縣來。也不進察院。一日徑進縣堂上坐下。擊了三下堂鼓。那些六房衙役。漸漸齊攏來。要出卯簿。逐項點了一遍。不相干的人。點過叫他在東邊站。有話說的。叫他在西邊站。也多有不到的。將那沒有過犯的。也不叫來銷卯。使即罷了。揀那有話說不到的。差兵快同捕衙番役。立刻擒來。分別各重責四五十板不等。那伍小川邵次湖。躲得最是嚴密。但這巡道法度嚴的緊。誰敢拿性命去做人情。不一時也都拿到了。每人也是五十。交付捕官。發下牢囚監候。聽另牌提審。不許死。又不許放鬆。把那東邊站的教誨了一番。發放開去。然後回了察院。出了一大張告示。

分巡兵備。但爲剪除衙虎。以洩民恨。事照得武城縣官貪贓亂紀。峻罰虐民。人怨已深。神恫已極。本道



已經揭報兩台。正在參究。不謂惡貫滿盈。天殛其魄。雖豺狼已死。而假威煽惡之羣兇。法當鋤剪。除已。經本道面拿監禁外。所有被其荼毒之家。據實赴道陳告。既死之灰。斷不使其復灼。在柙之虎。無須慮其反噬。以失報復之機。甘抱終身之辱。特示。

那告狀的挨挨擠擠。不下數百餘張。那計巴拉也寫了一張格眼。隨了牌差去。將狀放在桌上。走到丹墀下。聽候點名。那巡道看到計巴拉的狀上寫道。

告狀人計奇策。年三十五歲。東昌府武城縣人。告爲人命事。策妹幼嫁晁源爲妻。聽信娼妾珍哥。合謀誣捏姦情。將妹立逼自縊。虎役伍聖道邵強仁。過付枉贓銀七百餘兩。黃金六十兩。買免珍哥不令出官。妹命無抵。紅票證乞。據親提審。或批理刑褚青天究解。上告。

計開。被告珍哥晁源小夏景伍聖道邵強仁小柳青。干證高氏海會郭姑子。

巡道看完了狀。問道。這七百兩銀子。六十兩金子。是過付與誰。計巴拉道。小的也不知過付與誰。只有他親筆稟帖。殊筆爲證。遞上與巡道看。巡道說。那七百兩銀子。有甚憑據。計巴拉道。在那殊票日子底下。暗有腳線。巡道照見了五百二字。沉吟了一會。點頭說道。你狀上如何說是七百。計巴拉道。這五百是過送的。那二百是伍小川邵次湖拏了。巡道嘆息了兩聲。說怎麼有這樣事。又問那妹子奸情。一定是真。不然因甚自縊。計巴拉道。若使妹子奸情是實。死有餘辜。因甚行這般重賄。買求小的告。做證見的海會。是個連毛的道姑。郭姑子是尼姑。常在妹子家走動。珍哥誣說那海會。是道士。郭姑子是和尚。說妹子與和尚道士通奸。迫勒妹子。晁源立逼妹子自盡了。巡道吩咐在刑廳伺候。次日將狀批發下去。計巴拉往東昌刑廳遞了投狀。刑廳姓褚。四川

人新科進士。甚是少年。又是一個強項好官。儘可與那巡道做得副手。看了投詞。問了些話。大略與巡道問得相似。計巴拉也就似回巡道的話。一般回了。刑廳吩咐叫不必回去。我速替你結詞。差人下武城縣守提一千人犯。務拿珍哥出官。狀上有名犯證。不許漏脫一名。那時武城縣署官。還不會到了。仰那署捕的倉官。依限發人。縣廳的差人。到了晁源家裏。不說是去拿他的。只說是計都父子上紙價。尋他不著。有人說在宅上躲藏。故來尋訪。將晁源哄出廳上。一面三四個胖壯婆娘。又有五六个差人。走將進來。晁源不由得嚇了一跳。那三四個婆娘。狼虎般跑到後面。揀着穿得齊整。生得標緻的。料得定是珍哥。上前架住。推了出來。珍哥上前。計氏附在。身上。採拔了那一頓。終日淹頭搭腦。甚不旺相。又着了這一驚。真是三魂去了兩魄。就是那些媳婦子。了頭們。也都嚇的沒了魂。晁源說。你們明白說與我知道。這却是爲何。那先進去的兩個差人說。這是刑廳褚爺。奉巡道老爺的狀。要請相公合相公娘子相會一面。深宅大院的相公。不肯出來。我們却向何處尋得。所以不得不這樣請。這是我們做差人的沒奈何處。相公不要怪。我們男子人。也不敢前近衝撞娘子。所以叫我們各人的妻室。來服事娘子出來。那珍哥不曉得什麼。只道還是前日這樣結局。雖是有幾分害怕。也還不甚。只是晁源聽得說是巡道狀。又批了刑廳這個古怪的人。心裏想道。這遭却不好了。憑他甚麼天大的官司。只是容人使得銀子的去處。怕他則甚。這兩個鬻人銀子進不去。上又壓不倒。命是償不成。人是要死半截的了。一面叫後邊速備酒飯相待。珍哥被那四五個婆娘伴在廳內。西間裏坐的差人。取出票來看了。上面還有小夏景小柳青一千婦人。着落晁源身上。要。晁源道。心都是幾個了頭。合家人媳婦。現在家裏。行時一同起身。就是差人道。褚爺的法度甚嚴。我們也不敢領飯。到是早些起身。好趕明早廳裏投文。晁源道。既與人打官司。難道不收

拾個鋪蓋，不刷括個路數。沒有列位們都帶着鍋走哩。差人道：若是如此，相公叫人快收拾你自己行李，便是我們倒不消費心。褚爺是什麼法度。難道我們敢受一文錢不成。說話中間，只見又有六七個差人，喚了高氏、海會、郭姑子到了。高氏進得門，喝叫道：俺的爺爺，俺的祖宗，叫你拖黑殺俺了。這是俺合鄉宦做隣舍，受看顧哩。晁大舍道：高四嫂，你千萬受些委曲，我自補報。只是臨了教你老人家足了心，喜歡個夠。你是百般別拿出那一寵性兒來。就是這二位師父，我也不肯叫他做賠麵筋的廚。高四嫂道：縣裏沒有官，一定是四衙裏審。咱去早些。審了回來，我還要往莊上看打穀哩。差人說：四衙審到好了。這是巡道的狀，批刑廳審。咱還要府裏走一遭哩。高四嫂道：咱成不得。我當是四衙裏，跟着你走走罷了。這來回百十里地，我去不成。往外就走。那差人就往外趕。晁大舍道：待我去央他。你休要趕。向前說道：好四嫂，你倒強似別人。這官司全仗賴你老人家哩。這百十里地，有甚麼遠。四嫂待騎牲口。咱家有馬有騾，揀穩的四嫂騎。叫人牽着。若四嫂怕着騎牲口，咱家裏放着轎車，再不坐了。拾的轎，脫不了珍哥也去哩。又有女人們服侍你老人家。我叫人送過幾吊錢，去鄉裏打發工錢。我分外另送四嫂兩疋絲綢，十疋梭布，三十兩銀子。如今就先送過去。誰知清酒紅人面，白財動人心。一頓奉承，一頓應許。把一個燥般高四嫂，不覺濕漉漉的軟了半截。說道：你許下這些東西，我去走一遭。我却還是前日那幾句話。你要叫我另做話。我却不會另做。晁源道：脫不了這也是實情。難道富真的，誰打殺他來。好勸歹勸，把高四嫂勸的回來。搬上酒飯，大家喫了。叫人往莊上，打點一班人騎的牲口，兩輛騾車，裝載珍哥、高四嫂，并那婦女并喫用的米麵鋪陳等物。又到對門，請禹明吾來作了保。放晁大舍到後面收拾路費行李。又收拾禮出來。謝那差人捕衙。衆人共三十兩。那幾個婆娘，每人四兩。刑廳兩個差人，晁源自己是八十兩。又

與高四嫂海會郭姑子。每人出了五兩，共十五兩。許那高四嫂的東西也一分不少，都悄地的送了。央禹明吾轉說，若肯把珍哥提免了，不出見官，情愿再出一百兩銀子相謝。那兩個廳差說道：禹師傅，你於我們是上下表裏衙門，你說我們豈有不依的。况晁相公待我們，也儘成了禮，不算薄待。一百兩銀子我們每人分了五十，豈不快活。但替爺主意，要這個人，我們就拚了死，枉就了罪過。這珍哥終是躲不過。倒是叫他出去走一遭罷了。我們既得了晁相公這般厚惠，難道還有甚麼難為不成。說着也就夜了。晁大舍叫人收拾了床鋪，預備差人宿歇。因差人不肯放珍哥後邊去，也在裏間同那些婆娘同睡。晁源有個胞妹，嫁與一個尹鄉宦孫子，原先也有百萬家產，只因公公死了，不夠四五年間，三四兄弟，破蕩得無片瓦根椽。晁大舍把他尹妹夫的產業，使得一半價錢，且又七扣八折，買了個罄淨，因他窮了，待那個妹子，也甚無情意。如今要到府裏去問官司，那得再有個人與他看家，只得接了妹子回家管顧。次早一千大衆起身，先差了兩個家人，去府城裏尋棟寬闊下處，行到半路，喫了中飯，餵了牲口，又行了半日，那日將落山的時節，進了城到下處。那伍小川邵次湖，也都使門板帶了，也同一處安下。晁源也都一樣照管。次早各人喫了早飯，換了衣裳，預備投文。刑廳發了二梆，一千人都到了廳前伺候。不多時，那褚四府陞堂。晁大舍這一起人，跟了投文牌進去，原差投了批文，逐名點過一個也不少。點到珍哥跟前，值堂吏叫道：珍哥，珍哥應了一聲。那刑廳着了一眼，吩咐晚堂聽審。晁大舍一千人犯，仍自回了下處，仍托了兩個廳差，拿了銀子，打點合衙門的人役。那兩個人雖是打許多夾帳，也還打發得那些衆人歡喜。雖不是在武城縣裏問的時節，着實有人奉承，却也不會失了體面。四府坐了堂，喚進第一起去，却也是吊死人命。奉道詳駁來問的，原是一個寡婦婆婆，有五十年紀，白白胖胖的個婆娘，養着一個三

十多歲的後生。把些家事。大半都貼與了他。還恐那後生嫌憎他老。怕拿他不住。狠命要把一個兒婦牽上與他。那兒婦原是舊族人家女兒。思量從了婆。辱了自己的身。違了婆婆。一個淫婦。又十分兇惡得緊。只得一索吊死了。那娘家沒用。倒也含忍罷了。那些街坊大憤。報了鄉紳。訴了地方。呈到縣裏。縣官糊糊塗塗的罰了許多東西。問了許多罪。竟把本來面目。抹殺過了。却被巡道私行訪知了。備細發了刑廳。把一千人犯。逐個隔別了研審。把那骨髓裏邊的事。都問出來了。把那淫婦打了四十大驚。鴛板子。一夾棍。二槓子。問成抵償。拖將出來。第二起就是晁源。四府也不喚證見。也不喚原告。頭一個就把晁源叫將上來。問道。計氏是你什麼人。晁源說是監生的妻。又問珍哥是你什麼人。說是監生的妾。問說原是誰家女子。回說。是施家的女子。問說那不像良家女子。回說不敢瞞宗師老爺。原是娼婦。問說那計氏是怎麼死的。回說是吊死的。問說因甚吊死。回說監生因去年帶了妾到父親任上。住到今年四月方回。問說你如何不同妻去。却同妾去。回說因妻有病。不會同行。問說妻既有病。怎麼不留妾在家裏服侍他。回說因父親差人來接。所以只得同妾去了。四府說不來接兒婦。却接了兒子的小去。也是渾帳老兒。再接再說。回道。自監生不在家。有一個師姑。叫是海會。一個尼姑。郭氏。都來監生家裏走動。監生同妾回了家。六月初六日。這兩個姑子。又從計氏後邊出來。監生的妾撞見了。誤認了是道士和尚。說怎可青天白日從後面出來。監生也就誤信了。不免說了他幾句。他自己抱愧。不料自己吊死。問說既不是和尚道士。却因甚麼抱愧。那姑子來家。你那妾豈不看見。直待他出去纔誤認了。是和尚道士。回說計氏另在後邊居住。問說你在那裏。回說監生也在前面。又叫小夏景上來問。你喚那珍哥叫甚麼。回說叫姨。問說你那姨見了和尚道士。是怎麼說話。夏景道。沒說甚麼。只說一個道士和尚出去了。再沒說別的。問

說你那主人公說甚麼。回說甚麼是主人公。問說你叫那屍源是甚麼。回說叫爺。問說你那爺說甚麼話。回說爺也沒說甚麼。只說那裏的和尙道士。敢來到這裏。問說你喚那計氏是奶奶麼。回說是叫奶奶。問說你奶奶說甚麼。回說奶奶拿着刀子。要合俺的爺拚命。在大門上怪罵。問說怎麼樣罵。回說賊忘八賤淫婦。我礙着你做甚麼來。你要擠排殺我。問說他罵的時候。你爺合你的姨。都在那裏。回說俺在二門裏躲着。往外看。俺姨躲在家裏。頂着門。問說你奶奶吊死在那裏。回說吊死在俺爺合俺姨的門上。又喚小柳青。又似一般的問了。回說的也大約相似。問說那珍哥說是和尙道士。還有許多難爲那計氏去處。你却如何不說。你說的俱與小夏景說的不同。誰夾棍上來。兩邊皂隸齊聲吆喝。套夾棍。那禁子拿了一副大粗的夾棍。回月台震天的一响。丟在地下。兩邊的皂隸。就要拿他下去。柳青忙說道。我實說就是。別要夾我。四府叫且住。等他說來。若再不實說。着實夾。回說那一日是六月六正晌午。珍姨看着俺們吊上繩晒衣裳。小青梅領着一個姑子。從俺奶奶後頭出來。問說誰是小青梅。兩個姑子如何只說一個。回說小青梅不是一個。問說姑子怎是小青梅。回說他原是小青梅。後來做了姑子。問說原是誰家小青梅。回說是東門裏頭劉奶奶家的。叫屍源問說。那一個姑子是小青梅。回說海會就是。叫說下邊去。那小青梅再接着說來。說道青梅頭裏走。那個姑子後頭跟着。俺珍姨看見。怪吆喝的說。好鄉宦人家。好清門靜戶。好有根基的小姐。大白日赤天晌午。肥頭大耳朵的道士。肥胖壯實的和尙。一個個從屋裏去來。俺雖是沒根基登台子。養漢接客。俺只揀着像模樣人接。像這臭牛鼻子臭禿驢。俺就一萬年沒漢子。俺也不要他。正嚷着。俺爺從亭子上來。俺姨指着俺爺的臉罵了一頓。臭忘八臭龜子。還說怎麼得那老娘娘子在家。叫他看看好清門靜戶的根基。媳婦纔好。俺爺說。真個麼。大赤天晌午的。什麼和尙。

道士敢進來出去的不避人。俺姨說你看昏君忘八。難道只我見來。這些人誰沒看見。俺爺叫了看門的來。問你爲什麼放進和尚道士來。他說那是和尚道士。是劉家小青梅。和個姑子出去了。俺爺問那個姑子是誰。你可認得的麼。他說那個姑子。我不認得。俺爺說你既不認得。怎便知是個姑子。他說沒的小青梅。好合個和尚走麼。俺爺說小青梅這奴才。慣替人家做牽頭。包管是個和尚粧就姑子來家。跳了兩跳說我這忘八當不成。快去叫了計老頭子來。休了罷。往了不多一會。俺計老爺合計舅爺都來。外頭不知說的是甚麼。我沒聽見。待了一會。俺計老爺合計舅爺從後頭出來。又待了一會。俺奶奶就拿着一把刀子。罵到前面來。問說怎樣麼的罵。回說罵道賊淫婦昏忘八姑子。又不是從我手招來的。一起在你家裏弄動。誰不認的。你說我養道士。養和尚。赤天大晌午。既是道士從你門口走過。你應該把那和尚道士一手扯住。我憑着你殺我也沒的說。你既是把和尚道士放去了。我就真個養了和尚道士。你也說不响了。你叫了俺爹合我的哥來。要休我回來。忘八淫婦。你出來。同着街坊隣舍。合你講理。得個明白。我拿了休書就走。問說罵的什麼節。你爺在那裏來。回說俺爺閃在二門裏邊聽。問說你姨在那裏。回說俺姨頂着門。家裏躲着。問說你奶奶罵了一會。怎麼就罷了。回說是對門隣舍高婆子勸的進去了。明日還隔了一日。到黑夜。不知怎的就吊死在俺姨那門上。清早小夏景起去開門。看見嚇得死過去。半日後卽還醒過來。說過去一邊。又叫高氏。那高氏走到公案前。拜了兩拜。皂隸一頓亂喊。叫他跪下了。問了前後的話。一句句都與前日縣裏說得相同。又喚海會郭姑子問說。你是幾時往計氏家去。回說是六月初六日。問說你往他家做甚。青梅道這是俺的姑舅親。從來走動的。問說那珍哥認得你麼。青梅道他怎麼不認得。問說這郭姑子也是親麼。回說不是。初從北直景州來。方纔來了一年。叫晁源問說。你認

得這兩個姑子麼。回說止認得海會。不認得那郭姑子。問說海會你既已認識的。那一個你還不認得他是姑子。你怎便輕信他是和尚。輕信了妾的話。就要休妻。回話乍聞說是和尚。心實不平。後來曉得實是個姑子。也就罷了。監生的妻。原性氣不好。自己不容。所以吊死。問說這是實情。惟其曉得他性氣不好。故將此等穢言加之。好教他自盡。計倒也好。只是枉了人命。這計氏的命。要你與珍哥兩個人與他償。叫珍哥上來。問說。你那日看見從計氏後邊出來的。果然是和尚道士麼。回說。只見一個雄赳赳的人。戴了唐巾。穿了道袍。又一個大身材白胖的光頭。從我門前走過。一時誤認了是和尚道士。後來方曉得是兩個姑子。問說你既然還認不真。却怎便說道鄉宦人家。清門靜戶。好有根基的小姐。又說是赤天晌午肥大的和尚道士。却從他屋裏出來的。你自說登台子。沒根基要接好客。不接和尚道士。你又罵晁源是烏龜忘八。你一面誣執主母奸情。一面又唆激家主。這雖是借了別人的劍殺人。這造謀下手都是你。回說我只說了這幾句話。誰知晁源就喚了他的爺來。要休他回去。又誰料他自己就吊死了。他來前邊嚷罵。我還把門關上頂了頭。也沒敢探探。這干我甚事。問說你說得和尚道士從他屋裏出來。是鑿鑿有據的。那晁源豈得不信。你既說得直。晁源又信得實。那計氏不得不死了。你說計氏出來前邊嚷罵。你却關門躲避了。這即如把那毒藥與人喫了。那個服毒的人。已是在那裏滾跌了。你這個下毒的人。還去打他不成。那服毒的人。自然是死了。這計氏的命。定要你償一萬個口也說不去。叫計奇策上來說。我已是叫珍哥抵償你妹子的命了。你狀上說伍聖道兩個。過付枉贓。有甚紅票。取上來看。計奇策將原票并那發落的票。遞將上來。四府看了票道。怎麼這一千人。也不分原告被告。也不分干證牽連。一概都罰這許多東西。都完過了。不會回說都完過了。上面都有銷訖的印子。問說計都是誰。回說是



小的的父親問說你兩個的紙價。怎還不完。回道妹子有幾畝粧奩地。斷了回來指望賣出上官。晁源不肯退出。差人也不去催他。故意要凌辱小的。每日上門打罵。屢次要拏了人去管押哩。又看那稟帖問道。怎麼這稟帖上硃筆。却寫換金子話。却是何說。計策道。那硃判的日子下面。還有五百二字。反面就照出了。是嫌五百銀子少。又添這六十兩金子。問說你狀上是七百兩。這却是五百兩。那二百有甚憑據。回道這五百是過付的。那二百是伍小川邵次湖兩個的到手。不在稟帖上。四府說。這就是了。他倒做包管一切。如或少了。他也不依的。但這個稟與這稟帖。却如何到得你手裏。回道伍聖道來催小的紙價。說別人都納完了。止有小的父子兩人未完。因取稟與看。收入。却不放在靴內。放在空處了。小的所以拾得。還有這一牌夾哩。四府都取上去。看內中倒有四五十張發落票通。共不下萬金。四府點了頭。嘆息道。這等一個強盜在地方。怎得那百姓不徹骨窮了。地方不盜賊蜂起哩。將牌夾收在上面。也就不發下來。又叫伍聖道邵次湖。有兩個人把兩個背了上去。問說你換的金子交了不會。你那七百兩銀子。交到那去了。回道不知換甚麼金子。又不知是甚麼七百兩。刑廳將那他稟帖遞將下去。問說這是你兩個那一個寫的。兩個睜了眼。彼此相看。回不出話來。只是磕頭。四府問道。這裏帖子底下的五百兩罷了。那餘外的二百兩。是你幾個分。回道並不會有餘外的二百兩。四府問道。前日巡道老爺。會打你的腳來不會。回道打了五十大板。不會打腳。四府道。這等脚。也還得夾一夾。拿來棍上來。一齊兩副夾棍。將這伍小川邵次湖夾起。又說也。還每人打兩捧方好。又每人打了二百。放起來。一千人犯都取了供。珍哥絞罪。晁源有力徒罪。伍聖道邵次湖無力徒罪。海會郭姑子贖杖。餘人免供帶出。領文解道。又說晁源珍哥。本還該夾打一頓。留着與道爺行法罷。一一交付了原差。

### 第十三回 理刑廳成招解審 兵巡道允罪批詳

晁大舍一千人犯。原差押着。仍回下處。珍哥問了抵償。方知道那禍是鉄鑄成的。扯了晁大舍號淘痛哭。晁大舍也悲泣不止。高四嫂道。你們當初差不多好來。如今哭得晚了。兩個廳裏的差人說道。褚爺雖是如此。上邊還有道爺。還要二次駁審。你知道事體怎麼。便這等哭。你等真個問死了。再哭不遲。珍哥哭的那裏肯住。聲聲只叫晁大舍不要疼錢。務必救我出去。晁大舍又央差人。請了刑廳掌案的書公來。到下處送了他五十兩謝禮。央他招上做。得不要利害。好指望後來開釋。那書辦收了銀子。應承的去了。那伍小川邵次湖。把四隻脚骨。都央打的折了。痛得殺豬一般叫喚。次日那書辦做成了招稿。先送與晁大舍看了。將那要緊的重事。都做得寬皮說話。還有一兩處真實些的。晁大舍俱央他改了。膽正送了進去。四府看了稿。也明知是受了賄。替他留後着。也將就不會究治。只替他從新改了真實口詞。註了參語。放行出來。限次日解道那招稿。

一口施氏。卽珍哥。年十九歲。北直隸河間府吳橋縣人。幼年間失記本宗名姓。被父母受錢。不知的數。賣與不注官樂戶施良爲娼。正統五年。梳櫳接客。兼學扮戲爲旦。次年二月內。施良帶領氏等一班樂婦。前來濮州臨邑。趕會生理。隨到武城縣寄住。有今在官監生晁源。未曾援例之先。嘗與氏歇宿。後來漸久。情濃。兩願嫁娶。有不在官媒人龍舟往來說合。晁源用財禮銀八百兩。買氏爲妾。氏只合守分相安。晁源亦只合辨明嫡庶爲是。氏遂不合依色作驕。箝制晁源不許同居。今又被氏威逼。自縊身死。正妻計氏同住。晁源亦不合聽信氏唆使。遂將計氏逐在本家。儘後一層空房。獨自居住。計氏原有娘家。

賠送粧奩地上。一百畝。雇人自耕鋤口。連年衣食。晁源從未照管。氏猶嫌計氏礙眼。要將計氏謀去。以便扶己爲正。向未得便。今年六月初六日。有在官師姑海會。尼姑郭氏。亦不常合在計氏家內行走。偶從氏房門首經過。氏又不合乘機誣壞。稱說好鄉宦人家。好清門靜戶。好有根基的小姐。赤天晌午。精壯道士。肥胖和尚。一個個從屋裏出來。俺雖是沒根基。登台子接客養漢。俺揀那有體面的相接。似這邊牛鼻子禿和尚。就是萬年沒有漢子。也不養他等語。又將晁源罵說。忘八烏龜。意在激怒。在官了頭。小柳青等證。晁源已經仔細察明。只合將氏喝止爲是。又不合亦乘機迎奉。遂將計氏不在官。父計都。在官兄計奇策。誘至家內。誣執計氏與僧道通奸。白日往來。絕無顧忌。被施氏親經見過。要將計氏休逐。着計都等領回。計都回說。海會郭氏合城士夫人家。無不出入的。係師尼不係僧道。人所共知。你既主意休棄。故捏奸情。強住亦無面目。待我回家。收拾房屋。完日來接回家去。等你父親晁源回日。與他講理。遂往後面與計氏說知。計氏被誣不甘。將計都計奇策打發出門。手持解手刀一把。嚷罵前來。氏懼計氏尋鬧。將中門關閉。計氏遂嚷至大門內。罵說一個漢子。你霸住得牢牢的。成二三年面也不見我。還有甚麼礙你眼處。你還要鋪謀定計。必定叫我遠避他鄉。二個姑子。又不是在我手走起。一向在你家行動。這武城手掌大城。大家小戶。誰人不識得。是二個姑子。忘八淫婦。誣我清天白日。和道士和尚有奸。叫了我父兄來。要我回去。忘八淫婦出來。我們大家同了四鄰八舍。招對個明白。若果然不是個姑子。真是和尚道士。豈止休逐。你就同了街坊。我情願伸着頸子。憑你殺剮。若是淫婦忘八定計誣陷我。合你們一個一刀。同你拚命等語。有在官鄰嫗高氏。見計氏在大門內嚷叫。隨將計氏拉勸。

進內。高氏訴本月初七日。計都仍同計奇策前來。接取計氏回家。計氏稱說收拾未完。待初八日早去未遲。計都等遂自回去。計氏於初七夜間。不知時分。裝束齊整。潛至氏房中門上。用帶自縊身死。小夏景等證。眼同計都計奇策。并計門不在官族人。將計氏尸身卸下。於本日申時。用棺殮訖。計都痛女不甘。遂將氏設計謀害情由。告赴被干證。俱罰紙穀銀兩不等。發落訖。計奇策痛妹計氏冤死不甘。於某年月日。隨俱狀。爲人命事。赴分巡東昌道李老爺案下。告准蒙批。仰東昌理刑廳本縣。有已故胡知縣票差在官。快手伍聖道邵強仁拘拿。伍聖道邵強仁俱不合。向晁源索銀二百兩。分受入己。賣放。不令氏出官。止將晁源等一千原究招解。該東昌府理刑褚推官。將氏等一千人。狃拘提到官。逐一隔別研審。前情明白。看得施氏惑主。工於九尾。殺人毒於兩頭。倚新間舊。蛾眉翻妒於入宮。欲賤凌尊。狡計反行以逐室。乘計氏無自防之智。窺晁源有可炫之昏。鹿馬得以混陳。強師姑爲異道。雌雄可從互指。捏婆子爲優夷。桑濮之穢穗。以加主母。推薄之醜行。以激夫君。劍鋒自斂。片舌利於干將。拘梟深藏。柔嫚捷於急脚。若不誅心而論。伯仁之死無由。第惟據跡以觀。伯詔之奸有辨。合律文威逼之終。絞無所枉。抵匹婦含冤之縊。死有餘辜。晁源升斗之器。易盈。輻軸之心。輒變。盟山誓海。夷鳳鳴於脫屣之輕。折柳攀花。埒烏合於挾山之重。因野鷺而絕家雞。植繁花而摧荊草。奪寵先爲棄置。聽讒又欲休離。以致計氏涉淇之枉。不可居。覆水之慚。何以受。無聊自盡。雖妾之由。爲從加功。擬徒匪枉。伍聖道邵強仁。共貓眠。擒縱惟憑指使。狽因狼突。金錢悉任箕攬。二百兩自認無虛。五年徒薄從寬擬。海會不守玄虛之戒。引類呼朋。郭氏挾離清淨之關。穿房入室。致起釁端。釀成禍患。尋源溯委。併合杖徽。計奇策年三

十五歲。高氏年五十八歲。小柳青年十七歲。小夏景年十三歲。各供詞。晁源年三十歲。伍小川年六十二歲。邵強仁年三十三歲。海會年二十四歲。郭氏年四十二歲。各招同一。議得施氏等所犯。施氏合依威逼期親尊長致死者律絞。秋後處決。晁源依威逼人致死。爲從減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伍聖道邵強仁。合依詐騙營私以取財者。計贓以竊盜論。免刺。一百二十貫以上。杖一百。流三千里。海會郭氏合依不應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杖一百。除施氏死罪不減外。晁源伍聖道邵強仁海會郭氏。有大詔減等。晁源伍聖道邵強仁俱杖八十。徒五年。海會郭氏俱杖七十。晁源係監生有力。海會郭氏係婦人。俱准收贖。伍聖道邵強仁係衙役。不准贖折。配發衝驛充徒。依限滿放。理合解審施行。一照出計奇策告紙銀二錢五分。高氏小柳青小夏景伍聖道邵強仁海會郭氏各民紙銀二錢。晁源官紙銀四錢。又該贖罪。晁源折納工價銀二十五兩。海會郭氏各杖贖銀二錢五分。俟詳允。追封貯庫。作正支銷。伍聖道邵強仁原詐晁源二百。而非本主告發之贓。今追入官。晁源監生。報部革除。伍聖道邵強仁。快手革役。另募計奇策原賠計氏粧奩地一百畝。退還計奇策耕種。通取實收收管。領狀繳報。餘無再照。

將詳文書冊。俱一一寫得端正。批上簽了花押。次日原差同一千人犯點名。珍哥晁源伍聖道邵強仁都釘了手扭。交付原差帶去。往巡道解審。晁源珍哥到了這個田地。也覺得十分敗興。仍同差人到了下處。晁源央那差人要他鬆放了扭錄。差人道。這扭。相公你不是帶得慣的。娘子是越發不消說得了。這自然要鬆的。我們蒙相公厚愛。也自然不肯叫相公娘子帶了走路。只是還在城裏。不敢開放。褚爺常要使人出來查的。萬一查出。我們大家了不得。待起身行二三十里路。方好開得。收拾了行李。備了牲口車輛。晁源因帶了手扭。不好

騎馬雇了一頂二人小轎。坐着婦人上了車輛。伍聖道兩個依舊上了板門。行有二十餘里。晁源又央差人放扭。差人道。這離臨清不上百里多路。爽性帶着走罷。放了到那裏又要從新的釘。太覺費事。這差人流望。這鬆放手扭。要起發一大股錢。晁源聽了他幾句俏話。便認要一毛不拔的。到了這個其間。那差人纔慢慢的一句一句針將出來。晁源每人又送了二十兩銀子。方纔三句苦。二句甜。替他們開放了那扭。邵次湖夾得惡血攻心。在板門上一陣陣只是發昏。喝了一碗冷水。竟叫喚不醒了。一千人只得俱在路上歇住了脚。差人尋了地方保甲來到。驗看明白。取了不扶甘結。尋了一領破蓆。將尸斜角裹了。用了一根草繩網住。又撥二個小甲。掘了個淺淺的坑。浮土掩埋了。方纔起身又走。天氣漸夜上來。尋了下處。那晁源珍哥就如帶上一頂萬愁帽的相似。那伍小川也只挨着痛愁死。只是那些差人歡天喜地。叫殺鷄。要打酒。呼喚幾個妓姐。調笑不了。這都是晁源還報。睡到明日天亮。方纔起來梳洗。又吃了一頓酒飯。晁源與他們打發了宿錢。一千人衆。方又起身前進。進了臨清城門。就在道前左近所在。尋了下處。衆人吃晚飯。差人仍舊嫖娼喝酒。有了那伍小川邵次湖的好樣。也絕沒一些儆省。只是作惡騙錢。次早各人都草草梳洗。吃了早飯。差人帶了一千人犯。赴道投文。那巡道逐名點了批迴。原差呈上邵次湖身死的甘結。吩咐次日早堂聽審。回到下處。脫不了還是滿堂回隔。只有那些差人歡樂。晁源與珍哥抱了頭哭道。我合你聚散死生。都只在明朝半日定了。晁源絲毫沒有怨恨珍哥起禍的言語。只說官司完日。活着的。我慢慢報仇。死了的。我把他的屍首。從棺材裏頭傾將出來。燒得他骨殖七零八落。撒在被裏。把那二百二十兩買的棺材。捨了花子。咬恨得牙辣辣响。倒是珍哥。被那日計氏附在身上。打了那一頓。嚇碎了胆。從那日起。到如今不敢口出亂言。哭了一場。勉強吃了幾杯酒。千萬央了差人許他

兩個在一床上睡了。次日吃了飯。都到道前開了門。投文領文畢了。抬出解審牌來。原差將一千人犯帶進去。晁源、珍哥、伍小川、依舊上了手扭。繫了鉄繩。跪在丹墀下面。那巡道也將一千人犯。一個個單叫上去。逐一隔別了研審。當初刑廳審的。都是句句真情。這覆審還有什麼岔路。拔了簽。將晁源二十大板。珍哥褪衣二十五板。邵小川一撈二百敲。海會郭姑子。每人一撈。原來婦人見官。自己忖量得。該去衣吃打的。做下一條短短的。小褲。綁在臀上。遮住了。那不該見人所在。只露出腿來受責。珍哥却不曾預備。那日却甚不成光景。幸得把錢來受了苦。打得不十分狼狽。撈打完了。將回文交付了原差。發了批迴。公文上都是東昌府開拆。批上却註人犯帶回東昌府收問。方知駁了本府。但不知怎樣批詳。托了原差。封了二兩銀子。往道裏書房打聽。晁源、珍哥也都打得動彈不得。央了差人。在臨清住了。請外科看瘡。那差人在臨清這樣繁華所在。又有人供了賭錢。白日裏賭錢散悶。又有人供了嫖錢。夜晚間嫖妓忘憂。有甚難為處。一央一個肯。那怕你住上一年。晁源、珍哥。痛得在上房床上叫喚。伍小川在西邊廂房內坑上哀號。把一所招商客店。弄得來好像枉死城。那高四嫂只說刑廳問過了。也就好回去。不料還要解道。如今又駁了本府。聽得說。還要駁三四次。不知在那州那縣。那得這些工夫。跟了淘氣。若是知道眉高眼低的婆娘。見他們打得咬牙裂嘴的光景。料想說又不中用。且又受了他這許多東西。也該不做聲。他却喃喃呐呐。咕咕噥噥。抱怨不了。晁源也是着急的人。發作起來。說道。誰叫你鑽幹着做見證來。你抱怨着我。我爲合你是鄰舍家人。既告上你做證見了。我說這事。也還要仗賴哩。求面下情的央。既已送你冰光細絲三十兩。十足大梭布。兩疋綾縐絲紬。六吊黃邊錢。指望你到官兒跟前。說句笑言。反倒教的人問成了死罪。打了這們一頓板子。別說我合你是隣舍家。你使了我這許些銀錢的。就是世人見了。

打的這們個嘴臉。也不忍的慌。偏你心裏一點慈氣也沒有。你還想着叫我央你哩。這不是錢。你拿着一吊做盤纏往家跑。從此後你住下不住下。與我不相干了。你往後住下了。我也不能管你的飯。管你的頭口。高四嫂道。該罵。我沒主意跟了你來。官兒跟前。我沒的添減了個字兒來。忘恩負義。砍頭的。明日府裏問。再不還打一百板哩。我再見了。要不證的你也戴上長板。我把高字倒寫與你。一邊數說着。一邊收拾着被套。走到晁源床底下。扯了一吊錢。抗上褥套。往外就走。一個差人正在大門底下坐着板櫬。在那裏修脚。看見高四嫂背了褥套。掛了一吊錢。往外飛跑。脚也沒修得完。敲了鞋。趕上拉住。問說是甚麼緣故。攔阻得回來。差人剖斷了一陣。放下了褥套。晁源道。我已打發了路費。你已是起身去了。這是差公留回你來。以後只是差公照管你了。你黑夜也不消往這屋裏睡。就往差公那屋裏睡去。高氏道。沒的家放屁。叫的那老婆。也往差人屋裏睡去。晁源道。俺老婆。往後得合差人睡。還甚麼哩。只怕還不得在差人屋裏睡哩。說着。合珍哥都放聲叫皇天。大哭了一場。倒是個解勸的住頭。恰好往道裏打聽批語的差人。抄了批語回來。交與小柳青。送進與晁大舍看。晁大舍叫把燭移到床前。讀那批語道。

若計氏通奸僧道是真。則自縊猶有餘恨。唯驗與計氏往來者。尼也。非僧也。非道也。而施氏無風生浪。激夫主以興波。借劍殺人。逼嫡妻以自盡。論其設心造意。謀殺是其本條。擬之威逼。絞刑倖矣。晁源聽艷妾之唆使。逼元配以投繯。伍聖道倚役詐財。賣犯漏網。均配非誣。海會郭姑子不守空門。入人家室。并杖允宜。第施氏罪關大辟。不厭詳求。仰東昌府。再確訊招。

晁大舍看了批語。大喜道。這批得極是。已是把官司駁的開了。珍哥也歡喜不了。叫晁大舍念與他聽。晁



大會念了一遍。心裏大爲高興。使了頭煖上酒。合珍哥在床上飲。把那愁苦丟開了大半。那些差人在外邊說道。晁相公怎麼這般歡喜起來。難道是詳文批得好。却怎麼道裏師爺對我說。詳上批得十分利害。却是怎生的意思。晁大舍與珍哥吃了一更天氣的酒。吹燈收拾睡下。到了次早。二個的棒瘡俱變壞了。痛得像殺豬般叫喚。又急請了外科來看。說是行了房事。要成頑瘡了。必得一二個月的工夫。方可望好。那伍聖道又夾拶的十分沉重。一日二三次發昏。又住了五六日。那伍聖道只遇發昏時節。便見邵次湖來面前。叫他同到陰司對理別案的事情。後來不發昏的時節。那邵次湖時刻不離的守在跟前。又過了一二日。不止於邵次湖一個了。大凡被他手裏擺佈死的人。沒有一個不來討命。有在他棒瘡上使脚踢的。拿了半頭磚打的。又有在那夾的碎骨頭上。使大棍敲的。在那被拶的手上使針掇的。千式百樣的。自己通說受不得的苦。也只願求個速死。又過了五六日。晁大舍合珍哥。都調理得不甚痛楚。原差也不敢十分再遲。攛掇要收拾起身。往東昌府去。晁大舍珍哥怕顛得瘡痛。都坐不得騾車。從新買了臥轎。二個同在轎內睡臥。雇了二班十六名夫抬着。別的依舊坐車的坐車。騎騾馬的騎了騾馬。那伍小川那兩根腿上。合那二隻脚二隻手。白晃晃爛的露着骨頭。沒奈何。也只得上了板門。也雇了六個人二班抬着。算還了房錢飯錢。辭謝了店家的攪擾。大家往東昌回轉不提。却說伍小川也明知死在早晚。只指望還到得東昌。一來離家不遠。二來府城內也好買材收殮他的尸骸。免似那邵次湖死在路旁。使了一領破蓆埋了。不料頭一日仍到了前日來的那個舊主人家歇了。伍小川雖是苦不可言。却自說道。那邵次湖的魂靈。與那些討命的屈鬼。都不會跟來。次日起來。大家吃了早飯。依前起身。行到那日前邵次湖死的所在。只見伍小川大叫道。列位休要打我。邵兄弟你攔他們一攔。我合你們同去就

是了。張一張口。不一時就嗚呼尚饗去了。一千人衆。還在那前日住下的所在。歇了轎馬車輛。差人依舊尋見了。前日的鄉約地保。娶了甘結。尋了三四片破席。湊得攏來。將尸裹了。就在那邵次湖的旁手。也掘了一個淺的坑。草草埋了。却待起身。那約保向晁大舍討幾分酒錢。晁大舍不肯與。他人也都說成幾百幾十的。不知使費了多少。與他幾十文錢也罷了。二次使了他兩領破蓆。又賞了他二張結狀。晁大舍的爲人。只是叫人摺住頸項。不拘多少都拿出來了。你若沒個拿手。你就問他要一文錢。也是不肯的。那約保見他堅意不肯。卽與說道。不與罷了。只是你明日回來假道。再要死在此間。休想再問我要蓆。一面罵着回去了。晁源勒馬回去。要趕上打他。被那人急忙拾起鷄子大的大塊石來。打中那馬的鼻梁。痛的馬在那地上亂滾。只爲着幾十文錢。當使不使。弄了個大沒意思。直至日將落的時分。進了府城。仍舊還在舊主人處住下。次日往府裏投了文。點過了名。又次日領文。方知批了聊城縣。聊城審過。轉詳本府。又批改了冠縣。一千人犯。又跟到冠縣。伺候十多日。審過。又詳本府。仍未允詳。又改批了茌平縣。一千人犯。又跟到茌平。又伺候了半個月。連人解到本府。雖是三四次駁問。不過是循那故事。要三駁万好成招。一個刑廳。回定本道復審過的。還指望有甚麼開豁。本府吩咐。把人犯帶回本縣。分別監候。討保聽候轉詳。由兩道兩院一層層上去。又一層層批允下來。盡依了原問的罪名。珍哥武城縣監禁。晁源討保。贖伍聖道邵強仁着落各家屬完贖。海會郭氏亦准保出外。其餘計奇策高氏小柳青小夏景。俱釋放歸家。武城縣發放了出來。晁源把了珍哥的手。送珍哥到了監門首。抱了頭哭得。眞也是天昏地暗。看的人也都墜淚。公差要繳監牌。不停敢留催促。珍哥進了監去。晁源要叫二個了頭。跟進去伏侍。那禁子不肯放進。差人說道。晁相公待人。豈是刻薄的。况正要仗賴你們的時節。你放他二個了頭。進

去那禁子也就慨允了。翻轉面來說道。晁相公。你放心回去。娘子在內。凡百我們照管。斷不叫娘子受了一點屈抑。但凡傳送什麼進來。合我們說。沒有不奉承的。晁大舍稱謝不盡。

## 第十四回 囹圄中起蓋福堂 死囚牢大開壽宴

晁大舍送了珍哥到監。自己討了保。垂頭喪氣。走回家中。見了妹子。敍了些打官司的說話。搬上飯來。勉強吃了不多。開了房門。進入房內。灰塵滿地。蛛網牽床。那日又天氣濃陰。秋深乍冷。縱鐵石人也要悲酸。遂不覺噙啣大哭。哭得住了。妹子要別了家去。留不肯住。只得送了出門。一面先着人送了酒飯。往監中與珍哥食用。又送進許多舖陳。和替換的衣服進去。又差了晁住。拿了許多銀子。到監中打點刑房公禮五兩。提牢的承行十兩。禁子頭役二十兩。小禁子每人十兩。女監牢頭五兩。同伴囚婦每人五錢。打發得那一千人。屁滾尿流。與他掃地的。收拾房的。鋪床的。掛帳子的。極其撥臀捧屁。所以那牢獄中苦楚他真一毫也不會經着。次早又送進去許多合用的傢伙什物。并桌椅之類。此後一日三餐。茶水菓餅。往裏面供奉不迭。那個署捕的倉官已去了。另一個新典史到任。陝西人。姓柘。名之圖。聞得珍哥一塊肥肉。合衙門的人。沒有一個不肯嚼他的。也要尋思大吃他一頓。一日間掌燈以後。柘之圖。即討了監鑰。自己走下監去。一直往到女監中。別的房屋裏。黑黯地洞。就如地獄一般。惟有一間房內。糊得那窗乾乾淨淨。明晃晃的燈光。許多婦人在裏面說笑。典史自堆開門。一步跨進門去。只見珍哥揉着頭上。穿一件油綠綾機小夾襖。一件醬色潞紬小綿坎肩。下面岔着綠紬夾褲。一雙天青紵絲女靴。坐着一把學士方椅。椅上一個拱線邊青緞心蒲蓆墊子。地下餞烘烘一個火爐。頓着

一壺沸滾的茶。兩個丫頭坐在床下腳踏上。三四個囚婦。有坐矮凳的。有坐草墩的。典史問說。這是甚麼所在。如何這等齊整。這個標緻婦人。却是何人。那些禁子。只在地下磕頭。珍哥避在牆角邊站立。那些囚婦。都跪在地下。禁子裏說。這係晁鄉宦的兒婦。因鄉宦差人吩咐。小的們不敢把他難爲。所以只得將他鬆放。典史道。原來是個囚婦。我只道是甚麼別樣人的。這也不成個監禁。真是天堂了。若有這樣受用所在。我老爺也情願不做那典史。只求這裏做囚婦罷了。這些奴才。我且不多打你。打狼狽了。不好呈堂。每人十五板。看着把珍哥上了匣床。別的囚婦。俱各自歸了監房。又問這二個身小的。也是囚婦麼。那小柳青道。俺是伏侍珍姨娘的。那典史道。了不得。怎有這樣奇事。把二個丫頭就鎖在那間珍哥住的房內。外面判了根封條封了。又將珍哥的匣床。也使封皮封住。處制那珍哥。要叫皇天也。叫不出。典史出了監。隨即騎上馬。出了大門。要往西城查夜。禁子使了一個心腹的人。把典史下監的事。飛忙報知晁大舍。叫他忙來打點。若呈了堂。便事體大不好了。晁大舍因秋夜漸長。孤凄難寐。所以還獨自一個在那裏挨酒。那人敲開了門。說知此事。嚇得晁大舍只緊緊的夾着腿。恐怕嚇得從屁股眼裏吊出心來。算計打點安排。這樣深更半夜。怎能進得門去。若等明早開了門。他若已呈了堂。便就搭救不得了。那傳話的家人說道。若要安排。趁如今老爺在外邊查夜。大門還不會關。急急就去不遲。晁大舍聽見說典史在外查夜。就如叫珍哥得了赦書的一般。又知典史還要從本街經過。機會越發可乘。叫家中快快備辦果盒煖酒。封了六十兩雪白花銀。又另封了十兩。預備叫家人在廳上明灼灼點了燭。生了火。頓下極熱的酒。果子安放攢盒。擺得齊齊整整的。又在對面倒廳內。也生了火。點了燈。煖下酒。自己雖是革了監生。因是公子。也還照常戴了巾。穿了道袍。在大門等候。果然候不多時。只見前面一對燈籠。一對板子。

一個地方拿了一根柳棍。前面開路。典史戴着紗帽。穿了一件舊藍紬道袍。騎在馬上。晁家三四個家人。走到跟前。二個將馬緊緊勒住。一個跪下稟道。家主晁相公。聞知老爺寒天查夜。心甚不安。特備了一杯煖酒。伺候老爺禦寒。這就是家主的門首。晁相公自己在道旁等候。典史道。查夜公事。况且夜又太深。不便叨擾。白日相會罷。正要放馬前行。晁大舍在街旁深深一躬道。治生伺候多時。望老父母略住片時。不敢久留。那典史見晁大舍這等殷勤。怎肯不將計就計。說道。有罪得緊。不知晁相公自己在這裏。一面說。一面就跳下馬。與晁大舍謙讓了一番。大踏步跨進了正門。同那晁大舍進到廳上。那時已是十月天氣。三更夜深的時候。從那冷風中吃了許多辛苦。乍到了一個有燈有火有酒。又有別樣好處的一個天堂裏面。也覺得甚有風景。又將他跟從的人。安置在照廳裏吃酒烘火。晁大舍方與典史遞酒接杯。隨即又上了許多熱菜。也有二三道湯飯。晁大舍口裏老父母長。老父母短。老父母又怎樣清廉。那一個上司不敬重老父母的。怎麼慈愛百姓。那一個不感仰。如今朝廷破格用人。行見發科發甲在眼前的事。這都是治生衷曲之言。敢有一字虛頭奉承。那真正禽獸狗畜生不是人了。一片沒良心的好話。奉承得那典史抓耳撓腮。渾身像撮上了一升虱子的。單要等晁源開口。便也要賣個人情與他。晁源却再不提起。典史只得自己開言說。縣裏久缺了正官。凡事廢拋得極了。所以只得自己下下監查查夜。誰知蹊蹺古怪的事。說不盡這許多。適纔到了北城下。一個大鬍子。從那姑子菴裏出來。我說一個尼僧的所在。怎有個鬍子出來。叫人拿他過來。他若善善的過來理辨。倒也只好被他支吾過去了。他却聽得叫人拿他。放開腿就跑。被人趕上。採了一把。將一部落腮鬍都淨淨採將下來。我心裏還怪那皂隸說拿他罷了。怎麼便把他的鬍都採將下來。原來不是真鬍是那戲子戴的假鬍。摘了他的帽子。那裏有

一根頭髮查審起來。却是那關帝廟住持的和尙。說那監裏。更是希奇。女監裏面一個囚婦。年紀也還不上二十歲。生的也算標緻。那房裏擺設得。就似洞天一般。穿是滿身的絢帛。二三個丫頭伏侍。都不知是怎麼樣進去的。適纔把那些禁子。每人打了十五板。把那個囚婦看着上了。匣意思要撈打一頓。明日不好呈堂。晁大舍故意做驚道。這只怕是小妾。因有屈官司。問了絞罪。陷在監內。會着二個丫頭進去陪伴他。老父母說的一定就是原單。專央老父母。凡百仰仗着顧實。告因連日要備些孝敬之物。備辦未全。所以還不會敢來奉瀆。容明早奉懇。若適間說的果是小妾。還乞老父母照拂。典史滿口應承。說我回去就查。若果是令寵。我自有的處。典史就要起身。晁源還要斟酒。典史道。此酒甚美。不覺飲醉了。晁源道。承老父母過稱。明早當專奉老父母。當自己開嘗。不要托下人開壞了酒。典史會了這個意思。作謝去了。果然進的大門。歇住了馬。叫出那巡更的禁子。吩咐道。把那個囚婦。匣開了。仍放他回房去罷。標緻婦人。不禁磕打。一時磕打壞了。上司要人。不便說了。騎着馬。開了西角門進去。那些衙門人。埋怨道。老爺方纔不該放他。這是一個極好的拿手。那個晁大舍。這城裏是第一個有名的刻薄人。他每次是過了河。就拆橋的主子。典史道。你們放心。我叫他過了河。不惟不拆橋。還倒回頭來修橋。我還叫他替他們也搭一座小橋。你老爺沒有這個本事。也敢把那婦人。上在匣裏麼。衆人無言。而退。都背地骨骨農農的道。我這裏洗了眼看哩。吃了他幾杯酒。被他一頓沒下頭的好話。就把個拿手放了。可惜了這股肥蟲蟻。又有得說道。你沒的說。會見那小鬼也敢在閻王手裏撒謊來。誰知到了次日清晨。晁大舍恐那典史不放心。起了個絕早。揀了兩個圓混大罈。裝了二罈絕好的陳酒。昨晚那六十兩銀子。原恐怕他裝腔。就要拿出見物來買告。見他有個體面。不好當面褻瀆他。隨即解開了封。又添上二十兩。每個罈內是四十

兩。又想要奉承人。須要叫他內裏喜歡。一個罈內。安上了一付五兩重的手鐲。一個罈裏。放上每個一錢二分的金戒指十個。使紅絨繫成一處。又是兩石稻米。寫了通家治生的禮帖。差了晁住押了酒米。又吩咐犒從銀十兩。叫晁住當了典史的面前。分犒他衙門一千人衆。衆人都大喜歡。典史自己看了。叫人把酒另倒在別的罈內。底下倒出許多物事。那個四奶奶見了銀子。倒還不甚歡喜。見了那付手鐲。十個金戒指。又是那徽州匠人打的。甚是精巧。止不住屁股都要笑的光景。攬掇典史。把晁住叫到後邊衙內款待飲酒。足足賞了一兩紋銀。再三說道。昨日監中實實不會曉得。所以誤有衝撞。我昨晚回來。即刻就叫人放出。仍送進房裏宿歇去了。拜上相公。以後凡百事情。就來合我說。我沒有不照管的。千恩萬謝。打發晁住出來。那些衙門人。又都拉了晁住。往酒店裏吃酒。也都說以後但有事情。他們都肯出力。自此以後。典史與晁大舍相處得甚是相知。典史但過下監。走到珍哥房門口站住。叫他出來。說幾句好話安慰他。又吩咐別的囚婦。教他們好生服侍。不許放肆。我因看施氏的分上。所以把你們也都鬆放。若有不小心的。我仍舊要上匣了。這些囚婦。見珍哥如此勢燄。自從他進監以來。那殘茶剩飯。衆婆娘吃個不了。把那幾個黃病老婆。吃得一個個肥肥胖胖。連那四奶奶。也常常教人送吃食進去與他。那個提牢的刑房書辦張瑞風。見珍哥標緻。每日假獻殷勤。着實有個算計之意。只是耳目衆多。不便下得手。過了年。天氣漸漸熱了。珍哥住的那一間房。雖然收拾乾淨。終是與衆人合在一座房內。又兼臭蟲。蛇蚤。一日多如一日。要在那空地上另蓋一間居住。晁源與典史商量。典史道。這事不難。吩咐把禁子叫來。教他如何如何。怎的怎的。那禁子領會去了。待縣官升了堂。遞了一張呈子。說女監房子將倒。乞批捕衙下監估計修理。典史帶了工房。遂一估計。要從新壘牆翻蓋。乘機先與珍哥蓋了間半大大的向陽房。

子一整間拆斷了做住屋。半間開了前後門。做過道乘涼。又在那屋後邊。蓋了小小的一間廚房。糊了頂格。前後安了精緻明窗北牆下磨磚合縫。打了個隔牆叨火的煖炕。另換了帳幔鋪陳桌椅器皿之類。恐怕帶了臭蟲過來。那些用舊的東西。都分與衆人。將着屋周圍又壘了一圈牆。獨自成了院落。那伏侍丫頭。常常的替換。走進走出。竟自己的場園一般。也絕沒個防關。却說晁大舍自從與典史相知了。三日兩頭。自己到監裏去看望珍哥。或清早進去。晌午出來。或晌午進去。傍晚出來。那些禁子。先已受了他的重賄。四時八節。又都有賞賜。年節間共是一口肥豬。一大罈酒。每人三斗麥五百錢。刑房書手。也有禮節。凡遇晁大舍出入。就是驛丞接老爺。也沒有這樣奉承。自從有了這新房。又甚是乾淨。又有了獨自院落。那些囚婦。又沒處東張西看的來打攪。晁大舍也便成幾日不出來。家中凡百丟的。不成人家了。四月初七日。是珍哥的生日。晁大舍外面抬了二罈酒。蒸了兩石麥的饅饅。做了許多的暖飯。運到監中。要大犒那合監的囚犯。兼請那些禁子吃酒。日將下山時候。典史接了漕院回來。只聽得監中一片聲。唱曲猜枚。嚷做一團。急急討了鑰匙。開門進去。只見禁子囚犯。大家吃得爛醉。連那典史進去。也都。不大認得。是四爺了。晁大舍躲在房中。不好出來相見。將珍哥喚到院子門前。將好話說了幾句。說有酒時。寧可零碎與他們吃。若吃醉了。或是火燭。或是犯了獄事。就大不好了。叫皂隸們將那未吃完的酒。替他收過了。把那些囚犯。都着人守住。等那禁子醒來。可見那做縣官的。這監獄裏面。極該出其不意。或是拜客回來。或是送客出去。或是才上堂。不會坐定。或是完了事。將近退堂。常常下到監裏查看一遍。那些禁子牢頭。如却受了賄。就把囚犯恣意的放鬆。就是要索賄。把囚犯百般凌虐。若武城縣裏有那正印官。常到監裏走過二遭。凡事看。在眼裏。誰敢把那不必修理的女監。從新翻蓋。誰敢把平空白地。蓋屋築



牆誰敢把外面無罪的人任意出入。只因那晁大舍賄賂多倚勢力，其罰銀罰紙罰穀罰磚，此外還曉得的甚麼法。後來又是個孟通判署印，連夜裏也做了白日，還不夠放告問刑的工夫。那裏理論到監裏的田地，這一日不惹出事來，真也是那獄神救護，又幸得那署印的孟通判回去府中，縣中寂靜無人，所以抹殺過了。晁大舍仍在監內住過了夜，到了次日飯後，只見那禁子領了晁鳳，從外邊進來，與晁大舍磕了頭說：「老爺老奶奶，見這一向沒通信去，不知家中事體怎麼樣了。」叫小人回家看望，說官司結了。請大爺卽日起身往任上去，有要緊的事待商量哩。」晁大舍道：「有家書把與我看。」晁鳳道：「書在宅裏放着哩，沒敢帶進來。」晁大舍問道：「老爺老奶奶，這向好麼？」晁鳳道：「老爺這會子極心焦，爲家裏官司的事，愁的整夜睡不着。如今頭髮鬍子通白了，不得待三四日，烏白各半。如今把鬍子花花綠綠的，怪不好看。老奶奶也瘦的不像了。白日黑夜的哭。如今梁相公胡相公，外邊又搜尋得緊，恐怕藏不住他，也急待合大爺商量。」晁大舍說：「老爺一點事兒，也鋪派不開，怎麼做官。有咱們這個漢子，怕甚麼官司抗不住，愁他怎麼沒要緊，愁的哭的哭，是待怎麼？」就是他二人，咱忖量着去，可以爲他。咱就爲他，若爲不得他，咱願鋪拉自己，咱沒的還用着他哩。」晁鳳道：「老爺作難，全是爲他，也有好處在咱身上，怎麼下攀的這個心。」晁大舍道：「這的沒都是瞎話。人若與他銀子，他就有好處到你來，要依着我的主意，還要問他討着銀子。」晁鳳就沒做聲。走到小廚屋內，自己裝了壺涼酒，揀了兩樣暖飯吃了。晁大舍穿了衣服，要同晁鳳出去。珍哥扯着晁大舍，撒嬌撒癡的說：「我不放你往任上去，你若不依我說，你前脚去了，我後脚就吊殺哩。」也還提着你的小名兒咒。晁大舍道：「我且出去看書，咱再商量。」珍哥又問你到幾時進來，晁大舍道：「我到外邊看，要今日不得進來，我明日進來罷。」晁大舍竟到家內，晁鳳遞過書來，又有一搭連拉不動。

這般重的。不知甚麼東西。那晁老知道兒子不大認得字。將那書上寫得都是常言俗語。又都圈成了句讀。所以晁源還能一句挨一句讀得將去。那旁邊家人媳婦了頭小廝。聽他念那書上。說爺娘怎樣掛心。怎樣睡不着。娘把眼都哭腫了。沒有一個不歎息的。晁大舍只當耳邊風。只說道。難道不曉得我在家裏與人打官司。要銀子用。只這一千兩。當得什麼事。這也不見得在那裏想我。口裏說着。心裏也要算計起身。只是丟珍哥不下。算計托下家人。合家人娘子照管。又恐怕他們不肯用心。欲待不去。那良心却也有些過不去。左右思量。還得去走一遭纔是。且是看京師有甚門路。好求分上搭救珍哥。次日帶了許多任上的吃物。自己又到監中。和珍哥商議。珍哥甚是不捨。說道。到京好尋分上的事。珍哥也便肯放晁大舍去了。商量留下照管的人。晁大舍要留下李成名兩口子。珍哥說。李成名我不知怎麼不合意他。這的支使不慣他。不然。還留下晁住兩口子罷。晁大舍道。你要只得留下他兩口子罷。只是我行動。又少不得他。晁大舍又在監裏住下了。沒會出來。晁鳳那日也往鄉裏尹家。看晁大舍的妹子去了。得三日纔回來。晁大舍看定了四月十三日起身。恐早路天氣漸熱。不便行走。賃了一隻民船。賃了一班鼓手。在船上吹打。通共講了二十八兩賃價。二兩折犒賞。又打點隨帶的行李。又包了橫街上一個娼婦。小班鳩。在船上作伴住。一日是五錢銀子。按着日子算。衣裳在外。回來路上的空日子。也是按了日子算的。都一一商量收拾停當。一連幾日。晁大舍白日出來打點。夜晚進監宿歇。十二日前。已到四衙裏辭了典史。送了十兩別敬。托那典史看顧。又與捕衙的人役二兩銀子折酒飯。又送了典史的奶奶一對玉花。一個玉結。一個玉瓶。一疋一樹梅南京緞子。典史歡天喜地應承了。又把晁住媳婦安擺到裏面。叫晁住白日在監裏照管。夜晚還到外面看家。到了十三日早晨。晁大舍與珍哥難割難離的分了手。珍哥送

晁大舍到了監門內。晁大舍把那些禁子，都喚到跟前囑咐，叫他們看顧袖內，又取出銀子來說：「只怕端午日我不在家，家裏沒人犒勞你們。這五兩銀子，你們收着，到節下買杯酒吃。那些人感謝不盡，都說晁相公，你只管放心前去。娘子都在我們衆人身上，但相公在家，娘子有人照管，我們倒也可放心。若相公行後，恐娘子嫌長嫌短，終恨照顧不周，待相公回來，說長說短，偏要把我們看做狗畜生一班，實在難測。」晁大舍道：「你休放在心，只管留意照顧，往日回來，重賞你們。」叫晁住媳婦子，合你珍姨進去罷。晁大舍即時往外去了。到了家，看着人往船上運行李，鎖前後門，貼了封皮，囑咐了看家的人，坐上轎，往河邊下了船。船頭上燒了紙，拋了神福，犒賞了船上人的酒飯，送的家人們，都辭別了上岸站着，看他開船，鼓棚上吹打起來，點了鼓，放了三個大吉炮。那日却喜順風，扯了篷，放船前進。晁大舍搭了小班鳩的肩膀，站在艙門外，掛了硃紅竹簾，朝外看那沿河景致。那正是初夏時節，一片嫩柳叢中，幾間茅屋，挑出一張藍布酒帘。河岸下斷斷續續洗菜的，浣衣的，淘米的，醜俊不一，老少不等，都是那河邊住的村婦，却也有野色撩人。又行了三四里，岸上一座華麗的廟宇，廟前站着兩個少婦，一個穿天藍大袖衫子，一個上下具是素粧，望見晁大舍的船到，兩個把手慢慢的迎上前來，朝着艙門口說道：「我姊妹二人不往前邊送你了，改日等你回來，與你接風罷。」晁大舍仔細一看，却原來不是別人。那個穿天藍大袖的，就是計氏。那個穿白的，就是昔年雍山下打獵遇見的那個狐精。晁大舍嚇得頭髮根根上豎，問那班鳩：「見有人不會班鳩說，我不見有人。」晁大舍明明曉得自己遇鬼，甚不喜歡，只是壯了胆，往前撞着走。

### 第十五回 刻薄人焚林撥草 負義漢反面無情

大監王振。雖作了些彌天的大惡。誤國欺君。辱官禍世。難道說是不該食他的肉。寢他的皮麼。依我想將起來。王振只得一個王振。就把他的三魂六魄。都做了當真的人。連王振也只得十個沒雞巴的公公。若是那六科給諫。十三道御史。三閣下。六部尚書。大小九卿。勳臣國戚。合天下的義士忠臣。大家豎起眉毛。擡起鬍子。光明正大。將出一片忠君報國的心來。事奉天子。行得去。便吃他俸糧。行不去。難道家裏沒有幾畝薄田。就便凍餓不成。定要喪了那羞惡的良心。戴了鬼臉。千方百計。爭強鬪勝的。去奉承那王振做甚。大家齊心合力。扶持得住了。難道那王振就有這樣大大的密網。竭了流。打得乾乾淨淨的。不成。却不知怎樣。那舉國就像狂了的一般。也不論甚麼尚書閣老。也不論甚麼巡撫侍郎。見了他。跪不迭的磕頭。認爹爹。認祖宗。個不了。依了我的村見識。何消得這樣奉承。後來王振狠命的攬撥。正統爺御駕親征。蒙了土木之難。正統爺的龍睛。親看他被也先殺得稀爛。兩個親隨的長家。劉錦衣。蘇都督。同時剝成兩段。依我論將起來。這也就是天理顯報了。他的弟姪兒男。蔭官封爵的。都一個個追奪了。也殺了個罄盡。又依我論將起來。這也算是國法有靈了。却道當初那些替他餵屁股的。義子。義孫。翻將轉。那不識羞的臉來。左手拿了張稀軟的折弓。右手拿了幾枝沒翎花的破箭。望着那隻死虎射。有的說他不死。有的說他順了也先。有的說他死有餘辜。還該滅他三族。窮搜他的黨羽。羣言雜語。激聒個不了。若再依我的村見識。他已落在井中。上不來了。又只管下那石頭做甚。那蘇都督劉錦衣。恃了王振的掌家。果然也薰天的富貴了幾年。依達人看將起來。不過還是他當初的時節。扮了一本

邯鄲夢南柯夢的一般。後來落了個身首異處。抄沒了家私。連累了妻子。若說那個安期。不過是劉錦衣姑表外甥。胡君寵也不過是蘇都督閨女的兒子。兩個原不會幫了他兩家作惡。也不甚指了他兩家的名色。詐人不過是海人作興了千把銀子。扶持了個飛過海的前程。况還都不會選出官去。真是狐狸小醜。還尋他做甚。却道那些扒街淘空的小人。你一本。我一本。又說有甚麼未淨的漬好。又說有甚麼伏我的餘孽。所以那梁生胡旦。都在那搜尋緝訪的裏邊。行開了文書。撒開了應捕。懸了一百兩的賞格。要拿這一班倚草附木的妖精。漸漸的俱拿得差不多了。梁生胡旦藏得這所在甚好。裏邊沒人敢傳將出去。外邊又沒人敢尋將進來。倒也是個銅牆鐵壁了。奈那晁家的父子都有一件毛病。好的是學那漢高祖專一殺戮功臣。晁老兒雖是心裏狠。外面還也做不出來。見梁生胡旦沒了勢力。忖量得他斷不能再會幹陞了。後來因他又與徐翰林相處。他如今自身也難保。還懼怕他做甚。輾轉躊躇。幾番要首將出去。即不然。要好好打發他出門。當不得外面一個講王道的西賓刑臬門。冷言諷語。說什麼病鳥依人。又講甚麼魯朱家與季布的故事。孔褒與張儉的交情。晁老怕他議論。不好下得手。又虧不盡有一個煞狠要丈夫做好人。不肯學那東窗剝柑子吃的。一個賢德夫人。屢在枕邊頭說道。我們在華亭。幸得急急離了那裏。若再遲得幾時。江院按臨。若那些百姓一齊告將起來。成得甚麼模樣。虧不盡他兩個攛掇。我們早早離了地方。又得這等一個好缺。雖是使了幾兩銀子。我聽得人說。我們使了。只有一小半銀。如今至少算來將兩年。也不下二十萬銀子。這却有甚麼本利。這也都是兩個的力。量。我們如今在這裏受享榮華富貴。怎好不飲水思源。况他兩個。我聽說多有親戚朋友。他却不去投奔。却來投奔我們。他畢竟把我們當他一個好依靠的泰山。我們不能庇護他罷了。反把他往死路裏推將出去。這阿

彌陀佛。我却下手不得。所以晁老聽了這些語。那心頭屢次被火燒將起來。每次俱被那夫人一瓢水澆將下去。於是這梁生胡旦也還沒奈何容他藏在裏邊。然雖是說不盡得了夫人解勸的力量。其實得了那跨灶幹蟲的兒子不在跟前。若這個晁大舍一向住在衙中。你即有夫人的好話。晁老却不敢不聽兒子的狂言。別人怕得。那晁大舍是一個至奸險至刻薄的小人。他却看得兒子就如那孔夫子諸葛亮的聖旨。誰知這梁生胡旦的難星將到。五月十二。晁大舍到了張家灣。將船泊住。且不差人衙裏報知。要打發小班鳩回去。除了家裏預先與過的不算。又封了二十五兩銀子。沿路零零碎碎。也做過了許多衣裳。又與了四兩重一副手鐲。四個金戒指。一副金丁香。也還有許多零碎之物。又稱了四兩銀子。交與船上的家長。作回去的四十日飯錢。叫還在船上帶他回去。將那剩的米麵等物。俱留與用度。跟他的小優兒。另外賞了二兩紋銀。方纔差人往衙內通報。隨後上岸。岸上撥了許多馬匹。抬了晁老坐的大轎。別了班鳩。前呼後擁的進州去了。到後面見了爹娘。說了些家常裏短的話。看人搬完了行李。出到書房。與邢臬門相見。又走到胡旦梁生那裏。敘了溫寒。那梁生胡旦心裏算計。有了結義的盟兄到了。一定凡百更是周全。越發有了倚靠。誰知過得兩三日。與晁老說起胡旦梁生的事來。那晁大舍說出那些傷天害理刻薄不近人情的言語。無所不至。也沒有這許多口。學他的話。晁老聽了。就如那山邊的頑石。聽那誌公長老講法華經的一般。只是點頭。又是晁夫人說道。小小年紀。要在忠厚處積的。不要一句非言。折盡平生之福。我剛剛勸住了你爹。你却又發作了。你既知他是戲子小旦。誰叫托他做事。受他的好處。又誰叫你與他結拜弟兄。這樣用人靠前。不用人靠後的事。孩兒。你聽我說。再休做他。你一朵花兒纔開。正要往上走哩。那晁大舍驢耳朵內。曉得甚麼。叫是忠言。旁邊又有一個父親幫助他。怎得不

直着個頸子。強說娘曉得什麼。人誰不先爲自己。你如今爲了他。這火就要燒着自己屁股哩。咱如今做着現任有司。官家裏窩藏着欽犯。這是什麼罪犯。咱與他担着是違背聖旨。十滅九族。拿着當玩哩。晁夫人道。沒的家說他作反來。那裏放着違背聖旨。十滅九族。有事我担着。晁老道。你女人曉得甚麼。大官兒說得是。晁夫人道。這是什麼是。我只說是爺兒們望前做。吃了午飯。打發晁老上了晚堂。晁大舍走到原先住的東書房內。叫了晁書。晁鳳到跟前說道。你們別要混賬。沒有主意。聽老奶奶的話。那兩個戲子。是朝廷欽犯。如今到處畫影圖形的拿他。你敢放在家裏藏着。這要犯出來。丟了官是小事。只怕一家子吃飯傢伙。都保不住。我想起來。他使咱們這些銀子。要不按他個嘴啃地。叫他善便去了。他決不甘休。如今見懸着賞首。出來的賞首。百兩銀子哩。你們着一個明日到城上。我寫一張首狀。你拿着竟往廠衛裏遞了。帶着人回來捉他。只你知道。休叫老奶奶聽見。就是別人跟前。也休要露出一個字來。一百兩銀子的賞哩。每人分五十兩。做不的個小本錢麼。晁書看着晁鳳說道。明日你去罷。討了賞來。也都是你的。不知怎麼。我往京裏走的生生的。晁鳳道。還是你去。我幹不的事。先是一個心下不得狠。怎麼成的。晁大舍望着晁鳳啐了一口氣道。現世報。怕這一百兩銀子扎手麼。二人道。這事大爺再合老爺商議。別要忒冒失了。依小人們的愚見。這不該行。他在咱身上的好處不小。這缺要不着他的力量。咱拿四五千兩銀子。還沒處尋主兒哩。就是俺兩個在蘇都督家住了四五十日。那一日不是四碟八碗的款待。他認得咱是誰。他也不過是爲小胡兒。他就在咱家住些時。只當是回席。他就是昨日華亭的事。也該感激他。要不是他。咱那裏尋徐翰林去。咱就按他個嘴啃地。他就爬不起來。那南人們有根子哩。晁大舍道。你這都像那老奶奶的一樣閒話。開口起來。就是什麼天理。就是什麼良心。又是人家的甚麼好處。

可說如今的世道。兒還不認的老子。兄弟還不認的哥。講甚麼天理哩。良心哩。我到明日。不許與你們飯吃。我就看着你們吃那天理合那良心。我生平是這樣的性子。該受人搯把的去處。咱就受人的搯把。人該受咱搯把的去處。咱就要變下臉來。搯把人個夠。該用着念佛的去處。咱就燒那香。遲了待我辦成了事。把你們重重責罰。將晁鳳晁書罵了一頓。走到裏邊去了。倒背了手。低着頭。在那院子裏走過東。走過西。肚裏思量妙計。到了次日清早。梳過頭。走到梁生兩個的房裏坐下。問道。二位賢弟。沒有帶得甚麼銀子麼。二人道。也有幾兩不多。怎樣使用。大舍道。本府差下人來。要一萬兩軍餉。不拘何項銀兩。要即刻借發。剛剛的把庫裏銀子。昨日纔解了個罄盡。這軍儲要緊。咱只得衙裏湊借與他。等徵上來還咱。梁生兩個道。有幾兩銀子。都放手出去了。那日往這裏來。誰敢再出去討。要只將現有的幾兩銀子。兩個合將攏來。不知夠六百兩不夠。一邊從皮箱內零碎碎的併將攏來。却是六百三十兩。梁生二人。一封封遞將過去。要留下那三十兩零頭。晁大舍道。連那三十兩都湊在裏邊罷了。外面總用了包袱。包裹的結結實實的。把胡旦的一根天鸞藍帶細了。叫了人扛到他自己的房內。又囑咐教不要與那泉門晁鳳晁書知道。又過了一日。晁大舍把一本報後邊空紙內。故意寫了個廠衛的假本。說訪得胡君寵梁安期。躲藏通州知州晁思孝衙內。請旨差人捉拿。故意拿了報。慌張張的走到梁生門房裏。故意教人躲開了。說這事體敗露不好了。如今奉了旨。廠衛就有差人到了。若進來搜檢的。沒有還好抵賴。若被他搜檢出去。你二人是不消說得。我們這一家都被你累死了。梁胡兩個。慌做一團。沒有計策。只是渾身冷戰。晁大舍說。沒有別計。火速收拾行李。我着人送你們到香巖寺去。交付與那個住持。藏你們在佛後邊那夾牆裏面。那個去處。是我自己看過的。躲一年也不怕有人尋見。那個和尚。新近被強盜拔了。是



家父開了他出來。他甚感我們的恩。差人去吩咐他。他沒有敢放肆的事。不宜遲。快些出去。二人急忙收拾。不迭行李止裝了個襖套。別樣用不着的衣裳。也都丟了下了。梁生道。有零碎銀子。且與幾兩。只怕一時緩急要用。晁大舍道。也沒處用銀子。我脫不了不住的。差人去探望。再停出去不遲。二人也辭不及。那皋門。說我們還辭辭奶奶出去。晁大舍道。略等恐事情不好了。就要進來拿住。且不辭罷。開了衙門。外面已有兩有衙門的人伺候。接着舍大晁道。我適纔已是再三吩咐詳細了。你二人好生送去。不可誤事。兩個衙門人。喏喏連聲。替他扛了襖套去了。原來香巖寺在通州西門外五里路上。那送去的二人。扛了襖套。同梁生胡旦出了西門。走到旱石橋上。大家站住了歇脚。一個推說往橋下解手。竟從小路逃走了。又一個說道。這去還有五六里大野路。我到門裏邊叫兩匹馬來。與二位相公騎了好去。梁胡二人道。路不甚遠。我們慢慢走去罷。那人道。有馬何妨騎騎。門裏邊走去。就牽來了。將襖套擱在橋欄杆上。也就做了一團坐着了。那梁胡二人左等右等。從清早不會吃飯。直到了晌午。那一個先去解手的。是不消說得。已是沒有踪跡了。這一個去牽馬的人。竟亦不來。正在餓得肚裏熱騰騰的火起。那旱石橋面上。正鬧熱所在。賣水菓的。賣大米水飯的。一行賣買的挑過。怎當梁胡二人。半個紙錢也不會帶了出來。空餓得叫苦連天。却拿什麼買吃。兩個心裏還恨說道。這兩個差人。只見我們兩個換了這襖套衣裳。便却不放在眼裏。那曉得我們是晁大舍的義弟。過兩日見了晁大舍。定要說了打他。又想自己耽着一身罪名。要出來避難的。怎這坐在這衝路的橋上。幸喜穿了破碎的衣裳。剛得兩薄薄的被套。不大有人物色。商量不如自己扛了行李。慢慢的問到香巖寺去。晁大舍會言已着人合住持說過了。我們自己去說得頭正。他也自然留住。各人把被套扛在肩頭。問了路。走了五六里。倒也果然有座香巖寺。

規模也甚是整齊。二人進了山門。又到佛殿上叩了頭。問了那住持的方丈。兩個徑自走進客座裏面。只見一個小僧。離走來問道。你二人是做甚的。梁胡兩個道。我們是州太爺衙裏邊出來的親眷。特來投拜長老。那僧離去了一會。只見那長老走將出來。兩個迎到門外。那和尚從新把他兩個讓到裏面。安了坐。略略敘了來意。長老看他兩個。都纔得二十歲的模樣。那梁生雖是標緻。還有幾分像個男子。那個胡旦。嬌媚得通似個女人。且是容貌又都光潤。不像是受奔波的。却如何外面的衣服。又這等破碎。再仔細偷看他們的裏面。却也極為華麗了。都生羅衫褲。甚是齊楚。若果是州衙裏親眷。怎又沒個人送來。雖說有兩個人。都從半路裏逃去。這又是兩頭不見影的話。又怎生不留他在衙裏。却又送他往寺裏來。只怕果是親眷。在衙裏幹了甚麼見不得人的勾當。走出來了。又該走去罷了。如何反要住在這裏。他就不時使人出來探望。且再看下落。一面叫人收拾齋來吃了。這寺原是奉皇太后勅建安藏經焚修的所在。周圍有二三十頃贍寺的地。所以這和尚是欽授了度牒來的。甚是有錢。受用得狠。雖是素齋。却倒豐潔。二人吃了齋。和尚收拾了一座淨室。叫他兩個住歇。等到日夕。掌了燈。何嘗有個人來探問。又留吃了晚齋。等了一會。終不見個人影。兩個還不道晁大舍用了調虎離山計。只疑道是轉了背。錦衣衛差人到了。正在衙裏亂鬧。也未可知。但沒個憑據。怎好住得安穩。連住了三四日。和尚因不見有個州裏的人出來。益發疑心起來。要送他兩個起身。二人道。我們的行李盤纏。盡數都在衙裏。原說待幾日就使人接了進去。所以絲毫也不會帶了出來。每人剛得一個梳匣。兩三把鑰匙。此外要半個紙錢。也是沒有的。怎麼去得待我寫一封書。老師傅使個的當人。下到州裏。討個信息出來。討了一個信箋。一個信筒。恐怕和尚不信。當了和尚的面。寫道。

前日匆匆。未得稟辭老爺老奶奶爲恨。所跟從的兩人。俱到旱橋上。一個推說淨手。一個推去催馬。俱竟一去不來。弟等候至午轉。只得自攜行李。投奔寺內。幸得長老。大看仁兄體面。留住款待。近日來信息不通。弟等進維谷。或住或行。速乞仁兄方略。手內分文也無。仍乞仁兄留意。知名不具。

寫完。用米糝封了口。長老使了一個常往州裏走動的人。叫他到州裏內衙門口。說三日前衙裏出來兩位相公。住在寺裏。等衙裏人不來了。叫我送進這封書來。把衙門的傳了進去。晁大舍自己走到傳桶跟前。回說。我衙裏相公。自然在衙裏住。却怎的送到寺裏。這却是何處光棍。指稱打詐。即刻驅逐起身。稍遲連滿寺和尚。都拿來重究。嚇得那個下書的。金命水命的往寺裏跑。回了梁胡二人。到州裏的話。二人聽得。都呆了半晌。變了面色。氣得說不出話來。那長老便也不肯容留。只是見胡旦生得標緻。那個不良的念頭。未曾割斷。隨即有兩地方來到寺裏查問。幸得那長老。是奉勅剃度的。那地方也不敢放肆。說了說去了。梁胡二人道。我們去是半步也行不得的。沒有分文路費。怎麼動身。只好死在這裏罷了。左右脫不了是死。把那前後左右。從根至尾的始末。怎樣借銀子。怎樣打發出來。盡情告訴了那和尚。長老道。原來是如此。這是大舍用了計。你那六百兩和行李。準還那幹官的銀子。你倒是把實情合老僧說得明白。這事就好處了。你且放心住下。寺裏也還有你吃的飯哩。你兩個依我說。把頭髮且剃下了。暫做些時和尚。不久就要改立東宮。遇了赦書。再留髮還俗不遲。目下且在寺裏住着。量他許大的人物。也不敢進我寺裏尋人。胡梁二個道。若得如此。我二人情願終身拜認長老爲師。說甚麼還俗的話。況我們兩個。雖定下了親。都還不會娶得過門。若後來結得個善果。也不枉了老師父度脫一場。且把這胡梁二人。削髮爲僧的事。留做後說。却說那晁大舍用了這個妙計。擠發出梁生胡

且去了。那晁老欽服得個兒子。就如孔明再生。孫龐復出。那日地方回了話。說道。梁胡兩個都趕得去了。晁老喜得就如光身上脫了領簷衣的一般。只見那晁夫人聽見兒子。把梁生胡旦打發得去了。心中甚是不快。惱得整兩日不會吃飯。又怪說這兩個人也奇。你平常是見得我的。你臨去的時節。怎便辭也不辭我一聲。佯佯去了。想是使了性子。連我也怪了麼。但不肯略忍一忍。出到外面。被人捉了。誰是他着己的人。老夫人關了房門。痛哭了一個不歇。住了聲。却又不見動靜。丫頭在窗外邊張了一張。一聲喊起。連說不好了。老奶奶在床欄杆上吊着哩。大家慌了手脚。扒門的扒門。拆窗的拆窗。從堂上請了晁老下來。從書房叫了晁源來到。灌救了半晌。剛剛救得轉來。晁老再三問了頭媳婦們。都說不知爲甚。只是整兩日不會吃飯。剛纔關了房門。又大哭了一場。後來就不見動靜了。從窗孔往裏張了一張。只見老奶奶在床上吊着。晁老再三又向晁夫人詳問。果真是爲何來。晁夫人道。我不爲甚麼。趁着有兒子的時候。我便早些死了。好叫他披麻帶孝。送我到正穴裏去。免教我死遲了。被人說我是絕戶。埋在祖墳外邊。晁老道。我不曉得。這是怎生的說話。這樣一個絕好的兒子。我們正要在他的手裏享福快活受用哩。爲何說這等不祥的言語。晁夫人道。我雖是婦人家。不會讀那古本正傳。但耳朵內不會聽見有這等刻薄負義沒良心的人。幹這等促壽短命的事。會長命享福的理。不如早些閉了口眼。趁着好風。好水的時節。挺了脚快活。誰叫你們把我救將轉來。那晁老的賢喬梓。聽了晁夫人的話。也不免毛骨悚然。但那晁夫人還不曉得。把他的銀子劫得分文不剩。衣服一件也不會帶得出去。差了地方趕逐起身。這些勾當哩。大家着實解勸了一番。安慰了晁夫人。事也不免張揚開去。那邢舉門也曉得了。

第十六回 義士必全始全終 慈母能知亡知敗

香巖寺的住持。擇了剃度的吉日。與梁胡二人落了髮。梁生的法名叫做片雪。胡旦的法名叫做無翳。二人都在那住持的名下。做了徒弟。隨後又都撥於他事管。與那住持甚是相得。如今且說那邢舉門的行止。這一個邢舉門是河南浙川縣人。從小小的年紀。進了學。頭一次歲考補了增。第二遍科考補了廩。他這八股時文。倒不用心在上面鑽研。只是應付得過去就罷了。倒把那正經工夫。多用在典墳子史別樣的書上去了。所以倒成了個通才。不像那些守着一部四書本經。幾篇濫套時文。其外一些不識的盲貨。但雖是個參政的公子。他的乃父。是朝數得起一個清官。况又去世久了。所以家中也只淡薄過得。自己負了才名。又生了一副天空海闊的心性。洒脫不羈的胸襟。看得那中舉人進士。卽如在他懷袖裏的一般。又兼他那一年往省城科舉。到了開封城外。要渡那黃河。他還不會走到的時節。那船上已有了許多人。又有一個像道士模樣的。也同了一個科舉的秀才。走上船來。那個道人。把船上的許多人。略略的看了一看。扯了那個同來的秀才道。這船上擁擠的人忒多了。我們緩些再上。復登了岸去。那個秀才問他的緣故。道士回說。我看滿船的人。鼻下多有黑氣。厄難只在眼下了。說不了。只見那舉門先走。一個小廝挑了行李。走來上船。那個道士見那舉門上在船上。扯了那個秀才道。有大貴人在上面。我們渡河不妨了。那時正是秋水大漲。天氣又不甚晴明。行了不到一半。只見一個遮天映日的旋風。從水上撲到船來。船上艙公水手。忙了手脚。只聽見空中喝道。尙書在船。莫得驚動。那個旋風。登時散開去。一霎時將船渡過。那些在船上的人。大半是趕科舉的秀才。聽了空中的言語。都

像漢高祖築壇拜將。人人都指望要做將軍。誰知單只一個韓信。大家上了岸。那個道人。另自與邢皋門敘禮。問了鄉貫姓名。臨別說道。千萬珍重。空中神語。端屬於公。十五年間取驗。楚中小蹶。不足爲意。應中流之險也。此外盡俱順境。直登八座。邢皋門遜謝而別。後來果然做到湖廣巡撫。爲沒要緊的事。被了論。不久起了侍郎。陞了戶部尚書。這是後日的結果。不必細說。他流望那科就可中得。果然頭場薦了解。二場也看起來。偏偏第三場落了一個策草。謄錄所舉將出來。監臨官看了。落了房考。等三場不進去。急得只是暴跳。只得中了個副榜。想起道士語十五年之間。並不許今科就中。別人到替他煩惱。他却不以爲事。依舊是洒洒落落的襟懷。有一個陸節推。其父與邢皋門父親爲同門的年友。最是相知。那個年伯也還健在。陸節推行取進京。考選了兵科給事。因與邢皋年兄弟。聞得他家計淡薄。請他到京。意思要作成他些燈火之資。好叫他免了內顧。可以讀書。差了人竟到浙川縣來請他。他也說帝王之都。不親自徧歷一遭。這聞見必竟不廣。遂收拾行李。同來人上了路。不半月之程。到了陸給諫衙內。相見了甚是喜歡。連住了三個月。也會過了許多名士。也遊過了香山碧雲各處的名山。也看了許多的奇物。也聽了許多的奇聞。也看了許多的祕書異笈。心裏甚是得意。道不負了此行。陸給諫旋即管了京營。甚是熱鬧。陸給諫見他絕沒有干預陳乞的光景。又見他動了歸意。說道。請了兄來。原是因年伯宦囊蕭索。兄爲糊口所累。恐誤了兄的遠大。所以特請兄來。遇有什麼順理可做的事。不憚效一臂之力。可以濟兄燈火。况如今京營裏邊。儘有可圖的事。兄可以做的。無妨相示。邢皋門道。但凡順理該做的事。兄自是該做。何須說得。若是那不順理不該做的。兄自是做不去。我也不好說得。壞了兄的官箴。損了我的人品。况錢財都有個分定。怎強求得來。蒙兄館穀了這幾時。那真得處不少。那身外的長物。要他做甚。陸給

諫道。兄的高潔，真是可敬。但也要治了生，方可攻苦。那皋門道也還到不得沒吃飯的田地哩。又過幾日，恰好晁老兒選了華亭知縣。陸給諫因是親臨父母官，晁老又因陸給諫是在朝勢要，你貴我尊，往來甚密。一日留晁老在私宅吃酒。席上也有那皋門相陪。那個那皋門，就是又清又白的醇酒一般。只除了那吃生葱下燒酒的花子，不曉得他好，略略有些身分的人，沒有不沾着就醉的。晁老雖是肉眼凡睛，不甚曉得好歹。畢竟有一條花銀帶在腰裏的造化，便也不大與那生葱下燒酒的花子相同。心裏也有幾分敬重。一日又與陸給諫商量，要請個西賓。陸給諫道：這西賓的舉主，却倒難做。若不論好歹，那怕車載斗量，若揀一個有才有行，這便不可兼得了。又有那才行俱優，却又在那體貌上不肯苟簡，未免又恐怕相處不來。眼底下倒有一個全人，是前日會過的邢皋門。不惟才德雙全，且是重義氣的人，心中絕無城府，極好相處的。若得這等一人，便其妙與窮了。晁老道：不知敢借重否？陸給諫道：待我探他一探，再來回報。送得晁老去了。走到那皋門的書房，正見他桌上攤了一本十七史，一邊放了碟花筍乾，一碟鷹爪蝦米，拿了一盃酒，一邊看書，一邊呷酒。陸給諫坐下，慢慢將晁老請做西賓的事，說將入來。那皋門沉吟了一會，回說道：這事可以行得。我喜歡仙鄉去處，文物山水，甲於天下。無日不是神遊。若鎮日只在做鄉株守，真也是坐井觀天。耳得往南中經遊半壁，廣廣見聞，也是好的。況以舌耕，得他些學貲，這倒是士人應得之物，與的不叫是傷惠，受的不叫是傷廉。這倒是件成己成物的勾當。但不知他真心要請否？若他不是真意，兄却萬萬不可把體面去求他。陸給諫道：他只不敢相求，若蒙許了，他出自望外，爲甚用體面央他。傍晚晁老投了書進來，要討這個下落。陸給諫將晁老的來書，把與那皋門看了。商量束修數目，好回他的書。那皋門道：這又不是用本錢做買賣，怎可講數厚薄，只是憑他罷了。這個也不

要寫在回書裏面。陸給諫果然只寫了一封應允的書。回復將去。次早晁老自己來投拜帖。下請柬。下處齊整。擺了兩席酒。叫了戲文。六兩折席。二十四兩聘金。請定過了。邢舉門也隨即辭了陸給諫。要先自己回去。安一家。從他家裏。另到華亭。僱了長騾。晁老又送了八兩路費。又差了兩人伺候到家。仍要伺候到任上去。陸給諫送了一百兩銀子。二十兩贖儀。也差了一個人伴送。晁老到任的那一日。邢舉門旁晚也自到了華亭。穿了微服。進入衙中。那晁老一個教書的老歲貢。剛纔擦掉了詩云子曰。就要叫他戴上紗帽。穿了員領。著了皂靴。走在堂上。對了許多六房快皂。看了無數的百姓軍民。一句句說出話來。一件件行開事去。也是莊家老兒讀祭文難。却虧不盡邢舉門原是個公子。見過仕路上的光景。并且後來要做尙書的人。他那識見才調。自是與人不同。晁老只除了一日兩遍上堂。或是迎送上司。及各院裏考察。這却別人替他不得。也只得自己出去。除了這幾樣。那生旦淨末一本戲文。全全的都是邢舉門自己一個唱了。且甚是光明正大。從不曉得與那些家人們貓鼠同眠。也並不曾到傳桶邊與外人交頭接耳。外邊的人也並沒有人曉得裏面有個邢相公。有了這等一個人品。晁老雖不曉得叫是什麼無思不服。却也外面不得不致敬盡禮。可煞作怪。那晁夫人雖是富翁之女。却是鄉間住的世代村老。他的父親也曾請了一個秀才。叫他兒子讀書。却不曉得的稱爲什麼先生。或叫什麼師傅。同了別的匠人。叫做學匠。一日場內晒了許多麥。倏然雲雷大作起來。正值家中蓋造那些泥匠木匠磚匠鋸匠銅匠鐵匠。都歇了本等的生活。拿了掃帚木掀。來幫那些長工莊客。救那晒的麥子。幸得把麥子收拾完了。方纔大雨傾將下來。那村老兒說道。今日幸得諸般匠人都肯來助力。所以不致沖了麥子。從頭一一數去。各匠俱到。只有那學匠不會來助忙。又一日與兩個親眷吃酒。合那小廝說道。你去叫那學匠。也來



這裏吃些罷了。省得又要各自打發。那個小廝走到書堂。叫道：「學匠喚你到前邊大家吃些飯罷。」省得又要另外打發。惹的那個先生鬻骨搗髓的臭罵了一場。即刻收拾了書箱去了。却不知怎的。那晁夫人生在這樣人家。他却曉得異樣尊敬那個西賓。一日三餐的飲食。一年四季的衣裳。大節小節。無不件件周全。若止靠了外邊的晁老。也就不免有許多的疎失。那晁門感激那晁老。不過二分。感激那夫人到有八分。所以凡百的事。真是盡忠竭力。再沒有個不盡的心腸。後來從晁源到了華亭。雖也不十分敢在晁泉門身上放肆。那蔡肱膝潘公子伯顏大官人的俗氣。也就令人難當。幸得那晁泉門有一個處賦物的妙法。那晁源跳到跟前。他也只當他不曾來到。晁源轉背去了。他也不知是幾時脫離。晁源口裏說的是東西。那晁泉門心裏尋思的却是西北。所以那晁泉門到一臺也沒有嫌憎他的意思。只是晁源第一是嗔怪爹娘。何必將那晁泉門這般尊敬。又指望那晁泉門不知怎樣的奉承。那知他又大落落的。全沒些依傍。若與他一溜雷發狂胡做。倒也是個相知。却又溫恭禮智。言不妄發。身不妄動的人。晁源已是心裏敢怒。漸漸的口裏也就敢言了。那晁泉門又因他爹娘的情面。只不與他相較。後來又陪了晁老來到通州。見晁源棄了自己的結髮。同了娼妾來到任中。曉得他不只是個狂徒。且是沒有倫理的人了。又知道他與梁生胡旦結拜弟兄。這又是絕低不高。沒有廉恥的人了。又曉得他聽了珍哥的話。逼死了嫡妻。又是忍心害理的了。又曉得他把胡旦梁生的行李銀子。擠了個乾淨。用了計策趕將出去。這又是要吃東郭先生的狼一般了。生他的慈母。尚且要尋了自盡。羞眼見他。却如何只管戀在這裏。這樣刻毒。禍患不久就到了。我既與他同了安樂。怎好不與同得患難。若不及早抽身。更待何日。托了回家科考。要辭了晁老起身。晁老雖算得科考的日子還早。恃了有這個一了百當的兒子。也可以不用那個晁泉

門。晁源又在父親跟前狠命慫恿得緊。看了日子。撥了長馬。差定了裏外送的人。預先擺酒送行。倒也還儘成個禮數。那舉門行後。晁大舍就住了那舉門衙宇。攝行相事起來。却也該自己想度。一思想度。這個担子。你担得起担不起。不多幾時。弄得個事體就如亂麻絲一般。張三的原告。稍在李四的詳文。徒罪的科條。引到斬罪的律例。本道是個參政的官銜。他却稱他是僉事。那官銜旁裏小字批道的。係何日。降此二級一個上司。丁了父艱。送長夫的裏內。說他有炊白之變。那上司回將書來。說道。不孝積愆與狀。禍及先君。荆布人幸而無恙。現與不孝同在服喪。何煩存唁。看了書。還挺着項頸。強說故事上面說。有人夢見炊白一個。圓夢的道。是無父也。這上司不通故事。還致駁人。晁老兒也不說。叫兒子查那故事來看看。也說那上司沒文理。這只那舉門去了不足一月。幹出這許多花把戲了。還有許多不大好的光景。晁夫人又常常夢見他的公公。扯了他痛哭。又常夢見計氏頸子裏拖了根紅帶。與晁源相打。又夢見一個穿紅袍戴金幘頭的神道。坐在衙內的中廳。旁邊許多判官鬼卒。晁源跪在下邊。聽不見說的是甚話。只見晁源在下面磕幾個頭。那判官在簿上寫許多字。如此者數次。神道臨去。將一面小小紅旗。一個鬼卒。插在晁源頭上。又把一面小黃旗。插在自己的窗前。晁夫人從那日解救下來。這是惡夢顛倒。心神不寧。又兼那舉門已去。晁源甚是乖張。晁老又絕不救止。好生難過。一日將晁書叫到跟前說道。這城外的香巖寺。就是太后娘娘勅建的香火院。裏面必有高僧。你將這十兩銀子。去到那裏尋着住持師傅。叫他舉兩位有戒行的。央他念一千卷救苦難觀世音菩薩的寶經。這銀子與師傅做經錢。念完了另送錢去。圓經把事幹妥。當回話。晁書領了命回到自己房裏。換了一身新鮮衣帽。自己又另袖了三兩銀子在手邊。騎了衙裏自己的牲口。跟了一個衙門長夫。竟往香巖寺去。到了住持方丈裏邊。恰好撞見

胡旦戴了一頂纓紗瓢帽穿了一領栗色的湖羅道袍。僧鞋淨襪。拿了兩朵蓮花。在佛前上供。晁書乍見了個光頭。也還恍恍惚惚的。胡旦却認得晁書真切。彼此甚是驚喜。各人說了來的緣故。恰好那日住持上京城。與一個內監上壽去了。不在寺中。梁生也隨即出來相見。備了齊整齋筵。款待晁書。將晁大舍問他借銀子。剩了三十兩。還不肯叫他留下。還要了個乾淨。第二日又怎樣看報。將你們兩人。立刻打發出來。一分銀子也沒有。一件衣裳也不會帶得出來。我們要辭一辭奶奶。也是不肯的。叫兩個公差送我們到寺。只到了旱石橋上。一個推淨手。一個推說去催馬。將我們撇在橋上。竟自去了。我們只得自己來到寺裏。蒙長老留住。大官人原說不時差人出來照管。住了三四日。鬼也沒個來探頭。我們寫了一封書。長老使了一個人。送到衙裏。大官人書也不接。自己走到傳桶邊。千光棍。萬光棍。罵不住口。還要拿住那個送書的人。隨後差了兩個地方。要來驅逐我們。兩個即時起身。若是我們有五兩銀子在手邊。也就做了路費回南去了。當不得分文沒有。怎麼動得身。只得把實情告訴了長老。長老道。你兩個一分路費也沒有。又都有事在身上。這一出去。定是撞在網內了。不如且落了髮。等等赦書再處。所以我們權在這邊。大官人行這樣毒計罷了。只難為奶奶是個好人。也依了他幹這個事。又難為你與鳳哥。我們是怎樣的相處。連一個氣息也不透。些與我們。我們出來的時節。你兩個故意躲得遠遠去了。晁書聽說。呆了半晌。說道。這不是你們告訴。莫說奶奶。連我們衆人都一些也不曉得。這都是跟他來的。曲九州李成名這般人。幹的營生頭。你們出來的兩日。前邊把我與晁鳳叫到跟前。他寫了首狀。叫我們兩個到廠衛裏去首你們。受那一百兩銀子的賞。我們不肯。把我們罵了一頓。自己倒背了手。走來走去的一會。想是想出這個絕戶計來了。你們說奶奶依他做這事。奶奶那裏知道。他只說外邊捉捕得緊。恐

被你連累要滅九族哩。算計送你們出來。奶奶再三不肯。苦口的說他。他却瞞了奶奶。把你們打發出來了。那一日連我們也不知道。及至打發早飯。方知你們出去了。後來奶奶知道自己惱得整。兩日不會吃飯。哭了一大場。幾乎一繩吊死。幸得解救活了。梁胡二人吃驚道。因甚爲我們便要吊死。晁書道。倒也不是爲你們。奶奶說他幹這樣刻毒短命的事。那有得長命在世的理。不如趁有他的時節。好叫他發到正穴裏去。省得死在他後邊。叫人當絕戶看承。這奶奶還不曉得。把你們的銀子衣裳都擠了個罄淨。你那銀子。共是多少。胡旦道。我們兩個合攏來。共是六百三十兩。那時我們要留下那三十兩的零頭。他却不叫我們留下。使了一個藍布包袱。用了一根天藍鸞帶。捆了。李成名扛得去了。我們兩人四個皮箱裏。不算衣裳。也還有許多金珠值錢的東西。也約夠七八百兩。仗賴你回去。對了老爺奶奶。替我們說聲。把那皮箱留下。把銀子還我們。也罷了。晁書道。你們的這些事情。我回去一字也不敢與老爺說的。他就放出屁來。老爺只當是那裏開了桂花了。我只回去。待我就悄悄與奶奶說。奶奶自然有處。你把這經錢留下。待老師傅回來。請人快念完經。圓經的時節。我出來回你的話。晁書吃完了齋。依舊騎了馬去衙中回過了話。看見沒人跟在面前。晁書將寺中遇見梁生胡旦的事情。從頭至尾。對了晁夫人。學了個詳細。晁夫人聽了。就如一桶雪花冷水。劈頭澆下一般。又想到這樣絕命的事。只除非是那等飛天夜叉。或是狼虎人類中。或是那沒了血氣的強盜。方纔幹得出來。難消他果然就有這樣事情。只怕是梁胡兩個。怪得打發他出去。故意誣賴他。也不可。他空着身。不會拿出皮箱去。這是不消說得了。只是那銀子的事。他說是李成名經手的。不免叫了李成名來。悄悄的審問他。又想那李成名是他一路的人。他未必肯說。泄了機關。被他追究起那透露的人來。反教那梁胡兩個住不穩。晁書也活不停當了。

好生按捺不下。那日晁源不會吃午飯。說有些身上不快。睡在床上。晁夫人懷着一肚皮悶氣。走到房裏看他。只見晁源一陣陣冷顫。晁夫人說了一會。說道：「我拿件衣裳來與你蓋蓋。」只見一床夾被。在腳頭皮箱上面。晁夫人去扯那床夾被。只見一半壓在那個藍包裹底下。大沉的那裏拉得動。那包裹恰好是一根天藍鸞帶。并字捆得牢牢的。晁夫人方纔信得是真。晁夫人知道兒子當真做了這事。又見他病將起來。只怕是報應得恁快。慌做一團。要與晁老說知。賠那兩個的衣物。知道晁老的爲人。夫人的好話。只當耳邊之風。但是兒子做出來的。便即欽遵。欽此。不違背些兒。銀子衣裳。賠他不成。當真差人把他趕了去。或是叫人首到廠衛。這明白是我斷送他了。罷罷。我這幾年裏邊。積得也有些私房。不知夠與不夠。我留他何用。不如替他還了這股冤債。省得被人在背後咒罵。次日又差了晁書。先袖了二百銀子。仍到香巖寺內。長老也還不會回來。晁書依了夫人的吩咐。說道：「這是奶奶夢也不知。奶奶有幾兩私房銀子。如數替他償還一分也不肯少。這先是二百兩交你們。且自收下。別的待我陸續運出來。你的皮箱。如得便。討出還你。如不便。也索罷了。若如今問他索討。恐怕他又生歹計出來。害你們。千萬叫你兩個看奶奶分上。背後不要咒罵他。梁胡二人道：「阿彌陀佛。說是什的話。憑他刻毒罷了。我們怎下得毒口咒他。我們背後替奶奶念佛祝壽。倒是有的。却沒有咒念他道理。又留晁書齊整的吃了齋。回衙去。回復了夫人的話。夫人方纔有了幾分快活。又過了一日。那住持方纔從京裏回來。看了梁生胡旦道：「你二人恭喜。連恩詔也不消等了。我已會過了管廠的孫公。將捉捕你兩個的批文。都掣回去。免照提了。如今你兩個就出到天外邊去。也沒人尋你。梁胡兩個。倒下頭去。再三謝了長老。又將晁夫人要念觀音經的事。併遇見晁書。告訴了他前後。老夫人要照數還他的銀子。如今先拿出二百兩來了。從根至梢。都對

着長老說了。長老說道。這却也古怪的事。怎麼這樣一個賢德的娘。生下這等一個歪物件來。着實將數了一番。梁胡二人隨即與晁夫人立了一個生位。供在自己住房明間內小佛龕的旁邊。早晚燒香祝壽。叫他福壽雙全。長老也叫人收拾乾淨壇場。請了四衆有戒行不動葷酒的禪僧。看了吉日。開誦救苦救難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的真經。選了一兩日。晁夫人又差晁書。押了四盒茶餅。四盒點心。二斤天地茶。送到寺內款待。那誦經的僧人長老。初次與晁書相見。照舊款待。晁書又袖出二百三十兩銀子。走到他二人的臥室。交付明白。約定七月初一日圓經。晁書又押送了許多供獻。并齋僧的物事。送到寺中。不必細說。又將胡旦梁生的六百三十兩銀子。盡數還完了。晁書臨去。梁生胡旦。各將鑰匙交托晁書帶去。說道。這是我們箱上的鑰匙。順便呈與奶奶。倘得便。叫奶奶開了驗驗。可見我們不是說誑。且當我們收了銀子的憑信。再上覆奶奶說我們事體得長老與廠裏孫公說過。已將捕捉我們的批文。掣回去了。免得奶奶掛心。千恩萬謝。送了晁書回家。正是。

一葉浮萍歸大海。人生何處不相逢。

要知晁源後來的結果。以及誰是賢夫。誰是惡婦。請看二集。



封面繪意：長古妾狐媚惑主

洋裝一冊